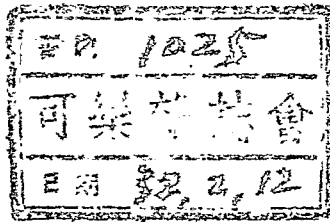


曹 禺 戲 劇 集

VII

家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曹禺戲劇集

- 一·雷雨
- 二·日出
- 三·原野
- 四·北京人
- 五·蛻變
- 六·獨幕劇集
- 七·家
- 八·三人行
- 九·李白與杜甫

116
2234.5
552

家

昌曹

書號
會誌雜誌樂可
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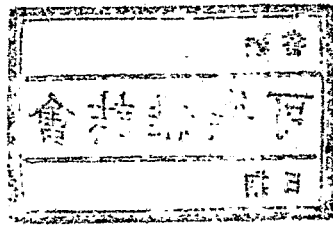


3 0385 7369 1



A514645

表
附 録



APR 1932

人物表

高老太爺

高克明——他的三子。

高克安——他的四子。

高克定——他的五子。

周氏——他的大兒媳婦。

王氏——克安妻。

高氏——克定妻。

覺世新——號雨軒，大房的長子，六老爺。

覺民——大房的次子，二老爺。

覺新——大房的三子，三老爺。

覺英——三房的長子，四少爺。

覺羣——四房的長子，五少爺。

覺世——四房的次子，六少爺。

瑞珩——覺新妻。

淑貞——五房的女兒，四小姐。

琴小姐——即張蘊華，高老太爺的外孫女。

錢太太——周氏的堂姊。

梅小姐——即錢梅芬，錢太太的女兒。

陳姨太太——高老太爺的姨太太。

鳴鳳——大房的侍婢。

黃媽——大房的老女僕。

婉兒——四房的侍婢。

劉四姐——第一幕的「喜娘」，瑞珏的陪嫁女。

袁成——男僕。

蘇福——男僕。

老更夫

馮樂山——高老太爺的朋友。

張二——錢太太的送個兒。

時間：北伐以前

地點：中國某大城市

第一幕——初春的一天

第一景——覺新的洞房，午後二時許。

第二景——景同上，同日午後六時。

第二幕——盛夏，兩禮拜以後。

第一景——夏夜，在覺慧臥室前廳內。

第二景——同日午夜後，在覺新的臥室內。

第三景——半月後，仍在覺新臥室內。

第三幕——暮秋

第一景——離第二幕五個月後，秋天的傍晚，總督府廳堂。

第二景——離第一景有兩個月，冬天的早晨，覺園籬。

第四幕——一星期後，由下午四時至黎晨。

——在錢太太城外的舊屋內。

第一幕

是梅花正開的時候，高府花園裏的梅花也開得這般茂盛了。但是園子裏却非蕭寂寞，寂寞到看不見一個人影，就任它冷冷清清地散溢着幽香。那一叢叢的梅樹遠遠望過去，像雪林，像冰谷，泛漾於空靜的天空，冷豔而沈穆，如若靜女。

初春的天氣，相當暖和。湖水明淨，閃耀着那映在水中的花影。一切都是靜悄悄的，梅花也像在做夢的夢。

這時，高府裏整個是一片喧鬧，只有這園子是另外的一个天地，是一個夢境。這園子裏的主人們多半都不大喜歡梅花的，而那真愛梅花的人却爲了別的事困住正身子，不能到園子裏來。

兩三天來高家所有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忙着辦喜事。幾進寬大的廳院裏，散佈着許多客人，唱戲的，鬻鬻的，還有那滿臉笑容到處張羅着的主人，和一些忙上忙下的僕役。院子裏響着唱戲，大廳裏擺着宴客的酒席。

是午後二時的光景，賓客們正在用喜酒，新娘的花轎就快要抬進來了。

這時洞房裏是非常安靜的——它是靠近花園的一間屋子，往年是少爺小姐，還親近成小時一塊兒讀書的所在——滿屋洋溢着喜氣。這不是間正方形的屋子，商對着觀察的這面牆是一個高大的門，通外院的門上有雕花的格子，由中間向兩面開的。門左——以演員的左右為左右——牆角處放一隻紅木高脚花架，架上有一個大理石淺盤，盤裏養着山石盆景，上面垂着吊蘭小草。架左的牆稍稍斜下來，這面牆上開着一列寬敞的長窗，正對着窗外的花園。打開窗子可以看見園裏嫩綠的湖光與雪似的梅樹。窗左再折下來又是左牆，靠牆放着一張紅木長坑椅，椅上套着紫緞子棉墊，中間一張小坑几，几上放着一個紫銅印香盒子。正面牆向右折下來是右牆，靠正面牆牆角處放一張紅木小條桌，桌上放着香筒，裏面插着佛塵，還有一把綉彩花大茶壺。條桌右一個較小的門，通內院的，門上懸着古銅色緞門簾。門右的牆又正折過來，面對着觀察是洞房中最引人注意的新床。這床十分寬大，床前橫放着一條半尺高的踏

板，兩端各立一小櫃，是放鞋用的，也可以坐人。踏板外才是床的櫃子，櫃子很寬，上面是鑲空描金的鳳凰和牡丹。床上有疊得高高的繡花閃緞被和繡花枕頭。粉紅洋綉帳子，米色緞子帳簾，繡着梅花。床前左面放一張紅漆方凳。床右空着塊地方，用米色綉子遮住，裏面是放鏡子和換衣服洗臉的用具。再折下來是右牆，靠牆一張梳妝台，中間是圓鏡子，鏡子兩端各有兩個小抽屜，面上放着玻璃盒子，粉罐，胭脂盒等化妝品，抽屜裏放了梳子與零星手飾。台上有一個青色假龍泉壺大花瓶。還有一個嶄新的錫燈籠。梳妝台兩邊放兩張福建紅漆圓凳，屋正中一張紅木八仙桌。上面放對錫燭台，高插着一對龍鳳喜燭，旁邊一個紅漆大果盒，蓋子掀着，露在下面，盒裏放着喜餅，桂元，棗栗之類。左右四個紅彩金花的細瓷盞碗。左面長窗上掛着深紫色荷帷，兩旁垂着紫銅鈎。坑椅前中間一個瓷漆盃。左牆坑椅上掛着粉紫色飛金繡綉的四幅屏，屏外掛一個白底子藍花葫蘆形扁花瓶，瓶裏插着松柏枝。屏右一橫掛鏡。梳妝台右牆上，掛一個烏木正方形圓角鏡框，框裏是白緞子繡的鴛鴦，鏡框

臺下都是桃形的銅釘掛着托着。

開幕時，坑几上的香盒裏正燃着檀香末，香煙繚繞，一對龍鳳燭照得滿屋喜氣洋洋。周太太王氏和五太太沈氏立在正中門外，正對着一些親戚們招呼着，說着，笑着，行着禮。那些親戚老太太們也你一句我一句地應和。丫頭僕婦也在攙着扶着，連聲答應主人們的喊叫。外面又有知儀的老僕高呼「某大人到」或着「某太太到」。「某老爺到」，拖着莊嚴而悅耳的腔調，嘹亮地喊出來。在這些喧雜的聲浪中還隱約聽見遠處鑼鼓，唱戲和喝采的聲音。這時——

王氏：（點着頭，笑說）伯母！慢點走！婉兒，快點扶着媽老太太下台階。
——走好！走好！——我們還要照應着新房。

沈氏：（大聲，指手畫腳地）慢慢走！——不對，戲台在那邊！在那邊戲台！——太親母！我們就來，我們照應一會新房就來。

老太太們和其他的女賓們：（客氣着，有的笑，有的喊，有的彷彿正顛顛巍巍下着會場）

，一片混亂的足步和笑語聲夾雜在一起）是啊，進去吧！我們認得！

——不用扶了！——四太太，你們招呼別的客人吧！——五太太，進去吧！歇一會兒吧！——戲台在那邊？曉得了。——請回請回吧！

沈（又連忙喊叫）喜兒！你快扶着呀！——慢走！慢走！——（嚴厲地）

淑貞，好好跟琴表姐走路！別亂跳！

王（在沈氏還在囑着送客的時候已轉過身來，似乎有些疲倦地）哎！

【王氏——四太太，高克安之妻——身材不高，尖尖的瓜子臉，嵌上一對芝麻大的小眼，一眨一眨地，專爲暗地探取人的眼色。薄片子翹嘴，滿臉機巧諷刺的神氣。短短的衣領上露出一段細而長的黃頸項，走起路來斯斯文文，擺東擺西，像一隻河面上的鸞鷲。說話聲音尖銳，冷言冷語地時常帶出嘲諷的冷笑。在大家庭的明爭暗鬥的空氣中過久了，耳濡目染，無意中就會流露出的一種幸災樂禍，看牆壁戲的態。她說話十分小心，明白自己在家中所處的地位。除了在有人侵犯到她切身的

利益時，她的言語總是極酸極刺的。她穿繡花的紅湖縐紗，青緞鞋，上面罩着一件雪青色團花緞皮襖。

沈：彷彿做完了。一件太厚，深深嘆了一口大氣，才十分吃力地轉過身來，（自得地）可把我累昏了！這幫老太太們！

【沈氏——五太太，高克定之妻——生得胖，走到人前笑呵呵的，肥答答的，慕一看覺得可喜，細細審視就會令人生厭。她的性情有人認為是豪爽，實際上却是粗野。聲音洪亮，說起話來，指手畫腳，除了在她的公公高老太爺，和其他嚴厲的長輩們面前，總是高談闊論，如入無人之境。講多了，別人不知說些甚麼，自己也不知說些甚麼。在何事無論巨細，她總喜歡參預，目的未必在自己要做主角，她的見解是：只要有了她一份，還專便不會錯。有心眼，不過都是些不足輕重的，並且心裏也攔不住，做個庸俗，方面大耳，塌鼻子，腫眼晴，厚嘴唇，氣不在牙齒，每次的前額上兩鬢更齊又方，垂下一大灘「流海」，烏黑油亮的髮髻上，斜插着一朵肥大的緞花

她也穿着紅裙，元色湖縐襖，淺紫鹽抹，頭上手上滿戴着珠翠首飾。她拿着一條粉紅手帕，不住的搥，似乎忙了一天，現在才剛剛歇歇腳。比趕王氏來，她確實是於親近，只是言談聲止過於陽燥，像一團暴火，令人不可向避。

王：（慢吞吞地）這會兒道喜的客人來的真不少！

沈：（急忙忙找一個凳子坐下）唉，四嫂，你也快找個凳子坐坐吧。我腿都站麻了！就是他們高家的規矩多，我嫁過來十二年啦，我二看見高家騎長輩子來，我還是頭大！

王：（一向不大接答這一類話，十分有分寸地）五弟妹，你不去照應照應女客們吃飯去麼？

沈：（連連擺手）得了，得了，我先歇歇。忙了三天，跑上跑下的，我連這新房都沒有好好看過。（不知是忙的得意，還是嘆氣）大少爺接媳婦，我們當嬌嬌的受罪，你說天下有這個道理不？

王：（笑着）得了，筆淑真長大了，找個好姑爺，那一天您五太太不就歡天喜地地當個享福的外老太太麼？

沈：（兩手一擺，高聲大笑）啊呀，別造孽吧。我沒這麼大福氣！（忽然正經起來）這兩天光淑貞那雙腳就把我氣死了。

王：（像是關心，其實是打趣，她向來是暗地恥笑沈氏的愚蠢的）怎麼啦？腳裹得怎麼樣啦？

沈：（十分氣憤）哎，死不聽話呀！我跟她好說歹說，她都不聽。這兩天剛裹得有點名堂，她半夜又偷偷地放了。

王：（故意大驚小怪）哎呀，那怎麼好？不自費了精神？

沈：（連聲嘆氣）哎，哎，——，氣急了，我就拚命拿馬鞭子抽！抽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咬着牙）「我看你還放，還放，還不肯裹！」

王：其實孩子小，打狠了也不好。

沈：（十分願接，又自認十分明白的樣子）哦，四嫂，沒法子，這是做娘的心哪。「打在兒身，痛在娘心！」我的肉，我怎麼不疼！可是有甚麼法子？我一看見這新房，我就想起我過門坐洞房第一天晚上受的氣！（猶有餘痛）我，我一輩子忘不了！

王：（悠悠然的神色）唉，過了這許多年還記着這幹甚麼？

沈：（非常憤慨地）忘不了，忘不了！你想，你五弟，（忽然又是恨，又是幽默地笑起來）我那新郎官哪！那個死東西！他就死也不肯進房。旁人好說歹說，他就是不肯進房，大家都對着我面前笑，笑啊，笑啊，笑得

我——

王：（佯爲不知，呆呆地）是怎麼的道？

沈：（眨眨眼）四嫂，你真不知道？你還是裝傻？

王：（有點認真）五弟妹，我裝甚麼？我真不知道。（笑着逗開）真酸，爲

甚麼？

沈：（白眼一翻）爲甚麼？（把腳一伸）還不是爲我這隻半大不大的腳？（

忽然）不成，不成，非娶不可！（向外屋走）淑貞！淑貞！

王：（看她神經）你幹甚麼？

沈：（不理，大聲）淑貞！

外面一個女孩兒的愉快響亮的聲音：（拖長）哦，媽！

沈：（對王氏）叫淑貞滾腳！我跟這孩子說好的，放她三天假，算爲着她大

房的大哥結婚。可今天是黃道吉日，今天夜晚，說甚麼，我得給她再裹

，誰說也不成！

王：五弟妹，女兒是你的，你放心，誰也不敢勸你的。

沈：（說不出的煩惱）唉，你不知道哇，他們大房的人頂好管閒事啦，那

天大房的老三，還替那個小東西討當着我面，爲着（着意）我的女兒

裏閃，就——（越想越氣）唉，不說了，氣死人，（大喊）淑貞！淑貞！

舞面女孩兒：（又一聲短而快地）噯，媽。

【隨着應聲立刻由正中門跳着跑着，一溜風似地閃進一個女孩兒——淑貞，年約八九歲，圓圓臉，白裏泛紅的兩頰，像熟透的蘋果，一雙明亮活潑的小杏核眼，彷彿永遠是笑着的，梳着兩條烏黑的小辮子，隨着她在背後跳動不歇，像兩支圓錐尾巴上的毛。她穿着一套桃紅小花的綢子襖褲。一雙小小的天足穿着紅挑花鞋，幾乎可以擦亂人的眼，野兔似地在地上不停地跑動。手裏拿着一袋紅紙包好的喜果。

貞：（高舉着喜果，歡叫）媽！喜果！喜果，吃喜果！（一把塞到沈氏手裏）。

沈：淑貞！

貞：（回首，匆忙地）四伯娘，你也吃，大姑媽給我的。

沈：淑貞，你聽着，——

貞：（與高彩烈，絕未聽見，笑着，說着，找着）噢？噢？我的手絹呢？我放在這屋裏的手絹呢？（一邊說，一邊十分靈巧可喜地翻了一個螺旋，四下裏望，忽然就叫起來）啊，在這兒哪！（立刻從沈氏身旁飛跑到對面坑几前，一腳就登上了級坑墊——）

王：淑貞！

沈：死鬼，你要拌着！

貞：（回頭一笑，跪在坑上，探着身子，從懸在喜屏右的葫蘆形扁瓶裏搖着的松柏枝上取下來一條小小的紅手帕，笑着，罵着）壞三哥！壞三哥！這一定是三哥放的！（立刻下來，沒有停息）媽，我到前院跟三哥一塊看戲去啦。（說完就跑。）

沈：別跑，淑貞！

「世界又一個女孩的聲音：（沉穩地）淑貞！你還不來？」

「淑貞跑到了正中門口，正遇着高克安躡進，幾乎撞着。」

貞：（對着克安賠了一個小心）四伯伯！

務：這孩子！（正當淑貞翻身又要走的時候，忽然追上一歩，嚴厲地）淑貞，你別太高興！記着！你今天晚上——

貞：（臉上忽然罩了一層恐怖，由不得低頭望了望自己的脚，睜大了痛苦的
眼，顫抖地懇求着）媽！

沈：你玩去吧！

屋外快樂的喊聲：淑貞！淑貞！

貞：（驀地用力轉過身，似乎不顧一切地）咳，我來了。

「淑貞由正中門跑下。高克安望了望，即轉過臉來。一幅不足輕重的削薄相，

幾根瘦骨頭支架着一身富麗的衣裳，他向來十分講究穿戴，今天遇着這樣的盛典，

天就換了三套衣服。來炫耀自己的富有，和挑選衣飾的精明。他現在穿一件灰湖縐面銀灰鼠膏子的皮袍，上面罩着一件細花，光彩奪目的黑緞馬褂。他的性情較王氏略為明快。不過許多地方還夫妻二人的態度頗為彷彿，都好在人背後挑撥搬弄，自己暗中可以得些利益。他從前讀了幾年書，結了婚就一直陪着夫人鬼混，讀不成書，做不了事，除了陸續添了幾個子女外，再沒有比這更值得提起的成績。

衆：（對王氏，煞有介事的神氣）啊，你怎麼跟五弟妹躲在這兒聊開天哪？忙死人，外面一批一批的客人來道喜，你們偷偷在這兒享起福來啦！

王：（冷冷地）我們剛把馮家一大家人送出門。

衆：（熱哄哄地）是啊，馮家，少爺，小姐，兒媳婦，老太太，孩子，孫女兒，他們一大家子都來了。還有周家，廖家，蔡家，咳，這新房就沒斷過人。我們現在剛歇一會兒。

衆：（一頓搶白，啞口無言，連連搖首）得了，得了，出來吧！喜堂下面擺

上幾十桌酒席，還沒吃完，前面的戲都唱了半天，你們別儘叫三嫂忙上忙下地招呼，你們——

王：（推托）大嫂自己不也在應酬麼？

沈：對呀，又不是我們的兒子接媳婦，是他們大房，大哥，大嫂——

安：（回頭望望，對沈氏）五弟妹，你說話（笑着）可得當心點，這句話要叫三哥聽見了，一定又不高興了。

沈：（接得乾脆）活該他不高興！大房裏人紅，吃香，老爺子喜歡！他們三房的人會巴結，臭巴結，亂巴結，我們五房的人不會！（愈想愈氣）哼，爲着纔新結婚，恨不得連命都不要了！

安：（沒有辦法，連聲）好，好；好。（轉身對王氏）那麼，你來吧。一會兒爹爹看見我們四房不見人，又吹鬍子瞪眼了。

王：（慢條斯理）四老爺，不是我不去。你看哪！新房裏空空的，沒有人看

東西。

婆：那麼李家今天派來看新厨的喜娘呢？

我：吃飯去啦。

安：別的下人呢？

王：（緩悠悠地）誰知道？

安：高忠！高忠！蘇福！蘇福！

沈：（對王氏擠擠眼）別噠了，方才我們都賊過了。

安：張嫂，黃媽！

沈：他們大房的事都忙不完——

安：袁成！

王：不會來理你的。

安：混帳！混帳！上上下下幾十個下人，不用都在眼前，要用着他們，就

不知道這些混帳王八蛋都跑到哪兒去啦！

〔遠遠不斷傳來喜氣盈盈的鼓樂聲，和下面人們喝道引客人入喜堂的聲響。〕

王：我想有的跑到前面看戲去啦！

雲：還有呢？

沈：還不是找年青好看的丫頭們開心去啦？

安：（頓足）我玩他們一百六十代祖宗！一百六十代祖宗？我玩他們？

王：四老爺，你斯文點！五弟妹還在眼前呢。

安：（支吾）噫，噫，這有甚麼？

沈：（痛快）四嫂，沒甚麼，你五弟在我面前還不是媽媽祖宗成天在嘴上

灌。

〔此時側門外有人很莊重地咳嗽一聲。大家回頭。高克明由側門悠悠緩緩地走

聽，後面跟着蘇福，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僕。

【三老爺克明，曾經在外縣做過幾年縣官，在所謂官場中算是經歷過來的。性情狹隘，一點也不豁達開展。自己並無思想可言，也沒有清晰的頭腦來辨別是非。任何觀念先入為主，佔據了他的意識後，便頑強地扶持着，不肯稍有變通。他通常總是故意做出三分老態，幹練自負。其實也不過是三十多歲的人，言談中除了精明的閱歷話之外，一大半是令人氣沮的牢騷，或者是令人頭痛的引經據典。他十分明瞭自己在家庭中做長兄榜樣的地位。——尤其是在大哥久病，眼看着不能再起以後！——十分矜持，有時故做不苟言笑，是一種以子弟對他的畏懼來估量自己在家庭中位重的起落的人。時而在弟弟輩面前暗暗發出一一些長兄的威嚴，聰明的善觀眼色的子弟便故意在他面前做出一付誠惶誠恐的鬼相，引得他格外莊嚴自得。這樣彼此都心滿意足，大家在背後愈發笑他。今天他又故意穿了一件不十分新的古銅色緞袍，外面罩着黑呢馬褂。戴一付金邊眼鏡，鼻下微微有點鬚鬚，瘦稜稜的指節上只有一

隻金戒指，益發要襯托出他的樸實可風的持家精神。

沈：（望見克明進來）三哥！（探着嘴笑）

安王：（同時）三哥！

明：（素來曉得沈氏瘋瘋顛顛的癖性，望了她一眼，便莊嚴地）明軒不在這兒？

安：（恭謹地）不在這兒。

森：小的倒是聽見大少爺在新房旁邊走來走去的；也，也許又一個人到梅

樹林子裏去了。

明：（大不消）真是怪事，怪事！眼看就要接親的人，還這麼小孩子脾氣！

（立刻匆匆地走向正中門口，森隨隨後。）

沈：（揮筆等克明走出，就忍不住）哼，我看明軒哪——

明：（回過頭來，對克安）克安，你怎麼還不到前廳去照應一下，花驛就娶

到了。（忽然對弟婦們）明軒這兩天是怎麼回事？

王：不大清楚。

沈：（口快）哼，反正是無精打彩，不大像個新郎官的樣兒就是了。

明：（不願往下問，轉對克安）克安，就來吧！兩位弟婦似乎也——

王：（精靈地）大嫂叫我們暫時看一看新房的。

【袁成由正門上。

袁成：三老爺，馮老太爺已經到了。

明：哦。

【克明由正中門下，二僕隨下。

安：（四面望望，低聲）不是我好說喪氣話，我看馮樂山替大房做的這個媒

呀，將來是不是件喜事很難說呢！

【正中門外一聲清脆的女兒聲音喊着：「陳姨太，您不用走遠了，新房裏就有

！」隨着走進來鳴鳳和陳姨太。

「鳴鳳是大房的婢女，年約十四五，綽約多姿，一臉娟秀的靈氣，天生愛好，沒有一絲粗笨的丫頭相。傳說她的家世清白，祖上都是讀過書的，後來不知如何才流落到僕役這一羣裏。她有一對美麗的大眼睛，當她與人說話，或望着什麼的時候，總顯得那樣聰慧而誠實。面色淨異常，只是嘴角微微有一點向下彎，無論是笑或不笑的時候，都隱隱地潛藏着一些別人不容易看得出的苦相。本性十分深厚，到了高家，更學得一種奴婢們必有的恭順沉默。但無意中，當她用不着再拘束自己的時候，就依然露出來少女的天真可喜的地方，那樣純摯，使人對她不得存一點狎昵的念頭。所以和她同地位的僕役們並不喜歡她。她穿一件小紫花布薄棉襖，淺藍夾襪，新花布鞋。黑軟的頭髮梳成兩根小辮，扎着紅頭繩兒。聲音清亮，也很甜，只是偶爾有一點氣短。

鳳：（手裏拿着一個茶杯，對陳姨太）屋裏就有涼開水。（立刻轉身在右牆

小條桌上端起那瓷壺向杯裏倒水。

陳太太：（連聲）哪兒？哪兒？（一眼望見王氏等）你們姑娘們在這兒啦！

陳太太，過去是馮家的丫頭，多年前，被馮樂山當做人情送給高家老太爺，爲一種貼身的侍婢。憑她的幸運，機警，和諳諳的本領，在很短的期間，她爬上了另一層奴婢的階梯，當高太太一去世後，她就擢陞爲姨太太。於是她才有了娘家，大家就依她的娘家姓，尊稱爲「陳姨太太」，因爲老太爺也不大願意人提起她的出身是這樣卑賤的。一生處在鉤心鬪角，非欺詐就像不能生存的環境中，她益發變得刁滑而險毒。匪皆之怨，遲早必報，面孔上儘是隱飾，心腸却可怕的狠惡。大家怕她，鄙視她，而又無可奈何她。她憑藉着老太爺的威嚴，贏得親友們虛偽的來往，也贏得有血氣的子弟們的憤恨。瘦長臉，尖削的勾鼻樑，下垂的小三角眼，高顴骨，薄嘴唇下露一顆金牙。細一看，黃臘皮上，尤其靠顴骨處，長着一層細碎的黑雀斑，現在薄薄的敷着一層脂粉。她也裹着紅色的繡花裙子，手裏握着一個小藥瓶，奴

匆匆忙忙，十分緊張的神色。

沈：怎麼啦？怎麼啦？

陳：（一面走到桌前倒藥，一面說）新郎官又不舒服啦！（用水調藥，從頭上取下一隻金簪，在杯中攪動。鳴鳳一旁幫忙。）

安：（假驚愕）啊，好好地又病了？

【克明從正中門外探出身來。

明：（匆忙地）克安，你快出來陪陪馮老伯。我要立刻看看明軒，——有事來吧，克安。

【克安隨着克明無可奈何地由正中門下。

王：（也走過來，幸災樂禍）怎麼真病啦？

陳：（忙着，望望王氏，還未答話。）

沈：（打聽新聞的態度）病倒啦？

鳳：（鎮定地）大少爺，（註：沒有甚麼不舒服，就是臉色有點不好。）

陳：（機警地）嗯，臉色不好。（轉身）鳴鳳，你快拿去吧！再多研兩下，
一次喝了。

鳳：謝謝陳姨太！

【鳴鳳接下藥，立刻由正中門急忙走下。三個美人等她走出後——】

陳：（指着）鳴鳳這丫頭不聲不響的，真機靈了。說話一不小心，那小眼
兒立刻就記下了。以後——

王：（同時）究竟是怎麼回事，明軒——

陳：（才大驚小怪地）可不是真像來了大病的樣子！我望着你們大娘跟他談
着話，談着話，他就忽然地靠着一顆梅樹，彷彿就要倒下去的樣子。

沈：（故作驚慌）哎呀！

陳：我說「不好！」這才忙着扶着，趕緊跑到上房去拿藥。

沈：那麼我們一塊兒去看看去吧？（立刻拔腳就要去）

陳：（冷冷地）我不去。

沈：（楞住）怎麼？

陳：（似乎才受了一點閒氣）人家母子兩人還要談話，我們——

沈：方才不是三哥也去了？

王：（酸酸地）那是三哥呀！跟大房的人親近哪！

陳：（口氣中總忘不了自己的身份）反正大房的事連我也不敢多問，萬一惹

出個是非來，反爾顯得我這個做老輩子的多口舌了。

沈：怎麼？（非常好奇地）新郎官今天真會鬧笑話？

陳：（無意中露出刻毒）還沒有呢！就是愁眉苦臉一副有病的喪氣相！

沈：（拍掌笑着）啊呀，這個病我可有藥治！你們現在趕緊派人把花轎從李家

門口，搬到錢家門口，新郎官就會立刻歡天喜地，有說有笑的了。

陳：（故意賣好，四面望望，親昵而鬼祟地）五太太，你可別亂說，他們大房的人就恨人提這件事。

沈：（大模大樣）得了吧，這不是誰都知道的？覺新愛錢家梅小姐，錢家梅小姐愛覺新！小兩口兒沒做成，「捧打鴛鴦兩離分」，哼，這——

王：（怕惹禍）五弟妹，真的，你別在這新房裏大聲地嚷，一會新娘子就要

進門——

沈：（搶說）算了，新娘子早晚還不是要知道？

陳：反正不是我說的。

王：（笑着）也不是我說的。

沈：（豪爽自命）那麼是我說的，一會等新娘子一進門，我就去說，就去說

！（忽然一本正經地，低聲機密地）陳姨太，你說今天錢家大姨媽，她來不來？

陳：（沉吟）她呀，——她會來的，她今天會來！

沈：我猜她不會來。你想，自己的女兒也沒摸着嫁過來，她好意思跑來道喜

呀？

王：不過她昨天一下了船，就趕着把禮都送了。

沈：送了禮就更不會來了，來了看着好生氣呀？

陳：（盼望的口氣）她這個人的脾氣呀，我看多半會來。

王：聽說梅小姐也病了。

沈：就是說呀。

陳：（忽然一轉）哎，誰又盼望這惱怪物來呀？

王：（笑着）真要來了，她在新房裏瘋瘋顛顛，胡言亂語地罵一頓，那才有

好戲看呢！

沈：那才要大嫂這個做妹妹的命呢。

陳：（尖刺地）不，那才要她女兒的表哥覺新的命呢！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開心地笑起來。

【忽然左面長窗外人影閃過，有說話和足步的聲音。

王：（揚頭一望）三老爺跟大嫂來了。

沈：（也望一下）還有大少爺！（有些慌張）四嫂，你看！我們早就該出去

應酬客人去的。

王：（俏皮地）現在走也來得及呀。

陳：（匆匆地）從這邊（指側面通內院的門）出去吧，省得萬一待會兒新房

裏掉了東西，說我們沒有看（讀陰平，「看守」的意思）着。（一面和

王氏向外走。）

沈：（忽然）你不說我倒忘記了。（連忙跑到梳妝台前，從小抽屜上的玻璃

盒子裏取出一點東西揣在懷裏就走。）

王：你怎麼？

沈：（撒賴）偏偷牠！（笑着）偷了新房的東西有好處的。

王：（故意）哦。

【沈氏忙與蘭姨太王氏同由側門下。

【由正中門走進三老爺，覺新，和大房的周氏。三老爺彷彿在嚴重地告誡着，覺新俯首靜聽，面容慘澹，周氏焦灼地望着覺新的臉。

【覺新，長房的長子，一向是祖父所鍾愛的，承家立業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只有二十歲上下，身量相當高大，面貌也長得豐滿，氣態雍容華貴，眉宇間沉鬱溫厚，初見面的人就會很放心地和他坦白交談，看得出是一個可托大事的朋友。不過在這種表面是一團和氣，內裏却完全相反的家庭裏，他是鬱鬱寡歡的。他不得不學習着許多虛文浮禮和一些死板的應付方法。他看得清，他隱忍，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他已被逼得練出一種不可少的心理狀態，「忍」，無限量的忍。因之

漸漸變得懷疑，羞慚，自己不相信自己，遇事不敢去定是非，斷定了又不敢毅然去做，躊躇，思慮，莫明其妙的恍惚，彷彿昏暗慢慢由四面壓下來，踽踽獨行，終於又轉進了一條狹隘不知去路的黑巷裏的境界。雖如此，他心底不是沒有光明的火燭的。他有愛，他衷心地愛着他所愛的人。他可以與人分安危，共甘苦。只是他有一種強烈的鑒別善惡的愛憎心，這使他在敷衍着一些虛偽的人們時感到異常的苦痛。他隨時都在抑壓下這鄙惡人，藐視人的念頭，家庭逼他做一個場面上的人物，要他談笑自若，看見穢惡却視若無睹。可是他並沒有這般豁達的胸襟，他感覺到這一點，他責難自己的矛盾，人世的矛盾，醜惡而可笑的矛盾，粗鄙而可恥的矛盾，因此他不自覺地由心底時湧起了憎惡厭世的悲觀情緒。但每次他總是非常戒懼地把這類思想收斂起來。

他畢竟年青，已經嘗過多少傷痛了，却還留戀在「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心緒中，咀嚼着，甚至於喜愛着那些痛苦而甘甜的折騰。他執拗地愛着一個人，不覺

覺地幾乎是喜歡自己的執拗。他痛苦，憂鬱，面容慘沮，他徘徊在梅林裏傷懷已逝的好夢，幾乎不願見人，只想沉埋在美區若雷本的回憶裏。他穿着品藍緞袍，圍花黑馬褂，態度自然大方。

周氏：（焦慮地）明軒！

【周氏是受新的繼母，和他的生母是堂姊妹。嫁來高家很有些年，前室留下的孩子們對她感情都很融洽。她年齡與諸弟婦相彷彿，性情端重溫厚，也頗知事理。弟婦們都認為她有手腕，實際上她十分怕事，遇事遷就，才獲得家人們的相安。她聽得長庚難處，繼母更難做，爲着不肯使外人說下閒話，對死去的姐姐的子女們寧肯失之過寬，爲諸弟婦們責備，不肯賤待了引起公公和丈夫的不滿。認真說，她是愛護他們。自己從來沒生養過小孩，對他們的指責倒也確實發切的。她生得一付老誠持重相，大耳朵，大眼睛，豐滿的鼻翼，寬正的額髮，下腮圓圓的。人已略微有些發胖。她穿着繡花紅裙，和玄色襖子，稍稍戴了一點翠飾，正是一個大家主婦的儀態。

明：（十分嚴厲地）明軒哪，你聽着！

新：是，三爸。

周：（忍不下）明軒，你現在好一點了麼？

新：（回首）好些了。

明：（自己正說着齊家治國的大道理，認爲大可不必顧及這些私人的瑣碎，

匆忙地）那就好極了！（又突然嚴重起來）明軒哪！你是長房長孫，以後比你小的弟妹們要拿你做榜樣。而且你的父親在病，日後這樣大的家庭，固然要你這個做長孫的來撐持，現在的責任又何嘗不該由你來担負呢？

新：（一直應聲）嗯，是。

周：（關切）明軒，你吃了藥，還是不好過吧？

新：好，（忍耐着）沒有甚麼。

明：（不值一顧，並未停嘴，依然——）現在爺爺既然是退休養老，以後家裏可以說有出無進，弟弟妹妹們都還年幼，你應該「入則孝，出則悌」，上可以侍奉父母祖宗，下可以撫愛弟妹諸幼——

新：嗯，是，——

明：（滔滔然）你的責任可以說是無窮無盡的——

周：（看見覺新站着吃力，又不便使克明不說，忍不住插進話）明軒，你的臉色還是不好，躺一會兒吧。

明：（更正重，提高聲音）所以，從今天起——

周：（對覺新）你一定是太累了。

明：（連次話被打斷，也耐不下）大嫂，我前面還有許多客人要應酬。大嫂讓我說完好不好？

周：（陪着笑，解釋）我怕明軒不舒服，一會花轿來了，——

明：（忽然一愕，對曼新）你是不舒服麼？

新：（勉強地笑着）沒有甚麼，還好。

明：（對周氏）他還好。（急切地）大嫂，我要把這一段話說完。這話是爹前天叫我說給明軒聽的，（連忙補充）叫我告誡，告誡明軒的。我忙，忙，就忙忘了，現在——

周：花轎就要到了。

明：現在我要完全對他告誡清楚！（回頭對新）所以從今天起，你就是大人了，並且你以後要對新娘子也如此的告誡，教導。甯可失之於嚴，不可失之於寬。一個長房孫媳婦最難做。公婆弟妹，裏裏外外，口舌是非，在在都需要當心，在在都需要克己。而這種（非常得意地）以夫君而又兼父親的教導責任也是該由你負的。我們家凡事都有根據，都合乎古法，我們做人處世——

【蘇福由正門上，說完話即下。

蘇福：三老爺，馮老太爺在客廳——

明：（不耐煩）曉得，曉得！呃，呃，我們做人處世（好像堵塞）——……

：呃，呃，（突然又流暢）所以明軒，你的責任是大的，你的希望也是無窮的。做的好，齊家治國平天下，做的不好，默默無聞，老死轉乎溝壑，爲萬人羞，千夫恥，也有可能！（益發嚴肅地）所以結婚娶親，尤其在我們這樣的大世家裏是一件應該非常戒慎，非常恐懼的事，你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可有一絲懈怠，忘却自己做長房長孫的責任哪！（一口氣說完，十分快慰）好了！我說完了，（不關痛癢地）你病好一點了麼？

新：好點了。

明：（拿出手帕擦擦嘴角）那麼你去吧，客人來得更多了，你也出去應酬應

酬。

新：是，我就去。

【袁成由正門上。

袁成：馮老太爺要先到後院看一看新房，老太爺說，叫三老爺——

明：知道了，就去。明軒，你記着我的話，休息一下，趕緊出去再給客人們

道謝。

新：是。

【克明和袁成由正中門下。覺新身找一把椅子坐下，扶着頭額。

周：明軒，你吃了點東西沒有？

新：沒有，沒，——不怎麼想吃。

周：（和藹地）明軒，不要老這麼愁眉苦臉的，甚麼了不得的事，值得人在

接親的日子還要掛在心上呢？

新：（搖頭）沒有，我沒有甚麼事啊！

周：清淡點，不要老覺得天要塌下來的樣子。萬事總有一條歸路，娶妻生子，就是一條人生的大路啊！

新：（苦痛地）是啊，媽，我是在走着呢。

周：（仁慈地笑着）那又何必纏着眉頭去想呢？

新：（忽然也閃着一絲苦笑）不是想，我倒是替這要嫁過來的小姐難過呢。

周：（體貼地）明軒，你的心我明白，不過早晚你就會懂了。夫妻呀就要挑那個能做夫妻的做夫妻。這位李小姐性情溫和，也生得是個有福的相，真比你那梅表妹，一年到頭地病——

新：（忽然立起來）唉！（踱步）

周：（同情地）不，明軒，我就怕看你這個受委屈的樣子。我不是沒有替你

想過，不過你也知道錢家大姨媽，我那位姐姐，是那麼古怪的脾氣！其實你跟梅表妹一小就在這書房裏讀書，她難道不曉得，可是她偏偏——

【鳴鳳拿着一束梅花由正中門上。

鳳：太太，管事的說花轎就要到了，請太太出去照應照應。

周：就去。（對新）你錢大姨媽偏偏爲一點小事把這麼一件大事情回絕了。

我有甚麼法子呢？（懇求地）明軒，你看着你正在病的父親身上就委屈

這一次吧，你可千萬別叫錢家姨媽老遠聽着笑話，叫四房五房的人們看

着你爲梅表妹——

【陳姨太忽然像一隻貓似地從正中門溜進來。

陳：（連連招手，故意大驚小怪，做出萬分關心的神色，低聲急促地）太太

太，太太，快來，我告訴你一句話。

周：（連忙走過來）甚麼？

陳：不得了啦，她，她來啦！

周：誰呀？

陳：（更低聲）錢，錢大姑太太！

周：哦。

陳：（機密地）現在就在太太屋裏坐着呢。

周：（心裏不安，却不敢露出，鎮靜地）我去看看，（走出一小步，忽然回頭，懇切地，低聲）陳姨太，您可千萬別告訴明軒呀！

陳：（不大滿意地笑了笑）當然，我知道。

【周氏匆匆由正中門下。鳴鳳一直在梳妝台前插着花。

陳：（轉望覺新，不覺露出含蓄的刻薄，尖笑）你的病真好一點了麼？

新：（煩惡，却抑壓着，強勉地）好，謝謝您。

陳：（彷彿覺得討了沒趣，反身對鳴鳳，詰難地）鳴鳳，誰叫你插的這花？

鳳：（笑着）三少爺！他叫我先把這幾枝梅花插在新房裏添添新，他一會兒還要——

陳：別插了，甚麼花不能插，偏偏要插梅花？來吧，大太太屋裏有錢家送來的雙喜字的紅絨花，你拿來插上。

鳳：可是三少爺——

陳：（一股怨氣都發洩在——）你來！

【鳴鳳只好放下還未插好的梅花，望望覺新，無奈何地隨着陳姨太由偏門下。

新：（沉浸在苦痛的思索裏，幾乎未留心她們已經出去，恍恍惚惚地踱來踱去，順手取起一枝梅花，望了望，又苦痛地擲在桌上，沉悶而憂鬱的聲音，低低地說出來。）

【嘆氣

啊，如果一萬年像一天，一萬天像一秒，
那麼活着再怎麼苦，

也不過是一眨眼一閉眼的工夫。

（盤人再苦，也容易忍受啊！（略頓））

因為這一秒鐘生，下一秒鐘就死；

睜眼是生，閉眼就是死，

那麼「生」跟「死」不都是一樣的糊塗？

就隨他們怎麼擺佈去吧！

反正我們都是早晨生，晚晌死，

連夢都做不了一個的小蟻蝶蟲。

唉，由了他們也就算了。

（到此彷彿完全靜止，但突又提起精神。）

不過既然活着，就由不得
你想的這麼便宜。

幾十年的光陰，

能自由的人也許覺得短促，

鎖在監牢裏面的，

一秒鐘就是十幾年

見不着陽光的冬天哪！

【深沉地

活着真沒有一件如意的事；

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

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

哦，天哪！

【覺慧抱着一大束梅枝，由正中門生氣勃勃地走進來。他比大哥小三歲，而一身是青年，磊磊落落的朝氣。他帶進來春天，也帶來了夏，因為他有炎夏一般的火爆性情，一觸即發，對一向他所深惡痛絕的偽善，醜惡，卑鄙，自私和頑固，總是毫不吝惜地施以攻擊。出自衷心地認識了是非，即便是見着長輩們也無所顧忌。他較一般的弟妹們入學都早，很欠他就感到週圍空氣的毒惡，應該剷除根，澈底地剷絕。但他也曉得羽翼未豐，自己還正需要培植。他有一種「拿得起，放得下」的漢子氣魄，決不爲一個問題苦惱，悲傷，氣沮，終於毫無善策，不了了之。他記得住，也忘得下，知道甚麼是那最有利的時機能給敵人一個致命的打擊。但他並不只是等待，時時刻刻在磨礪自己，他知道他的生活決不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裏。他需要更深更厚的準備，抵擋來日的風雨。同時他也明白自己的弱點，譬如感情太盛，易於衝動，……他儘量地克服，努力用功，不過本性如此，有時總免不了性情發作，雖然鬧到後來，受了長輩們的責罰，都沒有一毫後悔。

「他穿着短短的黑色學生服，頭髮沒有十分梳理，眼睛亮晶晶的，非常精神，面色紅潤，一張有筋有力的嘴，嘴角微微帶了一點善意的嘲諷。」

羞：大哥，嗚鳳呢？

新：出去了。（長噓一聲）

慧：（笑着）大哥，我就怕看你做成這麼一付受害者難的耶穌相。

新：（苦笑）是怎麼？

慧：（鼓動地）那麼，你爲甚麼不闖一下呢？

新：（沮喪地）有甚麼事值得？死就死了，我們生下來就爲着死的。

慧：（不覺放下梅花，同濟而興奮地）就這麼悲觀？大哥你就這麼看得透？

生：下就爲着死？（突然憤慨地）我們活都沒活夠，福都沒闖夠，我們

「遠遠忽然響起大發，一陣非常熱鬧的喧嘩聲，夾雜遠遠人們的喧聲。」

耕：（不覺立起）這是甚麼聲音啊？

慧：（飄揚地）這就是活着的聲音，大哥的新娘子大概是到了。

【門外女眷們亂嘈嘈的，笑聲足步聲和說話鬧成一團，彷彿一窩蜂，由正中門

外走過。

女僕們：花轎到了！——新娘子來了！——快去看！走啊！到了！到了！

王：（立在正中門外，對僕役們打着招呼）關門，快關門。

陳：（也在外面笑喊着）是啊，應該關門，先壓壓新娘子的氣性！

沈：（也在忙着喊）喜兒，快去，快去，快去叫四小姐來看。

【賈媽——大房的老女僕——十分興奮地由正門拿着一大朵絹製的紅花，匆匆

走進。她穿着新衣服，為人厚道可靠，對大房的子女們十分忠誠愛護。

賈媽：（一路嚷嚷着）好了，好了，新娘子到了，花轎到了。（對覺新笑瞇

瞇地）大少爺，這可該吃你喜酒了。快出去，快戴上花，接新人吧。（

走近要爲登新鏡上。)

新：(不覺閃避着)黃媽，我，我有點悶氣，你，你先出去給我倒杯茶來。

黃：(連忙)也好。(立刻由偏門下。)

慧：(方才已跑到歪門外望，現在忽然跑回來，急促而痛切地)大哥，大哥，你再想想吧！這是你一生的事情啊！(急切)你，你，你就闖一下吧！
——我勸過你四次了，我給你預備過！(匆促地望了一下)你，你現在決定走，還來得及——

〔由正中門跑進覺民和琴小姐。兩個人也都是氣噴噴的，覺民——大房的二子——比這新小兩歲，態度穩重。天生一種樂觀的性情，眉峯間總微微帶着愉快的笑。他對於這家庭感到不滿，但他並不深惡痛絕。他也不想隨遇而安，却非待事到臨頭，喚不起他奮鬥的精神。力量來得緩，却持得住。不若覺慧明快，但比他厚重。他的相貌也豐滿，寬前額，圓下巴，健康的面色，戴一付眼鏡，聰聰慧慧，一

望而知是個勤懇的學生。他穿一件藍布長衫罩著的棉袍，下面是學生制服褲，舊皮鞋，手裏拿着一件嶄新的黑緞馬褂。

「琴小姐，是姑奶奶張太太的女兒，雙兒民小一歲，性情溫和聰穎，有胆量。在親戚中，她是最先進進學堂讀書的女孩。生得端正清瘦，長傾臉，細秀的眉，大大的黑眼睛，鼻子不低也不算高，不厚不薄的唇，嘴角稍稍向上彎，總是微笑的樣子，特別顯着和氣，說話時露出一排小而整齊的雪白的牙。皮膚微黑，前額不高，梳一條烏亮的辮子垂在背後。她穿着月白閃花緞的上身，淺藍綢緞沿着花邊，舉止落落大方，沒有一絲榮華富貴的女兒態。」

覺民：（欣喜地）大哥，你在這兒！我們到處找你，你好一點了麼？

琴：（躊躇地）大哥，新娘子已經在大門口啦，你，你還不去？

慧：（認真地）琴表嫂，你忘了讓我們一塊兒在這屋裏讀書的人麼？

琴：（誠懇地）我，我怎麼會忘記梅姐姐？（深切同情）……過事

情已經延遲到現在，我，我簡直看不出還有甚麼別的辦法。

慧：（固執地）有，有辦法，有！只要有決心！（忽然）大哥，你不能再猶

疑了。（懇切）這不是人家的事啊！

新：（彷彿自語，長嗚一聲）怎麼樣呢？

慧：（衝動地）走，走，現在還不太晚，還來得及。你可以先到我的同學家

裏——

民：（忍不住叫出）這是不可能的，覺慧，你這是——

慧：甚麼叫不可能？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突然——）

沈：（由正門探出身來）新鄭官預備好了麼？

琴：（連忙）好了，就好了。

王：（也探出身）快出來吧，外面人等着呢！

民：是啊，就出來。

【沈玉二氏立刻匆匆又走開。

慧：怎麼樣，大哥？

新：（立趨）不，沒有這種辦法。

民：覺慧，你那是純粹小孩子的話，這件事只有慢慢——

慧：（性急）慢慢，慢慢，現在事情都逼到頭上，你還叫大哥——

【克明倉促由正中門上，後頭裝成與蘇福，衣服穿得十分整齊，裝成手巾擰着

一頂兩邊各插一朵金花的博士帽。

明：明軒，你怎麼還不出來？

新：就來。

外面老太爺的聲音：克明啊！

明：是，爹！

【克明立刻由正中門下。

民：（不，已）大哥，你去吧！

慧：大哥，住下去！（更激烈地）大哥，你要大膽，大膽，大膽，永遠的大膽！

新：（苦笑）大膽，大膽？我要強到這個家呀，覺慧，我不能夠隨便一個人大膽的。

（黃媽端着一杯茶由側門上。）

黃媽：（叨叨地）歲歲平安！歲歲平安！好，好！一個茶碗偏偏叫四少爺碰碎了，碰碎了。

明：（探出頭）明軒，你——

高老太爺的聲音：新兒呢？

新：（高聲疾呼）是，爺爺！（向門口走。）

老太爺的聲音：（莊重地）你出來！

新：是，爺爺！

【袁成和蘇福，跟隨覺新出去，覺新無精打彩地垂着頭。

黃媽：（放下茶杯）不要啦？（看見新出門）花？（拿起方桌上的大紅繡花

）大少爺！（下）

民：（搖頭）唉！

慧：（望着）你看這像不像上法場？

【外面鼓樂轟然，屋內悄悄的，鳴鳳由側門持一隻大紅絨雙喜花走進。

鳳：（澀澀地）三少爺，陳姨太說不插梅花插喜花。

慧：（不語，鳴鳳停住。）

民：（望了半天，對慧）錢大姨媽來了。

慧：（沉思）知道。

琴：大哥前天在路上看見梅表姐。

慧：「聽。」

民：「我，我跟琴妹正想着一個無可奈何的辦法。」

慧：「哦。」

鳳：「（猶疑地）三少爺，這——花？」

慧：「（爆發）隨他們愛插甚麼插甚麼？」

鳳：「（不知究竟，依然拿着紅絨花城）三少爺！（連忙跟出）」

【覺民和琴小姐互相望了望。

【高克定——五老爺，高老太爺最幼的兒子——由正中門進，他一身是闊公子哥兒的習氣，自幼被母親溺愛，昏天黑地，整年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身體好，臉上升圓圓的，衣服也穿得華麗，却還不若克安靈潔。性情較克安慈厚，在二人同處不正當的事情時，吃虧受害的總是他。他一路厥厥着立在門口，後面隨着四老爺，彷彿在勸着他，一路說：「走吧！走吧！」

克定：真討厭，真討厭！真真討厭！

畏：五爸！

定：你們兩個還在這兒幹甚麼？

妻：克民，你還不去招待客人？

琴：五舅！

定：琴姑娘，你媽正找你呢！

【民琴二人由正中門下。

定：（煩厭地）好好兒的，我剛剛認識這個唱花旦的薛月秋，偏偏要我去陪

馮樂山這個老混蛋，真討厭，真討厭！

妻：（一面走，一面推他出去）去吧！去吧！克定，爹吩咐的，有甚麼法

子！

【王氏由正中門上，後隨克明。

王：快去吧，爹叫你呢！

定：真，真是——（一眼望見克明，沒有說完，長嘆一聲）噫。

【克定沮喪地由正中門下。

安：婉兒！

婉兒聲：咳！

【婉兒由偏門上。她是四房的丫頭，年約十五六，相貌端正，性情十分忠厚溫

順，進來就立在門口，克明望望克安。

安：（對王氏）新娘子大概還有一會兒才能拜堂，馮老太爺要看看洞房，你

們女眷先避一下。

王：（機警地）走吧，婉兒！

明：（咳嗽一聲）

安：你把婉兒留在這兒。

了：那不成。

安：（無法，對婉兒）你給我倒碗茶來。

【婉兒由偏門下。

安：（對王氏）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聽我的話，沒有錯。把婉兒留在這兒，人家不會吃掉她。

王：（嚴重地）不，四老爺，你可別做孽，我的丫頭甯可送給一個要飯的，不能這麼毀了她，活活當一輩子的冤鬼！

明：四弟妹，人家馮老太爺是個有道德，有品格的人，你可千萬不要——

王：三哥，您不知道啊！陳姨太剛從馮家過來的時候，不還是瘋瘋顛顛的麼？她那這時候可說過這位老太爺，（激出來的話）那，那簡直不是人哪！這是他們馮家人傳出來的，沒錯呀。

明：（固執地）不要聽人胡扯！一個人人品太高，一般人就不容易明瞭。他

子孫滿堂，膝下只少女兒，在外面多收幾個女弟子，那也是——

王：不是的呀，人，人家背後罵他是個——

明：（莊重地）不要說了！

【克定由正中門上。

定：（彷彿在引客）馮老伯，請進！

【大家很恭謹地望着。從正中門緩緩走進來馮樂山。高老太爺陪陪在後，陪伴着他。

【馮樂山年約五十六七，中等身材，面容焦黃苦瘦，鬚眉稀少，目光冷硬，鷹鉤鼻子，削薄的嘴唇裏有一口整齊的黃牙齒。他體質強健，却外面看不出來，像他的為人一樣，一切都罩在一種極聰明、極自然的掩飾的濃霧裏。至於他掩飾些甚麼，他自己埋藏在最深的窠窩裏的下面中，也絕無勇氣來坦承。惟有真正接近過他的，揭開那層清冠而幽靈的面形，才看見那付說不出來的令人厭惡，令人顫懼，自私，

驕的神色。他不是「偽善」；他一趾不自覺他「偽」。他十分得意地談些有關道德的文章。確實相信自已是一個方方正正的君子。他敬孔而又侮韓，他一直本着這兩位聖人的慈悲心腸，才拯救那些他認為沉溺在苦海，却需要他來援手的人。他穿着雅緻的瓦灰色呢袍，寬寬大大，自覺飄逸脫俗，舉止動作非常優美，一切都是自覺地做着他認為的好態度。時常和藹的微笑，笑容裏帶着一點倨傲。他緩緩地踱進來，手裏拿着一束詩稿。

【高老太爺，年齡較長，約六十一二歲，體格魁梧，如今發覺有些個矮，濃眉大眼，目光四射。他穿一件圓花的絲絨馬褂，罩在古銅色的縐袍上。紅光滿面，頭頂禿禿的，光可鑒人。他一生辛苦，造成這樣大的家業，神色間自然帶着一種自信，堅定的氣象。他察言觀色，十分敏銳，平素倒也落落拓拓，並不是一個過份拘謹的老人。

【大家肅然。

馮樂山：（似乎沉浸在崇高的冥想中，握着詩稿，傳達作聲，像在自語）

，喂，我就愛它一片瀟灑，一片靈氣，一種神清骨寒的氣象，不見一點肉，而溫柔盡致，絕代銷魂！

克定：（不知爲什麼連連應聲）是，是，是！（忽然忍不住搔首弄耳）您說這是——

馮：（目光忽然冷澈如水）你們合尊大人的詩！

高老太爺：（望了克定一眼，轉對馮）評價太高了，評價太高了！

馮：（十分端重而含蓄地）真是「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四面觀

望）

王：（近前，略帶窘狀）爹！（忙完就走。）

高老太爺：不要迴避了，都是自家人。這是馮老伯。

王：馮老伯！（施禮，馮也略略點頭。）

高老太爺：倒茶來！

安：是！

【克安由側門下，王氏連忙隨下。

高老太爺：哦，明軒呢？叫他快來見見馮太老伯。

定：（找着一個出屋的機會，立刻）是，爹！

【克定由正中門下。

高老太爺：（對馮）這次承馮樂老爲舍下長孫作伐，又拜領這麼重的厚禮，

真是——

馮：（十分豁達）你我多年友好，總是應該的，應該的。——（微笑）人老了，萬事都看得淡，獨有爲人忙兒女的心，老而彌切。

高老太爺：（笑着）這也是一種積功積德的事。（忽然想起）哦，前些天聽說馮樂老又收下一個女弟子，呃，呃，是麼？

馮：（似乎在支吾）啊？——哦，是的，不錯，有這麼一樁，（稍停，莊重

起來）還算有慧根的。還好，還好，一個女孩子最難得有靈性。（高老太爺點頭。）

馮：（非常字斟句酌地）遇見一個有慧根的孩子，我不忍看她墮入污泥。佛說「慈悲」，孟子曰「不忍」，都是一片愛惜好生的心腸。世上斷沒有眼看着人要落水而不肯援之出手的道理。

高老太爺：是的，潏澈，潏澈。

〔克安由側門進，鳴鳳隨着端茶進來。〕

高老太爺：（指着）這邊！（鳴鳳走到馮樂山身旁，把盞碗放下。）

馮：（點點頭，見鳴鳳轉身欲出，忽轉首，很慈祥地問）這個小丫頭，你叫甚麼呀？（鳴鳳感到一陣恐懼，立刻低下頭。）

明：鳴鳳。

高老太爺：（對馮，有些誇傲地）這個小丫頭的父親據說還是個很讀過書的

獨：（忍不住讚賞，而又非常淡雅地）這個小孩子倒是生得不俗。

高老太爺：（做笑語說）怎麼，獨樂老，老當益壯，有此豪，豪與否？

獨：（十分怕人誤會）不，不，「老樹婆娑，生意盡矣。」我倒是覺得這個孩子不要糟蹋了。（對鳴鳳，目光逼人，像鑑賞一件古玩，冷冷地端相着，微微點頭，又像自言自語）很有點靈氣，很有點靈氣，可惜太，太小了點。

高老太爺：（有意無意地）嗯，嚶。

「遠遠細樂奏起，克定由正中門上。」

定：爹，外面都預備好了。請爹出去受禮。

高老太爺：（銜首）請吧。（二人向正中門走）

獨：（回顧）這洞房佈置到還精雅，可惜外面少一片竹子。（悠然自喜）「

可……肉，不可……無竹……」

邊說，一邊與高老太爺偕出。後隨克定。王氏立刻由側門進來。

安：（……，故意想討他的喜歡）他老人家真風雅！

明：（……要笑話）

王：哼，看着吧！

側門外女人聲：（直腔直調地）客還沒有走？

周氏聲：（溫順地）大概走了吧！

明：（對王氏）誰呀，這樣惡聲惡氣？

王：（淡淡地）錢大姑太太在外邊等半天啦！

安：（伸舌）她呀！

明：（也立刻）走吧！

【二人匆匆由正中門下。

王：（走到側門，對外面，非常和氣地）請進來吧，大姐！

【錢太太上，後隨周氏，沈氏，和陳姨太。

【進來這位陌生的婦人是周氏的堂姊，鬢髮斑白，高顴骨，雙目炯炯，眼皮凹落，瘦長臉，細高鼻梁，薄削的唇，一雙露出青筋的瘦手。全身骨稜稜的，似乎非常脆弱。但她稍稍泰往，聽她幾句不知情面的強硬話，便會感到她精力的堅強。她嬌居多年，將近五十歲，性情乖僻，時冷時熱，令人摸不清頭腦。親友們受她的忤犯的很多，司空見慣，也就不和她計較，只是離她遠遠的，好少惹像她這樣一個不知人情世故的老人。事實上她很拙直，待人也熱誠，只是習慣與人不同，說話不知委婉而已。她穿着青綢裙，深藍緞襖，式樣較周氏她們穿的還要老舊。她扶着一隻男人用的十分滑潤的拐杖，急躁却又走不得快步，蹣跚而來。

錢：（指着，一字一字地）方才出去的是誰？（大家等着看笑話，除了周氏，都在幽默地互相望着。）

王：馮，馮樂山馮老太爺！

錢：（厭惡地）哦，那個老混帳！

沈：（笑問）怎麼？

錢：（翻翻白眼）乾乾淨淨的屋子，不提這種人！（回首四面打量洞房，不

理沈氏。）

王：（低聲）大嫂，你還不出去，花轎抬進來了。

周：你，你先去，我就來。（小心地）我還是招謔招謔我這位老姐姐好。

王：那我就先去看看啦。

【王氏由正中門下。

錢：（楞了半天）哦，這就是新房！

周：（陪笑）是啊，老太爺叫拿書房改的。

錢：（撇撇嘴）我看不大像，哪有新房不嚴緊，一邊儘開窗戶的？

周：（解釋）亮點。

錢：亮有甚麼好？到了晚上還不是要點燈！

沈：（多嘴）對呀！

錢：（又對沈翻白眼，對陳姨太指窗子外，似乎自言自語）哦，這外面就是那片淹死過人的湖？（陳不敢置答，錢轉對鳴鳳）鳴鳳，是不是？

鳳：是，錢大姑太太。

錢：（對周）你看，這有甚麼好？

陳：錢大姑太太，你看你送的花瓶，放在這兒啦。

周：（連忙）放的地方不大好吧？

錢：好，好。（細看）怎麼不插花啊？這，這不是——？

沈：這是梅花。

錢：（半天才露出一絲硬強的笑容）梅花就插不得？

陳：對呀，鳴鳳插好！（鳴鳳插花。）

【王氏由正中門忙上。

王：（匆匆地）快點，快點，大嫂！新人都在拜天地了，快來吧！婆婆！

周：大姐，我去啦。

王：快來吧，大嫂，就等着見婆婆呢！

【王氏與周氏由正中門下。

沈：（對錢）您不看看去？

錢：我不去，我不想看，現在大門開了鎖啦吧？我也要走了。

陳：好——（錢走了兩步）不過出門還要走喜堂過的。

錢：（停住了腳）那我就再坐會兒。（坐下）

沈：鳴鳳，你跟我去吧。

鳳：噯。

【沈氏和鳴鳳由正中門下】

【半晌】

錢：陳姨太，你不去看看去？

陳：（獻殷勤）誰愛看這個！

錢：怎麼？

陳：（惡毒地）哼，住這屋子的人好不了的。

錢：哪個說的？

陳：（支吾）嗯，嗯——梅小姐好一點了麼？

錢：好，自然好，我的女兒不會病一輩子的。

陳：不是的，錢大姑太太，我說大家，他們大家都沒有想到你今天能來呀

錢：咳，我爲甚麼不來？要不是梅芬病了，我還要帶她一塊兒來呢。

陳：就是說呀，你說我不來，我偏要來，我偏要來給你們看看。

錢：（冷冷地）我倒是沒想到給人看，不過——（忽然想起）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得回家照應梅芬吃藥去。（向外走）

【這時外面細樂漸奏漸送。

陳：還是吃點點心再走吧！

錢：不吃，不吃！

陳：那麼等着新娘子行過拜見禮再走吧？

錢：不等了，不等了，不等了！（一面戴上在那時還算時髦的黑絨帽子）陳

姨太太，請你叫他們預備轎子。（一面向正中門走。）

陳：好，你先慢走，讓我囑他們。（向門外）袁成，抬轎子，錢大姑太太的轎子！

【陳與錢走到門口。一羣親友們莊嚴而歡喜地簇擁着一對新人進門，裏面有周

氏，王氏，和其他的長輩們，喜氣盈盈的細樂徐徐傳來。一個俊俏的喜娘撲扶着新娘子慢步走進。新人一身都是大紅，頭上蒙着紅綢子蓋頭，身上穿着紅緞禮服，紅絳，腳上，是大紅緞鞋。新郎穿着品藍緞袍子，青緞馬褂，戴着一朵紅綉花，黑緞鞋。

定：（一眼望見錢姨媽，大聲）錢大姑太，原來你躲在新房裏！

【覺新驚抬然頭望見，驚痛萬狀，錢太太也愣住，說不出話來。

【幕開始徐落。

【一對新人被衆人簇擁着走向床前，人聲嘈雜。似與外面嘖嘖聲相應和。

（幕閉）

第二景

午夜後，依然在那間洞房裏。許多賀喜的親友已經意興闌珊，大半歸去。但高家的老少，尤其是四房五房的人們，興猶未足，像是都醉了酒似地利用這一對從米謀面的男女儘量打趣開心。反正「隔房無大小」，多年被壓抑的各種穢惡的情感都在今夜對一個處女的調笑中，代著地發洩出來。滿屋是不自然的笑聲，男人厚着臉皮，胡說八道，女的掩着嘴笑，揚着眉聽，又想走，又捨不下丟開那些撩弄人的謔語和舉動。此時絲毫看不見高家素來誇獎的敬養，在還了無忌憚的鬧房的夜晚，這些子女們才顯露出平日用種種虛文浮禮所掩飾的醜惡。丫頭老媽子們站在門口笑，主子們更興高采烈地賣弄自己打情罵俏的本領，爲着滿足平日不得不壓制的某種情感，對新人幾乎不知羞恥地胡鬧起來。

賓客們都倦了，告辭了；而右面正對湖山的那排長窗外還站了有一些看熱鬧的僕役，偷偷從窗邊的隙縫向裏探望，不住吱吱喳喳地說笑。新房的擺飾已經有些凌亂。

，盞碗，酒杯，果盒裏的饅食散放四處，隨地都是花生瓜子的殼皮。八仙桌上籠罩的蠟燭已經燃剩一半，有些暗淡了。那對鑲燈盞裏燈草上結了滴大燈花，只有房中懸的一盞電燈，輝芒四射，照着滿屋通亮，絹製的燈黃色燈罩，垂着繮子。伴新人的喜娘忙了一天，早被鬧房的人們逗弄得筋疲力盡，現在還強打精神笑着講着，站在新人旁邊替她維護着，費盡唇舌，爲了使這個茫然若處在一羣了無人性的糊塗中的少女少受一些折磨。

新娘子穿着粉紅緞繡花服，藍色的團花鑲着銀線邊，大紅洋綉百褶襖子，週圍鑲着各種顏色雜在一起的花邊。兩鬢與髮髻上戴滿了紅絨花，右髮還插一支鑲金點翠鳳，垂着頸頸巍巍一排珠繮子。耳上戴一付碧綠的長墜翠耳環，襯着她白嫩的臉，黑黑的眼睛，嬌豔而端莊。此時她坐在床前一張紅漆方凳上，沒奈何地含羞低眉，任人逗弄。身旁圍着嘻嘻哈哈胡言亂語的人們，其中以四老爺克安和喝醉了的五老爺克定鬧得最兇。女眷們有四太太五太太，陳姨太太。琴小姐彷彿等待什麼，十分焦

急地立在老遠望着。洞房的掛鐘快到十二點了，前院大廳上的戲早已停鑼，遠遠有呼喚預備轎子送客的聲音。

「開幕時，五太太沈氏立在新人背後，兩手高高地舉起一塊薄薄的紅紗，「蓋頭」，其餘的人都翹望着。一陣哄笑，就看見她把那「蓋頭」罩在新人頭上，但新人的面目依然由鹽紅的薄紗裏閃約可見。

沈：（得意地）這下成了！

安：（叨着半支香煙，連連拍手）好啊！

大家：（雜亂地）對呀！——唱吧！——新娘子唱吧！——真好！

陳：（做出老長輩引大家玩的神氣，却掩不下那造做下面的尖刻）對呀，新娘子當着人不好意思，遮上蓋頭，就好意思唱了。

大家：（你言我語）對，唱，唱！

王氏沈氏：（同時）大家靜靜，唱！唱！聽新娘子唱！

定：（一直靠在方桌前面斜擺着一支圓凳上，歪歪倒倒的，此時忽然乘着大家略微安靜的時候，拿起桌上的酒壺茶盅，搖搖幌幌地立起）不成，先喝！非先喝我這杯不可！

大家：（抗議）不，先唱，聽新娘子唱！——唱！先唱——唱吧，少奶奶！

喜娘：（四面求情）新娘子實在不會唱！

流：（把喜娘一推）哎，去你的吧，新娘子沒有不會唱的，（對大家，滔滔地）要當新娘子，不會唱，不會唱，臨上轎也得學兩段。我當新娘子的時候——

定：（聽不下，突把酒壺遞給身邊的婉兒，厭惡地）啊呀，我的五太太，你又想當新娘子囉！算了，你留着下輩子吧！（連說）得了，得了，聽這一個新娘子唱吧！

流：（被搶白得直翻眼，不住地）你，你，——（低聲）你管我呢！

大家：（連忙湊趣，又你一句，我一句）唱！唱！——新娘子不害羞！

唱啊，聽！快聽！——新娘子要張口了！

【新人剛剛拾了拾頭，大家哄一聲「好啊！」她像個困在一羣狼虎之中的小羊

似地又低下頭。

喜娘：（轉身對着新人耳邊咕唧了兩句。一剎那的沉靜中，就聽見窗外面的丫

頭忍不住「咯吱」一聲暗笑。新人在大家翹望的眼裏還是羞怯地搖

了搖頭。喜娘長嘆一聲，直起身子，笑着解說）我們小姐實在不會唱！

大家：（又潮水似地）唱！唱！——不會唱也得唱！

定：（忽然）哼，不唱！（走到新人面前，對着喜娘，笑迷迷地威嚇着）不

唱，我就硬揭。（伸手揭去那豔紅的薄紗。）

安：（拍掌歡呼）好，好。

定：（嬉皮笑臉）揭了蓋頭新娘子還得唱！

喜娘：（實無法，打着笑臉）五老爺，新娘子今天真累了。要不，（不覺有些羞澀）我，我來替新娘子唱吧。

安：不——

定：（早就看着喜娘俊俏，對克安擠擠眼，走上前（一本正經地）也好，新娘子不唱喜娘唱。（對喜娘，用一付「專家」的眼光打量）好，你給我

唱個（到喜娘耳邊低語）「……………」

安：（情不自禁）對，對，對！（裏外的男人們笑，女人們沒有做聲。）

王：（覺得過火，出來解圍）得了，都不唱了，新娘子喝五爸這杯酒吧。

大家：好，好！——也好！（王氏斟酒。）

定：不，我們要新郎官親手端給新娘子喝。

〔窗外候役們在嗤笑。琴小姐厭惡地轉過頭。〕

安：（由王氏手裏接過酒杯，四面找）咳，新郎官呢？新郎官呢？

王：（同時）明軒呢？

陳：（同時）大少爺呢？（大家四面找）婉兒，你去——

琴：（看見有人要出去找，立刻）不要去了，大哥剛，剛到上房，看大舅父的病去了。（又回頭望門。）

王：（刻薄地）真是孝順兒子！

定：那麼叫新娘子再喝一杯！

妾：（接下去）替孝子新郎官喝一杯。

大家：（七嘴八舌）喝！——還是喝！——新娘子喝！

喜娘：（望勢頭不對）新娘子實在不會喝酒，還，還是讓我來替吧？

妾：（想難倒她）你替也可以，要喝個雙雙杯！

喜娘：（爽快）好，就雙雙杯！

大家：好！——喜娘好，痛快！（於是大家圍着這俊俏的喜娘，拿出四個銀

酒杯，就一杯一杯地慢慢斟滿。）

「在大家笑着講着斟酒的當兒，覺民由正面牆的門慌忙走進。琴立刻迎上去，二人立在牆角邊。」

民：（對琴低聲埋怨）你怎麼在這兒等？

琴：（沉穩地）我怕有人找大哥，我好說話。

民：（匆促地）快走吧，我偷偷把轎子預備好了。

琴：大哥寫的信呢？

民：在這兒。（掏出一封信遞給她）裏面有還梅表姐的東西。

琴：（像是在說閒話，其實是十分警惕）大哥沒有什麼話對梅表姐說？

民：沒有，都在信裏。（哀痛地）不過萬一梅表姐已經不在的話——

琴：（驚恐）怎麼——（忍不住要流淚。）

民：（安慰）你別哭！這，這多半是謠言。你先快去看看。大哥在梅林裏。

不知道。覺慧跟鳴鳳陪着呢！你送了信就回來？

【琴頻頻點頭，匆促由正面的門走出，覺民隨在後面。此時喜娘被大家強勉着，一杯一杯地灌下去，每喝盡一杯，週圍的人連聲亂叫。

覺：（一直是親手遞給喜娘的酒，那聲邪氣地）一杯，兩杯！——三杯！——四杯！（待喜娘喝乾，忽又一臉正經，湊近喜娘的耳朵）喂，你這也替，那也替，一會兒（擠擠眼）我們都走啦，你——

喜娘：（紅了臉）恁這是說的甚麼呀？

【全屋哄笑，新娘低頭纏着眉。

大家：（同時，歡笑）好——呵！

安：喜娘也想配鸞鳳呵！

大家：（拍掌）好呵！

沈：（一手把喜娘硬按在床上）坐下吧！

喜娘：（掙起，又被按下）五太太！

安：喜娘——（沒說完，覺得有人進來，回頭順嘴一扯）眼看着進來了小新郎啊！

【三老爺克明這貌岸然地由側門走進來。

大家：（喊了一半）好——（忽然停止。）

喜娘：（才由沈氏手中掙脫，又氣又急，跑上前喊）姑少爺，您看這些老爺太太們鬧——（一看不對，不由——）啊！（回身扶新娘立起）

明：（嚴肅地）容人們都要睡了，甚麼時候了，你們還這樣拉拉扯扯沒着沒少的，成甚麼樣子。（對克安等，沉重）大哥病又不大好，你們還不看
看去？

陳：（立刻收起興頭，乖巧地）那可怎麼好呀，我快去看看去。

【陳太太立刻由側門下。

安：（有點喪氣，對王氏）走吧。（王氏點頭）

定：（搖搖幌幌）我也去。

明：你不要去，（厭惡地）你這一臉酒氣！

定：奇怪，喜事喝點酒就犯禁不成？（不服氣）我要去，我去！

明：（冷冷地）參現在在大哥房裏。

定：（啞然）——哦！

【克明與克安，伴隨王氏走出側門。喜娘把病人搵到床上坐下。

定：（憤憤然）真是一見——

【克明又由側門探出身來。

明：（對大家）回頭不要告訴覺新他們三弟兄，省得他們要去，病人看着難過。老太爺吩咐的。

【克明下，後面隨着走散一兩個女僕。

定：（十分不滿）就他怪相！勸不動就把爹搬出來！（眼看着這場熱鬧要散，格外振起精神在僕人面前爭回「面子」）哼，三天不分短和長，拉拉扯扯又何妨！（又不由自主睨視着喜娘）

【剩下的女僕們掩着嘴笑。

喜娘：我看不早了，五老爺該歇歇了。

定：（不理，精神更抖擻）新人原來生得乖！

牆外忽然一小孩聲：（清脆地）胸前生對大奶奶！

克明的聲音：誰呀？

沈：（低聲暗笑）報應，三老爺自己的四少爺！

克明的聲音：你說甚麼？（盛怒，一把掌打下去，立刻聽見哭聲）混帳，你

那裏學來的這種下流腔！

【黃媽似乎半推半就新由正中門走進。

【覺新痛苦地皺着眉，豐滿俊厚的臉有些蒼白，緊緊地咬着下唇，壓下內心的哀怨。眼睛彷彿茫無所視，對這新房裏耀目的顏色與亮光似乎感到一陣昏眩。他已脫下了馬褂，還穿着那件深藍洋綢新袍子，態度大方，却毫無精神的踱進來。後面隨着覺慧。

喜娘：（欣喜地）姑少爺，您可來啦。

沈：（拉着覺新）你看大少爺，都是你，都是你，你接親舒服，我們受氣！
黃媽：（拉出一把椅子）來吧，大少爺，坐下吧，陪陪新姑娘吧。

定：來，來，坐坐，這邊坐！（硬拉覺新和新娘子坐在一塊）坐，坐，（把覺新按在床上，顛頭倒地）明軒，你得受我五爸這一杯酒！

新：（苦澀地）我，我實在不想喝。

沈：（伶俐地）咳，眼前一枝花！

定：（指手畫腳）柳腰一指指！

慧：（看不下）我看五爸回去睡吧。五爸酒喝多了。

定：胡說！誰說我喝多了，明軒，你，你們坐近點。（拉着慧新向新人邊推

移）再生近點！

女僕們：我們六少奶奶笑了。

大家：笑了，新娘子笑了。

【新人更把頭低下。

新：（要立起）五爸！（外面更鑼聲）

定：（按下）坐下，坐下，我給你們唱個喜詞。

黃媽：哎呀，都三更了。

慧：（早穿不順眼，又強忍下去）五爸，您不要喝了吧！

定：（把嘴角一揩）那麼喝酒！

慧：（指新，有些氣憤）您沒有看見大哥喝不下去？

黃媽：（圓場）好，新娘子代一杯，五老爺就回去了。

沈：（好）也好。

喜娘：（對新娘子不得已）我看三小姐就唱了吧。

定：（端起銀酒杯，擠到新人面前）新娘子喝！

【新人依然端凝地坐着，抬一抬頭，一對沉黎的眼睛似乎很痛苦地閃了一閃，

又低眉不語。

定：（醇皮笑臉地）新人爲何悶懨懨，莫非就想當神仙？眼前若要能稱意，

（乾咳一聲）呃哼，不成！（搖頭擺尾）還得過你五爺這一關！

【全屋哄笑。

【聲：五爺，您——】

【由側門興高彩烈地又跑進來克安王氏。

安：（看見大家還在哄堂大笑）怎麼回事？是怎麼回事？

王：（同時）怎麼啦，怎麼啦？甚麼那麼好笑？

慧：（不等克安王氏說完，立刻對大家，氣憤憤地）我們都走，都走，就讓

五爸一個人在這兒吵去。

沈：（突然着惱）好，走吧，走就走吧！

定：（得意非凡，全未注意，又把想要站起來的覺新按在床上）明軒，好日子

，別站起來。（對新娘子搖手）哦，新娘子別急，說走就走，再也不留！

【克明又由側門上。

明：五弟，快一點了，你怎麼還不——

定：（驕地舉起一隻纖巧的繡花枕，在覺新面前搖幌）一個枕頭兩朵花！（

轉對喜娘，嘻皮笑臉地）什麼花？

喜娘：（也感到厭惡，不耐煩地）海棠花！

定：（慢悠悠）不對，梅——花！（覺新忽然低下頭，覺慧滿腔憤懣，克定

依舊指指點點）新人的容貌就像她！（把繡枕塞到覺新眼前，覺新苦痛地握着拳，不動）才郎今夜來共枕，明年——

慧：（再忍不下，跑到克定面前，一把搶過枕頭，扔在床上；憤怒地）五爸，你這是甚麼鬧房，你簡直是折磨他，苦他，害他，殺他！

定

同時

老三，你這個東西，你？

明

老三，老三，你怎麼啦？

慧：（並未停止，一直接着自己的話，暢快地控訴）你們老老少少在一旁明，明曉得他難過，痛苦，你們在一邊打哈哈看戲，看戲打哈哈！你們沒看見大哥急得要流眼淚！大哥，你，你是一條牛啊！

明：（插進）覺慧！覺慧！

（蘇福突由側門上。）

蘇福：（警告）老太爺來了！

「全屋立刻肅然，鴉雀無聲，喜娘扶着新人立起。大家望着，陳姨太扶着高老太爺由側門進。」

老太爺：（立在門口，和藹裏帶着威嚴）你們在鬧甚麼啦？

定：（曉得老太爺沒聽見，立刻打起歡喜的笑容）我，——（支吾，指覺慧）他，他們在鬧房呢！

慧：（忍不得）爺爺！（覺新立刻示意止住他。慧才耐下）

老太爺：（溫和地）覺慧，鬧房也要斯文點，粗聲粗氣，外面聽着像打架，這就不合古禮了。

陳：（隨聲，得意地）就是啊，哪有這麼鬧的？

老太爺：（對着克明，克安，克定並在一排的兄弟們）不走的親戚們還沒有慳的，打牌的，你們這做長輩的人也該再去看看啦！

克明等：是，是，是，——就，就，去，去，去，——

老太爺：（回頭）不早了吧？

陳姨太：可不是不早了！（電燈光漸漸黯淡。）

老太爺：（對大家）你們大家也該讓他們歇一下子。電燈快熄了。

克定和幾個女人們：是！

【僕人們先靜靜出門，主子們還等待着。

老太爺：好，好，走啦！我們都走吧，（望覺新）新兒，你也不必出來了。

【陳姨太扶着高老太爺由正門下，大家隨下。屋內只剩下一對新人，黃媽和喜

娘。電燈熄滅。黃媽撥亮錫燈籠。喜娘去剪掉繡花。洞房頓覺寂靜，不過依然明亮

溫暖。

【覺新走到方桌前，瑤珥坐在新嫁娘的名字牌位上，還立在那裏。黃媽望了一下，

輕輕走到喜娘面前。

黃媽：（笑着，低低地）大少奶奶，該換換衣服了吧？

喜娘：是啊！（回頭）二小姐，好吧？

莊：（瑞珺的簡稱，微頷首。）

（喜娘扶養新娘子走進床頭右面的幔帷裏。）

黃媽：（走到覺新前面，誠懇地）別想了，大老爺，睡吧，累了一天了。我
去打水去了？

新：（點點頭，出神地望着黃媽提起一隻粉紅的洋瓷水罐由側門走出去

。）

（獨白——倦意而失望的神色，低沉的聲音，緩緩地，自在地，像幽咽的泉水
暗暗流出來。每句的語調，和語助詞，絕不着重，輕輕滑過，隨着情緒變成各式語

調說出。

新：（點頭，沉重地）聲長嘯）

眼？牛？我是牛啊！

啊，爲甚麼？

爲甚麼今天我成了

不能說話的牲口，

被人牽來牽去，

到處作揖叩頭？

天哪！難道真是爲着死了心？

就從此分手？

甘願同另一個人

鎖在一處，

挨到了白頭？

甘願？誰肯說出這「甘願！」

不過是前天，我遠遠

望見了她，此刻我還聽見

她在低聲的哭，

她的眼望着我，說不得一句話！

她不再希望了，就等着死！

（望望門窗）信送去了這半天，

（急促）怎麼？我的心忽然好跳，

別是現在——

她，她已經不在人間！

哦，梅呀，我來，我來陪你一道。

我一刻也不能在這間房裏待！

（他立刻昏昏茫茫地向正門跑。）

（黃媽提着水由正門走進，淑貞隨在她後面，立在門口，天真地竊笑着，十分

好奇地窺望着這夜半的新房和新人。

黃媽：（驚愕）大少爺，你又上哪兒去？

新：（失神）不上哪兒。

貞：（怯怯地）大哥！

新：嗯。

黃媽：睡吧，快睡吧！（一面拿出臉盆倒水，一面低聲，笑颼颼地）大少爺，你說她傻不傻？

新：（楞在門口）啊，誰？

黃媽：（快慰地）現在中意了吧？

新：（茫然）哪個？

黃媽：新娘子，大少奶奶啊！

新：（走回來，冷冷地）我沒有看。

黃媽：（倒好了水，指着笑）這個小傻子啊，你怎麼還不看？個個人都說你沒接錢家的梅表妹才真福氣呢！（回頭喊）大少奶奶，洗臉水打好了

喜娘：（由幔帷裏探出身來）勞駕您，黃奶奶，放在那兒吧。

黃媽：（拉着淑貞）走，四小姐。

【黃媽與淑貞由側門下。

新：（來回踱步）

都是我的仇人！

一個個都誇這新娘子好，

可（憤憤地）我爲甚麼要看，

爲甚麼要看！

她跟我有甚麼相干？

就一生，一生要守在我身邊？

天，見着陽光的

如今要攢到地洞裏躲，

我丟棄了一個神仙，

換來的命運，

至多不過是

和一個平凡的女子過。

不，我閉上眼，再也不看

我走，還是走，再也不回頭！

【他立刻回門走去，剛走了一兩步，喜娘和瑞珪從變帳中步出。

【瑞珪換了輕便的衣裳：一身天藍色的軟緞短襖和長裙，裙子下沿繡着黑白兩

色的花朵，紅緞鞋屏着金花。新嫁娘是圓圓臉，潔白緻帶紅暈的兩腮，高高鼻樑，

襯托着不大不小的一對眼皮的眼，厚厚的嘴唇十分敏感。她雖只有十七歲的年齡，却舉止十分端凝，端凝中又不免露出一點點孩提的稚氣。黑黑的眸子閃着慈媚的光彩，和藹而溫厚。一頭烏黑的髮，梳得光光地攏到後面，挽着一個低低的鬆鬆的髮髻，髻上插一隻珠花。她微蹙着眉，柔和的臉上浮泛一賦淡淡的愁怨。

喜娘：（和顏悅色）姑少爺，您還到哪兒去？不早啦！

新：（不覺停足）嗯，——嗯。

喜娘：您真該歇歇了，姑少爺，辛苦了一整天了。（瑞珏走到梳妝台前，側着身子，凝視着上面的燭光。）姑少爺，您，您也寬寬上衣吧？

新：（搖頭）

喜娘：（指着床邊的椅子）您不這兒靠靠？

新：（點頭，但是不動。）

喜娘：不要甚麼啦，您？

新：不要。（回身向左面長窗走去。他走到窗前，掀起窗幔掛在鈎上，推開了一扇窗子，背着手佇立凝神，望着窗外的景色。月光照着那一片藍白的梅花，湖光瀲灩，莊靜而淒靜。）

喜娘：（瞧了喜新一眼，走到瑞珏面前）二小姐，我，我走了。

珏：（低聲）不。

喜娘：（體貼地）餓了吧？

珏：（搖頭）

喜娘：喝口茶？

珏：（搖頭）

喜娘：那麼，我——

珏：（望望喜新，懇求地的神色）不，別走吧！

喜娘：（同情却像玩笑的口氣）小姐，你，你們也該睡了。（立刻轉身）

玳：（忽然拉着她的手，低聲，緊促地）別，別走，我——
喜娘：怎麼？

玳：（怯怯地）我怕！

喜娘：（低笑）怕甚麼？（安慰地）老太太不囑咐過？這不就是自己的家？

玳：（恐懼地四面望了一下）家？這兒？（閉上眼，把手帕放在眼角上）

喜娘：（低聲，警惕地）不要再哭了，人家忌諱！

玳：（手抵着唇，哀婉地抑止）我，我沒有。

喜娘：（勸慰）快別哭了，一會兒姑少爺看着不高興。（替玳擦淚）二小姐，你福氣呀，新姑爺人才好呢。

玳：（搖頭）這些人——可怕，（不覺露出孩子氣）我，我真想回去呀

喜娘：（撲嗤一聲）回去？（不覺回頭望望還在簷前佇立的覺新。）

玳：（淚又流下來）媽一個人在家裏可憐！

喜娘：別哭啦，二小姐，你今天是孩子，明天就是大人了。（嫵媚地）後天回門，不又看見老太太啦？老太太不是說了又說，叫你——

玳：（點首）慢慢壓下心中莫名的恐懼）我知道，知道，你走吧！

喜娘：（高興）啊，這就對了。（轉身向覺新走了兩步）姑少爺，睡吧，我

走了！（請了一個安，覺新點點頭，她又回到新娘子面前）二小姐，

這我可——

玳：（不禁又——）不，你還是別走。

喜娘：（埋怨裏含着憐惜）二小姐，你看你，哪有這樣的！（低聲哄着）你

看新娘爺性情才溫存呢，相貌才大方呢，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樑，

才像你呢！小姐！

玳：（聽了，忽然抬起頭，覷一下覺新的背影。）

喜娘：隔了一天，二小姐你還沒看見吧？

玳：（搖搖頭，又默默地望着喜燭。）

喜娘：（倒不相信了）真的？

玳：（天真地點點頭）

喜娘：（笑着）我的二小姐，那你就快看吧，我可要走了。

玳：（匆忙）劉四姐！

（黃媽由側門上。）

黃媽：（對喜娘）劉四姐，睡去吧。（意在言外，望着這對新人）再待一會

，天就要亮了，新娘子新郎還要到上房送茶請安呢。

喜娘：（笑笑）曉得了，黃奶奶。（對玳）這我可出去了，二小姐。

喜娘：（迫不得已，低聲）你，你就來。

喜娘：（笑着敷衍）嗯，就來的。（忙忙和黃媽檢拾一下睡前用的物事。

黃媽：（到燈前，對新，笑囑囑地）吹燈吧，大少爺？

新：（回身）

喜：（抬頭）

（都有些慌張，低聲）不。

【狂立刻又低下頭，新復望窗外。

黃媽：好，就不吹燈。（到新面前，善意叮嚀，低聲）大少爺，懂事點，別

再出去了。太太直怕你真出來睡，還在院子外面守着呢。

新：（望望她，苦惱地，低聲）哦，我不會的，你請她老人家睡吧。

黃媽：（到門口，回頭）我關門啦？

新：（不願）嗯。

黃媽：（四面望一下）候？

喜娘：找甚麼？

黃媽：四少爺不在這兒？

新：不在這兒。

黃媽：（吩咐地）這下我們可走啦，（對新）關門罷。（又望望狂）真是，

可該睡了一（對喜）走吧。

【黃媽與劉四姐由正門走出。

狂：（抬頭又想再叫劉四姐，剛叫出一聲，立刻覺到新也回頭，於是變

成一聲輕微的咳嗽，又低下眉。）

新：（望望狂，又轉過身長嘆）唉！（走近窗前較遠的一頭，把另一扇窗扇

又打開，屋子裏漸漸浸進深夜的寒氣。外面社鷓在湖濱單獨而寂寞地

低低啼了一兩聲，又消歇了。）

靈：（緩緩地抬起頭，漆黑的眸子怯怯地向四面覷視，閃露出期待撫慰的神色。一種孤單單的感覺襲進她的心裏，使這離開了家的少女，初次感覺複雜到不可言狀的情懷。她低聲嘆了一口氣，一時眼前的恐懼，希望，悲哀，喜悅，慌亂，都紛雜地匯湧在心底，終於變成了語言，低低地訴說出來。

（門）她的聲音親切溫婉，十分動聽，如潮邊一隻小鳥突在夜半醒來，先還凄迷地緩緩低轉，逐漸暢快而悲痛地哀歌起來。

「好靜哪。」

「哭了多少天，可憐的媽，」

「把你的孩子送到」

「這麼一個陌生的地方，」

說這就是女兒的家。

這些人，女兒都不認識啊。

一盤的酒肉，

儘說些難入耳的話。

媽說那一個，人好。

他就在眼前了，媽！

媽要女兒愛，順從，

吃苦，受難，

永遠爲着他。

我知道，我也肯，

可我也要，看，

值得不值得？

女兒不是

綢辛辛苦苦

養到大？

綢說過，

做女人慘，

要生兒育女，

受盡千辛萬苦，

多少磨難，

才到了老。

是啊，女兒懂，

女兒能甘心，

只要他真，真是好！

女兒會交給他

整個的人，

一點也不留下。

哦，這真像押着寶啊，

不知他是美，是醜，

是澆薄，是濃厚；

也不管日後是苦，是甜，

是快樂，是辛酸，

就再也不許悔改，

就從今天，

這一晚！

新：（緩緩搖首）

唉！——

梅呀，爲甚麼這個人不是你？

登：（翹盼）

他——他想些甚麼？

這樣一聲長嘆！

天多冷，靠着窗

還望些甚麼哪？

飯已過了大半！

新：（同情地）

這個人也，也可憐，

剛進了門

就嚐着了冷淡！

就是對一個路人，

都不該這樣，

我該回頭看看她？

哪怕是敷衍。

可就在這間屋，

這間屋，我哪忍？

我不願回頭，

爲着你，梅，

我情願一生

蒙上我的眼！

（期盼地）

他怎麼還不轉過頭來？

甚麼事啊

引他想得這樣深？

這神情，彷彿

在哪裏見過。

像漁船進了

避風的港，

我的心忽然

這樣寧靜。

一個人能這樣

深沉地嘆息，

我懂，應該有些性情！

新：（猶豫）

「可我就是該回過頭去吧？」

莊：（納悶）

他在念着誰？

不說一句話。

新：（又轉過去）

不，我情願再望望月色，

這湖面上的霧，

霧裏的花。

莊：（猜測着）

他像要來怎麼又不來？

別，別他也是像我

一樣地怕吧？

「夜風吹動窗帷。」

碧：（抖顫）

啊！好冷！

這一陣風！

（碧）轉過身拉掩窗帷。

狂：（臉上不覺顯出欣喜的希望）

啊他——

新：（又回頭靠着窗檻。）

狂：（失望）

他又轉過頭去啦！

新：唉！

狂：（無望）

又一聲長嘆！

他像忘記了

背後還有個人。

「忽然驚恐地

啊，難道他

牠已經厭惡了我？

天！（急促）這屋裏好冷！

我要喊哪！

媽！我說過，

我不願意嫁，

（門裏痛地

接我回去！

女兒想回家！

新：（又打了一個寒噤，緩緩閉上一扇窗，回轉身，玆立刻低下頭。他冷冷

地端相着她。）

怎麼她還在那兒不動，

像一尊泥塑的菩薩。

這是甚麼孽！

要我一生

陪着這個人，

眉都不會縐一縐，

一塊會喘氣的石頭！

玆：（側過臉，含羞，緊張地）

他在看着我，

我心又在跳，

他是甚麼樣子？

彷彿那麼兇地盯着我，

我好怕呀！

哦，我只要抬一抬頭，

抬一抬頭！

天！爲甚麼頭像千斤重啊！

新：（踱到火盆旁）

她在想些甚麼？

一個紙糊的美人！

等誰？

要等到天亮？

我不，決不和這個女孩
睡在一房。

隨她！

任憑她坐，她睡，

她哭，她悶，

我知道她不是我的人。

【夜半湖邊上傳來杜鵑的歡叫，非常清脆的聲音，跳動着生命的活潑。

莊：（輕微地）
……

新：（諦聽）
……

這是甚麼鳥在唱？

莊：（迎着杜鵑的歌聲，才抬頭，正望着新的側面，半晌，欣喜地）

媽，真地，您沒有騙我。

他是個人！

丑：（女兒清唱）

（女）遠處杜鵑聲更清快地傳入耳鼓。

癡了這相貌，

彷彿在夢中見過，

像曾經在畫裏。

（在春天）（低首尋思）

新：（閃出一絲笑容）

啊，這是杜鵑，

耐不住寂寞，

歌唱在春天的夜晚。

（迎着杜鵑的翻唱，新向窗前走，在不覺也抬頭諦聽。）

班：（含着天真的喜悅）

啊，甚麼鳥，

叫得這樣好？

怎麼一會兒

我的心好暖！

【一面聽，一面徐徐立起。遠遠一兩聲木鈴傳來，不禁又緩緩地低下頭。

半夜裏唱，

好自由！

不像我，

爲着誰？

苦苦地守候！

（長嘆）唉！

新：（回頭）

誰在嘆？

【二人目光相遇，剎那間楞住。又各自低頭轉身。

是她？

【驚愕地

那紙糊的美人？

可她的眼睛分明

放着光，

這是誰呀？

這眼神！

哦！不，我是在做夢，

我當是我的梅，

借着她，

對我說話。

班：（回望着他，焦灼而憐憫地）

好好地，爲甚麼

又繃起眉頭？

這個人像永遠過着秋天，

可憐，心裏不知藏滿

多少憂愁！

新：唉！（坐下）

班：（關懷地）

啊，他又在嘆氣！

【忽然

是不是我來先叫他睡？

【搖頭】

不，新娘子冒失了，

日後就會追悔。

新：（擺弄火盆）

唉，梅，我怎麼還不見你的信？

知道麼？我現在牢裏受罪。

狂：（偷偷望望他，無限的憐惜）

多少心思啊，壓着眉頭！

他也累了，我看得出，

這一天的跪拜夠他的受！

真該歇歇了，

讓我去叫他吧，（走了兩步）或者
他比我還不好開口。

新：（不安地）

這個人是怎麼？

她彷彿要到我身邊，

像是要說話，又在走。

珏：（欲行又止）

不，女兒家總該矜持。

可，怪，爲甚麼一見面

就覺着這樣投緣？

新：（轉頭，厭惡地）

我不愛，我恨！

是她趕走了我的梅。

好急人哪，這死沉沉的，

真地這樣默默地苦到老？

珏：（躊躇）

去！說！爲甚麼我的腿總是不肯？

哼，怕甚麼，他要明白的，

就知道我不是沒有分寸，

不然就隨他想，我

不是放蕩啊，反正！

新：（感到）

天，快來個人吧！

我真忍不住這靜！

狂：去吧，（鼓起勇氣）

我就去，去叫他。

【走近他旁邊。

新：（驚抬頭）

狂：（想要張口）

【忽然床下砰嘯一聲，有了響動。

狂：（驚）啊！（回頭）

新：（噓出一口氣）

謝謝天！

受難的有了救星！

【立起

【床下有貓，似乎被一件重物壓着，尖尖地大叫一聲。

新：誰？

旺：（自然地）

爲甚麼不早？

又來了人！

又來了人！

新：（到床邊）

誰呀？出來？

【由床下爬出一個穿袍子馬褂，却滿臉泥污約有十三四歲的孩子，手裏抱着一個碩大的貓，十分狼狽地立起來。

新：（才看出）四弟。

英：（氣極，對貓）死貓，死貓，叫你別叫，你偏叫！

新：（詫異）你怎麼進來的？

覺英：（頑皮地）我從幔子（指床頭幔子）背後小窗戶爬進來的。（掃興地）可憐

死我了！（指他們）你們真成！這半天，一點動靜都沒有。

新：誰叫你跑到床底下藏着？

英：陳姨太！（狡猾地）她說在床下面就聽得見天上的牛郎織女打墜墜。

新：（微嘆）天上的牛郎織女是見不着面的！

房外黃嬌的聲音：四少爺，你在哪兒呢？三老爺找你呢！

房外克明的聲音：覺英！覺英哪！

新：（對英）你聽，三爺！

英：（同時，面無人色）我爹！（手足失措）怎麼辦？怎麼辦？

新：（笑着）快去吧，走邊上的門！（指通裏院的門）

【英立刻跑到門口，忽然「哎呀」一聲又跑回來。

新：怎麼？

英：有人，還有人！（急慌慌對床下低促地喊）你，你怎麼還不出來呀？

床下的聲音：（緩悠悠地）能出來啦？

英：嗯！（手向床下亂摸）快出來吧！

【果然由床下蠕蠕爬出一個穿絳紫色袍子，戴着紅疙疸瓜皮帽的小孩，年約八九歲，手裏還提着一雙有帶子的鞋。

新：（吃了一驚）五弟，你也在這兒？

黃媽的聲音：（同時）四少爺，你倒是藏在哪兒啦？你再不出來，三老爺要拿

皮鞭子打你呢！

克明的聲音：（嚴厲地）起來！

英：（屏氣靜聽，一聽見父親又喊，立刻）精了！快跑！（狠命地一把拉起五弟就跑。）

五：（被拖走了兩步，窘迫地舉着那雙鞋，不肯再走）鞋！鞋！沒穿鞋！

新：(連忙把五弟手中拿過鞋，慌忙地蹲下爲他穿。)

英：(同時暴燥)你看你！你看你！

五弟：(暴燥，回頭解鞋)光光脚，再換打，再打！

喜蘭的聲音：(彷彿更近)別打！

英：你看！你看！(急燥)快！快！快穿！

王氏的聲音：(突驚地)老五，老五啊！

五：(也恐慌)啊呀，我媽也來了！(突低頭對新)快，快，大哥！快！(新急

着急心穿)不對，五弟的脚更急得亂蹬。)大哥，不對，不對！還不對！

不對！

旺：(一旁看着，一直想動手幫忙，此刻忍不住走上前)穿反啦！

新：(抬頭望了她一下，笑着)哦！(又低頭爲五弟穿鞋。)

五：(連叫)不對，不對！

英：（插嘴）大哥，你不會穿，還是讓，（指玃）讓她來吧！

新：（無可奈何地笑了笑，立起，羞澀澀地）好，你，你來吧！

【玃微笑着立刻蹲下爲五弟穿鞋。新如釋重負地立起來。】

王氏的聲音：老五啊！老五啊！

五：（要應聲）

英：（立刻堵住他的嘴）別答應，老五！別答應。

王氏的聲音：老五啊！老五！

英：（放下手，對五弟，警告地）別！別！

玃：（立起）好了。

英：（拉着五弟蹣跚手蹣跚脚，神氣活潑地）我們偷偷回去！

【兩個孩子連忙蹣跚足走到門口。】

五：（忽然想起）哎呀，不成，四哥，床底下還有。

新：（出乎意外）還有？

五：（沒有辦法）六弟！

【兩個孩子又忙回床前。

英：（對床下）出來，快出來。

新：（望望班，頗爲不安，轉對床下）出來吧，六弟！

五：（不得已）他壓着了！

新：（有些着急）你們這兩個孩子！他會凍着的！

【新立刻到床前蹲下，班上前撩起床帷，新彎下腰伸手向裏面摸。此時五弟已

爬進去，魯英也跪下去，正——

黃媽的聲音：四少爺！四少爺！

王氏的聲音：老五，你這麼晚把老六帶到哪兒去了？你這個死東西！

五：（由床下伸出頭，對英）都是你！都是你！

【兩個孩子生拉活扯地從床下拖出一個更小的孩子。只有六七歲，衣服髒腫，穿得像圓球，臉腫得紅噴噴的，還沒有睜開眼睛，竊立起來。

莫：（沒聲沒重地）起來！快起來！

狂：別拉他，別這樣拉他！（連忙蹲下去扶起，輕輕拍着還在揉着眼睛的孩
子，衷心的喜悅，溫和地撫愛着）醒了！醒了！呃——（不覺望望新）

新：（在一旁望着狂，逐漸發覺她的可愛，連忙答應）六弟，六弟。

狂：（溫厚可親地）醒醒，醒醒，媽媽叫呢！

屋外克明的聲音：（怒咳）覺莫！覺莫！不學好的東西！你滾到哪兒去了？

莫：（對那最小的孩子狠命一送）你還不快走！（拉起六弟就跑）

六弟：（沒聲沒重，十分委屈，哇地一聲哭出來）媽啊！

莫：（頓足）小鬼！叫你不來，你偏要來！

五：（助威）下次園房再也不帶你。

英……(低聲懇求)不罵他！不罵他！(對六弟，天真地，小大人一般，溫存地)
就好了，不哭了！

【黃媽忽然推開正中的門進來，三個小孩吃一大驚。

黃……(笑着指他們)啊！我猜你們就是到這兒搗亂來了。(走向覺世)

英……(恨恨地)討厭！壞鬼！

黃……(指着那抽咽着的孩子，笑着罵)哎，六少爺啊！(拉着他，回首對覺英，狠得牙癢癢地)快走吧！快去挨打去吧！(笑着抱歉)哪有這麼晚還來鬧房的！(指點那最小的孩子的頭額)你呀，也會找地方哭！(忽然轉對英)真是哭得好，哭得妙，生個娃娃成年地笑！都好都好！風調雨順的，越哭越發！

【黃媽趕着孩子們嚶嚶切切地走出側門。

【半响。

新：（彷彿抱歉地）我們家的孩子真多！

班：（出她的意外，楞了一下，誠摯地）我，我喜歡！

「湖邊的杜鵑一聲聲甜快的低唱。

班：（低聲怯怯地）天快亮了吧？

新：（很溫和地）嗯，還早吧？第一遍鷄還沒有叫呢。

「杜鵑聲。

班：（望新，諦聽）這是甚麼叫？

新：（漸漸覺她可親）杜鵑。這外面是一片湖。

班：（欣悅）一片湖？（不覺走到窗前，杜鵑聲。）今年杜鵑叫得這樣早。

新：（望著她的背影）嗯，湖邊上有梅花。

班：（挨了窗檻向外望，天真地）好多的梅花啊，像一大片雪。

新：（也跟過去）嗯。（忽然）你，你喜歡梅麼？

玃：（感到一陣強烈的快樂，聲音幾乎是抖抖地）我喜歡。（羞怯地回過頭望着床）那床上不是？

新：（立刻走到床前，向帳簾睇了一刻，回頭）你纔的？

玃：（低頭、瞞瞞地）嗯。

新：（不由得低聲稱讚）好。（望望窗戶遲疑一下，忽然去把妝台上油燈吹熄，像是徵問她的贊許）吹了燈？

「燈熄了，窗外月光如水，瀉進屋內。屋裏只有桌上龍鳳燭的低弱的光，照着

一角。

玃：（沒有驚訝，自然而寧貼地）嗯，吹了燈好看月亮。

新：（十分快慰，彷彿遇見一個故友，而又不敢冒認，那樣欣欣然，澀澀然地，微微點頭，望着她。然後走到窗前，把整個一排長窗窗幔完全拉開。窗幔是新方才就開關了的，此刻在一片迷離的月光下，湖波山影，和

遠遠雪似的梅花像夢一般地從敞開的窗裏湧現在眼前。

〔月明如畫，杜鵑輕快響亮地在洞窟時而單獨，時而成雙，又時而一先一後地
甜唱。〕

〔半晌。二人不語。〕

莊：（望着窗外這仙境一般的夜色，顫抖地）啊！

新：（感嘆）春天了！

莊：（不覺接下）像夢！

新：（咳了一聲）

莊：（低聲，溫和而自然地）冷了吧？

新：（微笑）不。

莊：（忽然低低哭起來）

新：怎麼？

狂：我——怕！

「遠遠有一個小女孩哀哀地哭泣聲。」

狂：（抬頭）有人在哭啊！

新：（諦聽）大概是四妹淑貞，五嬸又給她裹腳呢。

「正中的門有人輕輕地敲。」

覺民的聲音：（低聲）大哥！大哥！

新：（走向門）二弟？（立刻打開）

「覺民由正中的門走進。」

民：（低聲）琴妹從梅表姐那裏回來了。

新：怎麼樣？

民：（點頭）好，不過——

新：（等不及）怎麼？

民：（慢慢拿出他的信）這是你給她的信。

新：（魂出了殼）甚麼，她？

民：（安慰地）沒有，她好好的。不過她母親已經帶她下了鄉。（遞出那信

）

新：（徐徐接下）下了鄉？

民：嗯，走了。

新：（低頭望着手中的信微嘆，緩緩地）走了——也好！（淚流下來。）

【民悄悄由正中門下。狂慢慢轉過頭來，望着新，微笑的面頰上閃着瑩瑩的

淚光。

（幕徐落）

書院
會誌雜誌樂可
日期

第一幕

第一景

離第一幕有兩年半的光景，夏夜，在高家一個小庭院裏。

月色溶溶，照着這小小的院落，幽閒而靜謐。院左影竹翳鬱，竹影零亂地掩映在正房的紗窗下。房前是寬暢的走廊，隱地尺許，廊上兩根黑漆圓柱在磨礪的廊道上拖着兩道長而漸細的影子。廊正中屋簷下掛着一盞紅牛角燈，暗暗的紅光投射在兩正屋中間一條昏黑的寬甬道上。這甬道代替了一般正房的堂屋，深長得如同隧洞。甬道的盡頭即是湖濱，遠遠望得見夜霧籠罩着的湖水。月黑時湖水愈被明亮，像一片熠熠發光的黑緞。甬道兩旁的正屋，右面住着覺慧，左面住着覺民。各有一門通甬道，靠走廊上都開着一面軒敞的立窗。一屋寂靜，沒有燈影，主人都出去了。廊前是石階，和鋪砌成花紋的石子路，引入院中的細草坪上。院中靠左疎疎落落矗着石桌石凳，更左是一片陰密的竹林，竹林後彷彿隱約着一座老舊的亭榭。院中右有一棵修剪得矮矮的棕桐樹，樹前有一條長藤椅和矮凳。更右橫一道垣牆，爬滿綠蔭蔭的

長春藤。牆正中開一個小月門，通覺新住的小院。牆外有一株高大古老的楊柳，細長的枝條從外垂進來，在右面屋檐前搖曳着。走廊右端是正房的牆基，有一小門。由門下石階可以沿着右垣牆與正房牆的夾道向屋後走，通着其他的院落。

時當盛暑，十點鐘了，仍未退涼，幾乎還和午熱一樣的悶燥。四處是虫聲。沒有一絲風，只有陰密的竹林裏才透出一點點微涼。

院外不斷有低低的水魚聲，時爾夾雜一兩聲清激的銅鑼。

開幕後證了一刻，覺新跟隨三老爺克明由走廊小門走進來。克明穿着一套淡青的官紗衫褲，換了一付玳瑁邊的眼鏡，鬚髭略微改了樣式，神態依然哥牙自得。攜着一把橢圓形的官扇，手持一份「黎明週報」。覺新穿白夏布長衫，面容略形削瘦，神色憂鬱，時常微微地悶咳，克明踱到右面窗前。

珊：（向窗內喊）覺慧！覺慧！

類：三弟！

明：（又走到左面窗前，新隨後，明用扇輕輕叩着窗櫺）覺民，覺民哪！

新：（低低地）二弟！二弟！

明：（望望覺新）不在，都不在！（走到廊中，望着月光，噓出一口長氣）

這兩個孩子又不知跑到哪兒去了！（搖着扇子，下了走廊，走向石桌前放下報章，拿出手帕擦額前的汗。）

新：（隨着克明走入院內，立在月光中，委婉地）這麼晚他們不會到哪裏去的。

明：（嚴厲地）明軒，你不可一味這樣的袒護他們。「長兄若父」，你們父親故去將近三年，我但看你在放縱，就沒有看見你管束過他們。

新：（強笑着）也，也是因為弟弟們有時也有他們的道理。

明：（輕視地）有什麼道理？專做些危險，可怕，不安分的事！上次爲着演戲鬧事，這已經離奇，現在又辦什麼，什麼，（拿起報章對月光望一望）

「彙明週報」。這些督軍省長我們小百姓平時即頭數衍還來不及，他們這些學生動不動就請願，寫文章，開口亂說話，這真太不知死活了。

三弟：（依順地）三弟，您放心，我一會兒就說他們。

二弟：（大不謂然）說他們？你應該痛罵，告誡！嚴加告誡！剛才我跟你說過老三的一句非常非常胡塗的話，（指着）就在這個報裏面，是——（用力回想）是甚麼？一句（冷笑）白話文？

三弟：「口是爲着說話的。」

二弟：（侃侃然）那就放屁！你告訴覺慧，口是爲着吃飯的。「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老三這孩子我最不放心，說不聽，打不聽，早晚必闖大禍。闖下了禍，禍及全家，看你這個做長兄的如何得了！

三弟：（婉兒由走廊小門走進來。她較以前更出落得俊秀，依然是忠厚可喜，並且是很懂事的样子。舉止說話雖然不羈偶然仍有點孩子氣，然而也沉穩多了。她察着白

應子小藍花褲，淺藍夏布短褂，背後垂一條稍長的髮辮。

婉：（對明）三老爺，老太爺叫您。

明：曉得了。

婉：大少爺！——

明：明軒！（把週報遞給覺新）這張黎明週報交給你，由你負責對老三告誡

。 （回身向走廊小門走。）

婉：（連忙）三老爺，老太爺跟客人到湖心亭去了。

明：（望望婉，又轉身向正中甬道走，走了兩步，又對新）哦，少奶奶究竟

年紀太青，還是孩子氣重，一個做長嫂的，——（忽然變做一種非常不

滿而又不願再說的神氣）唉，怎麼可以想起來出去看甚麼文明戲呢？好

了，你總應該知道如何對她講。（對婉，不經意地）在湖心亭？（不等

回答即由甬道下。）

新：（低頭看一手手中的報章，噓出一口氣，向左面月門走。）

【木魚聲漸歇。

鏡：（望望新，同情地）大少爺，五太太說請您現在過去打牌。

新：（煩厭得——）又找我？（無可奈何地）不是姑太太在打麼？

鏡：姑太太家裏來了客人，要走，五太太請您去接她的手。

新：（綳着眉，向走廊小門走去，後隨婉兒，但未到一半路，忽然聽見境外傳入小兒的啼聲，不覺笑着轉對婉兒，躊躇地）好，你先去，我就來。

（向小月門走。）

鏡：（追上前，急促地）大少爺！

新：（停住）甚麼？

鏡：（走近新，輕輕地）馮老太爺又來了。

新：哦。

繞：（戒懼地）我怕又是爲鴉鳳來的。

新：（憐憫地）鳴鳳早知道麼？

繞：她知道一點。

新：（關心地）她怎麼樣？

繞：她大了，不是個小孩子了。

新：（不大明白）怎麼？

繞：（暗示地）她不言不語，倒像心裏挺有打算的樣子。（忽然懇切地）大

少爺，您千萬救救她吧。她性子烈，脾氣彊（讀若「絳」）得很，逼緊

了，說不定會出事的。

新：我明天去跟太太講，不過就怕馮老太爺說並不是要她當姨太太——

繞：（忍不住插話）可那還不是——（望見瑞珪由垣牆小月門進來）少奶奶！

【瑞珪破前兩年略瘦，眼睛水汪汪的，發微合著別人看不出的憂愁，望着覺新

總是那樣誠懇地期待着什麼似的，臉上依然是一團天真而和氣的笑容。她穿着淡青洋紗上身和長襪，白鞋，髮髻戴一朵白絨綠花，一身素淨，正爲着公公戴孝。她小指上擱着一把細色蕉扇，左臂夾着一本洋裝書，一手持着蚊香盒，一手端着一碗綠豆湯，茶壺上斜放擇好的涼手巾，看着手裏的碗，怕撒出來，一步一步就心地走進來。

璣：（笑着斜轉身，眼看書要從臂裏滑落，忙對新）明軒，快點！書！

新：（微笑，埋怨地）你看你！（立刻拿下書，婉兒也笑着想上前幫忙——）

璣：（對新噤嘴，指手上的東西，欣悅地）手巾！（新忙爲拿起，茶碗又盪在一邊要溜，璣情急，低低嚷着）綠豆湯！（婉兒連忙上前取下茶杯。）

新：（把書與手巾放在籐椅上，搖頭對璣笑着）你呀！

婉：（也笑嘻嘻地將茶碗放在籐椅扶手上）我可要走了，大少爺，一會兒去呀。（由走廊小門下。）

玳：（心不在焉地）哪去呀？（轉過身，把茶碗蚊香盒放在石桌上，對新，天真地）我知道你準在這兒！（一面走向藤椅邊取起手巾把，放下扇子。）

新：你怎麼出來了？

玳：（散開手巾，給新）屋裏熱。（揚頭誠摯地望着他的臉。）

新：（一面擦臉，一面關切地）海兒睡着了麼？

玳：（點頭）嗯，剛剛把他哄着了。（接下新的手巾）剛才他還直叫你找你呢。

新：（立刻向小月門走，忽然停了腳，回頭笑着）你說我去不去？

玳：（親切地）幹甚麼？

新：着海兒。欣喜而又有些忸怩地）我想去，我又怕把他親醒了。

玳：（一直母親似的不忍拂他的意，溫柔地）不要緊的，去吧！親醒了，我

再哄他。

新：（幾乎是孩子一樣地頑皮而純摯的神情）他哭了呢？

班：（睜大了「赫人」的眼睛，笑着說）哭了我就打他的小手心！（誠摯地

）不會哭的！他斷了奶這半年，不大好哭了。

新：不。等一會，等他睡得再熟一點我再看。你把蚊帳給他掖好了麼？

班：掖好了。

新：（忍不住）他，他現在甚麼樣子？

班：（笑着新）他？（新連忙點頭）頭髮亂稀稀的，臉上笑瞇瞇的，身上

汗幾幾的，——（笑出來）怪！你爲甚麼不自己進屋去看呢？

新：（走了一步，又轉過身來，溫良地對班笑着）不，還是不。說不出來

的那樣輕微的（一種不好意思）我一去就要親他，親了他就要抱他，抱離

了他，又不聽我放下；海兒會熱出一身的汗子的。

狂：（天真地笑）你爲甚麼這樣不好意思啊！

新：（面上浮起快活，激動地）有了孩子，真像前後左右都有了希望似的。

（忽然緊緊握着瑞珏的手，滿眼感激的目光，低聲）瑞珏！

狂：（仰起頭，誠摯地）明軒！（又低下頭，轉身端起茶碗）你喝點綠豆湯

吧？

新：（接下喝了一口，坐在藤椅上。）

狂：（順手拿起扇子，輕輕爲他揮搖，低低地）熱不熱？

新：有一點。（拍一下打在自己的小腿上。）

狂：（放下扇子，把放在石桌上的蚊香盒拿過來，放在新的腳下。）

新：甚麼？

狂：蚊香。你的香拿來了，我給你拿燈去吧？

新：現在不想看，你也涼快一會兒吧。

班：（憐惜地）明軒，你累了！辦了一天的公，坐累了吧？這麼熱的天。

新：（慢慢苦惱又爬上眉頭）累倒不。

班：（笑着誇誦）就是——

【遠遠又是木魚聲，銅磬聲。

班：（聆聽）這是誰在唸經？

班：陳姨太。

新：（驚覺地）大後天又是父親的陰壽了，父親生前喜歡吃的菜你記得

吧？

班：（點頭）記得。

新：今年早一點預備吧。省得陳姨太在爺爺面前挑剔。

班：（低下頭）嗯。

新：（勉強地笑着）你知道麼？前一次三弟邀我帶你出去看他們演戲的事不

知誰告訴三爸了。

王：（抬頭望望）哦！

新：（幽默的樣子）三爸剛才又大大告誡了我，我們一頓。

王：（不覺握着覺新的手，同情地）明軒！

新：他說爺爺不久也會曉得的。

王：（焦切地）爺爺不會又罵你吧？

新：那倒——

王：（憐恨得要流下淚，安慰着）不要氣，明軒。都怪我，都怪我，那天要

是我說去，就不會去的。——（忽然立起，誠懇地）讓我現在到爺爺

面前認錯去好不好？

新：（拉住她）不，你別去，去了，陳姨太更要說俏皮話了。（困難地）她

現在不大高興你。

珏：（莫明其妙）怎麼？

新：因為，（頓了一下）現在爺爺有時不舒服，總喜歡你在旁邊伺候，她就

誇你會在爺爺面前獻慰。

珏：（不知若何是好，迷惘地）我不該麼？（緩緩地）孝順爺爺？

新：（沉靜地點點頭）該，當然應該。

珏：（臉上立刻浮出歡喜肯定的笑容）該，我們就不管這些。

新：（被她的勇敢所鼓勵）對，不管。

珏：（望着他，笑起來）明軒，你現在真高興嗎？

新：（點頭）高興。

珏：（天真地）真高興？（新還未答，她又搖頭，微笑望着新）我說你是假

的！

新：我？

珏：（微微蹙眉，望着前面）嗯，你總是繃着眉頭，像想什麼心思的樣子。

（忽又轉頭望着新，企慕地）明軒，我老覺得你有許多許多話都沒對我說！

新：（嘆一口氣）珏，話有甚麼用呀！

珏：（懇切地）你爲甚麼不把我當做你的朋友呢？我知道你心裏頭是非常不快活的！

新：（突然改了語氣，提起精神笑着）珏，你現在還教鳴鳳麼？

珏：（立刻接下新的語氣，又活潑地）教。（讚美地）她真聰明，真懂事！

你知道麼？她還會誦佛經呢。這麼一點大的孩子！

新：那是死了的大妹教給她的。（嗟嘆地）都太早熟了。

〔遠處木魚聲漸低漸緩，隨後一聲清脆的磬，驟入空間消逝。〕

珏：嗯，鳴鳳不像我剛來的時候那麼活潑了。

新：（沉思地）我也常看見她站在湖邊上望着遠花發楞。

班：聽，是怪，她有一次跟我談起捨身愛人的道理，講得才透澈呢！（無意地）客人講，她有點像姑表姐小時候那麼聰明。

新：（吃了一驚）誰說的？

「她兒由走廊小門上。」

班：（坦白地）五嬸。

新：大少爺，您還沒去呀？姑太太都等急了，客人在姑太太家裏派人催過好幾道了。

新：（笑着）甚麼客人，這樣不客氣？

婉：聽說……，錢——

班：（有些不好意思）錢大姨媽？

婉：（點頭）對啦。

新：（驚愕）真的？

玳：（欣喜地）那麼梅表妹一定也跟着來了？

新：（一半自語）她——她們忽然進省來幹甚麼？

玳：（關切地）明軒，走，我們就去問問去。

【甬道外，遠遠飄來的聲音：「四妹！四妹！」】

玳：（與地）聽了兩年的梅表妹，這回可要見着了。走吧明軒！（新似乎在發呆。）

【遠遠淑貞喊着：「三哥！三哥！」】

婉：說不定梅小姐的姑老爺也一塊兒來了。

玳：明軒。

新：（托着）大概是三弟從湖邊上來了，我還要跟他——

玳：（溫和地催促）姑媽不還在等着你嗎？

婉：大少爺快去吧，大家都在等着呢。

珩：（委婉地）待一會兒再找三弟說話，好不好？

新：（點頭）也好。

【覺新，瑞珩，和婉兒由走廊小門下。

覺慧的聲音：（漸呼漸近）淑貞，淑貞，你還不快來？

【移時，覺慧由甬道進。他現在較前兩年又高大多了，週身的力量，神采奕奕，邁着大步，輕快地踱進來。他穿淡灰色的學生制服褲，白襯衫，寬大舒適，一手拿着魚竿，一手提着魚籠，走到廊正中立住，對着月光，迎着吹來的快意的風。

慧：（扔下釣竿，插腰跨步，一手提起胸前的衣服，暢適地）嗚，好痛快的

風！（回頭）嗚鳳！你還不快來，嗚鳳！

嗚鳳聲：（低低地）嗚——

【嗚鳳由甬道走進。她比以前削瘦得多，面色蒼白，眉目間神情異常冷漠沉靜

美且聰慧的大眼睛早已消失了活潑煥發的光彩，貯滿了憂愁。從她的目光中能裏，看得出她對人對事的明瞭，與對自己的意見的肯定。她是顯得十分成熟了。她穿著潔白細洋布衫褲，長長的髮辮纏着淡黃頭繩。手裏拿着剛由湖裏採來的半開的素心蓮，還水淋淋地閃着澄澄的水珠。

慧：（拉過鳴鳳，吹着過堂風）好不好，風？

鳳：（立在月光下，望着慧微笑）好。

淑貞聲：鳴鳳，優點走，你在哪兒啦！

鳳：（很自然地和慧分開）這兒呢，四小姐！

淑貞聲：好黑呀。

慧：（對甬道）四妹，你走過那段黑路就好啦。

淑貞聲：（怯懦地）鳴鳳，你扶我一把吧！（鳳要去）

慧：（攔住她，低聲）鳴鳳，別扶她，讓她自己走。

淑貞聲：（懇求地）三哥！

慧：（鼓勵地）三哥說，你自己走，你要學習自己走黑路。

淑貞聲：（顫顫地）我怕！

鳳：（憐惜地）我去吧？

慧：（拉住她，低聲）先別去。

淑貞聲：（更怯怯地）我真怕！

鳳：（低聲）不，我去接她！

慧：（按住鳳的手，故做未聽見）啊？

淑貞聲：（恐懼地）我實在怕！

慧：（放開鳳的手，示意讓她去接淑貞，口裏仍大喊）怕也得自己走。

【鳴鳳放下蓮花，走進了甬道。

淑貞聲：三哥！

慧：（故做粗聲粗氣地）三哥在睡覺呢！

淑貞聲：（忽然大喊）三哥！——

【慧也嚇了一跳，立刻向甬道走。忽然由黑暗裏傳出笑聲——

另一個女孩子的聲音：甚麼三哥，甚麼猴兒三哥？不要叫他。

【琴小姐領着淑貞由甬道走出，鳴鳳在一邊扶着，手裏又舉着兩三朵蓮花。

琴較在第一幕時更豐滿些，落落大方，穿上身女學生裝，上身白洋布短衫，下面黑綢裙，短短的兩個小辮拖在背後。淑貞和昔日迥異，面龐依然保持小女孩兒的豐潤，却完全失去前兩年的活潑，態度文靜，行動困難，脚裹得很小了，穿着小綠花衫

褲。

慧：（急切地）四妹怎麼啦？

鳳：四小姐叫石頭拌倒了。

琴：（安慰地）四表妹，不要緊吧！

真：（揮揮身上的土，怯怯地）不要緊的。

（湯臣放下手，又拿起方才掉下的蓮花，微笑着走進甬道，開了右邊覺慧的房

門敲人。

慧：（笑着）我就氣你這一點。沒有人扶就會跌跤，一個人——

琴：（揉着淑真的小手）你還說呢，方才四表妹都急得要哭了。

慧：（近淑真，誠摯地）真對不起，四妹，你——

真：（誠心誠意）不，不要緊的。只要三哥以後不用下我就成了。

【右面窗中透露出燈影。

慧：（有意義地）可你以後得跟我走啊。

真：（猶豫地）跟，跟三哥走。

慧：（故意揶揄）跟我走，你還聽五姨的話要裹腳？

琴：（警告）三表弟，你怎麼又提起這個啦？

翠：（一半嚴肅，一半調侃）你不知道我多氣！從大哥結婚那天起，五嫂就硬把（指着）她關在屋裏半年！我跟五嫂鬧，跟五爸吵，（笑着）她在屋裏一聲不哼，彷彿天下太平，這不是她的等。好，等半年，我們四小姐斯斯文文地出來了，就成了這個要命的閨秀相！（說得翠和淑貞都笑起來）你說我氣不氣？

貞：（委屈地）誰說我不想哼，可後來媽不許我哼；——

翠：那你就哼，你就不——

翠：（調笑地）三表弟，這不是開會，你又在佈道了。

翠：（爽快）我知道的不多，現在我還沒有遺可佈，不過我就恨眼小，怕東怕西，畏首畏尾，不肯自己走一條明白路的人。

「在意的話還未說完的時候，翠兒諷諷地由甬道走過，他看見翠兒正微昂地說着，和翠兒望一眼，便微笑地倚着圓柱靜聽。他換了一付當時算是很時髦的眼鏡，

穿皮瘦腿的制服下身，上衣拿在手裏，襯衫的袖子捲起來，露出苗壯的臂膀，顯得十分的魁偉。神色依然那樣純厚可喜，有時甚至於有些羞澀。

琴：（辯護地）四表妹還小呢。

慧：琴表姐！（瞥了覺民一眼）如果有一天，我要發現你也是胆小的，明明看着一條大路在眼前，而沒有勇氣去走，那我就無理你們，（笑着）不理你，也不理他！

民：（靜靜地笑）怎麼把我也拉進去啦？

琴：（有一點羞，對覺民）二表哥，你懂他說的是甚麼嗎？

民：（含糊）不，不懂。

琴：（對淑貞）你懂三哥說甚麼？

貞：（搖頭）我——

琴：（得意地對慧）你看，四表妹也搖頭說——

貞：（忽又天真地點點頭）我懂！

琴：（驚愕）你懂？

貞：聽。（望望覺慧，又轉對琴。）

琴：（望着覺慧笑）那就是我不懂了。

慧：（大笑起來）誰懂誰不懂，心裏總是明白的。（轉對覺民）二哥，你把

船拴好了麼？

民：拴好了。

琴：那麼我們快走吧，說不定媽媽已經打完了牌，要回家了。

民：鳴鳳呢？

慧：鳴鳳！

鳳：（在窗內應聲）噯。

民：（對窗）琴小姐那本英文書你放在哪兒呢？

琴：（在書房）在石桌上，我去拿。

琴：（對琴）不用了，你做專吧。（琴已經到石桌前，把書和書袋都拿過

來遞給琴）——給去吧，三樂？

琴：（望着琴和民，笑嘻嘻地搖頭）不，我還要送四妹回去呢。

琴：那就請我——

民：（勇敢地）我要一個人走，不要人送。（覺民爲琴收拾書箱和書袋，琴

隨後也過來整理。）

琴：千金小姐哪能一個人走路呢？

民：（急了）不，我不是千金小姐，我不願意當千金小姐！

琴：（回頭）你看還是——

民：（同時）好好，不是千金，（指着）那你不是我的小信徒？

民：（點頭，釋氣地）是！

慧：（得意地）是，就護我今天送你回去。

貞：不，不。

琴：（笑着）還是我送四妹一道回去吧。

民：（無意間不自覺地）嗯，我們也可以再走走。

慧：（知趣地）那（望望他們）也好。（琴看了覺民一眼，覺民低下頭。

。）

貞：（嬌痴地）不——好。

慧：（做出嚇人的神氣）再不好，先生就要發脾氣了，發大脾氣了。

貞：（偎依在覺民身旁）不發脾氣，不發脾氣，二哥！

琴：（笑出）那你就讓琴表姐帶你回去。

貞：（依順地）是，是，（忽然對着慧慧的上邊）可你明天要帶我到湖邊上

釣小鰱魚。

慧：好。

貞：還有鳴鳳，她才會釣呢。

慧：一定！

貞：（高興地）以後我們三個人每天在湖邊上釣！我們三個——

民：四妹，快走吧，（望着竹林的後邊）天邊上烏雲都起來了。

琴：走吧，有風啦。（拉着淑貞）四表妹，快走吧！（對慧）走啦，我們。

（慧點點頭。）

貞：（一面走着，一面回頭）三哥，你一會兒告訴鳴鳳啊！

慧：（愉快地）嗯，就告訴。

【琴和淑貞一同由走廊小門走出，覺民隨後。夜風習習，從湖邊吹來一陣陣的涼氣，通過甬道。樹蔭裏的蟬早已停止了令人煩厭的燥叫。水畔青蛙還不斷地聒噪

。慧走向甬道兩步，忽然壓不下心底的喜悅，輕輕追在覺民的背後。

慧：（低聲）二哥！你回來。

民：（走回來，摯愛地笑着）你又想捉弄誰？

慧：（熱烈地）不，我要告訴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民：甚麼？

慧：（眼裏浮出快樂的光彩，低聲，感動得顫抖地）我愛了一個人。

民：（驚愕）呃——誰？

慧：（讚歎地）世界上最可愛的。

民：（笑着）那當然。可是，是誰呀？

慧：（神祕地）不在我們的親戚裏。

民：（猜着）那麼會是誰呢？

慧：（喜悅地）回頭我告訴你！（彷彿忽然來了靈感）你知道麼？泥土裏生

米，水底下出珍珠，沙漠裏埋黃金，（忘却一切）天哪，這都是造物的

恩惠呀！

琴的喊聲：「二表哥！

民：嗟！

【民立竊由走廊小門下。

琴：（全身充溢着不可阻擋的生命的力量）我活着，我活着，我在活着！（

大叫）嗚風！

【嗚風由黑暗甬道裏沉靜地飄出。

鳳：（緩緩低低地）我在這兒呢！（步入月光中）

琴：（快步走到她的面前）好長的時間，你不知道我多想念你。

鳳：（溫聲地）您還要去釣魚麼？

琴：不，不，先不，（拉着她的手）我要在月亮下面看着你。（拉她到藤椅

前。像一枝月下下的水仙，她安靜而悽惻地立在琴前。）

鳳：（微微含羞，却一點也不拘泥。一雙明慧的大眼睛含着無限的情感，極

惘而全羞地）三少爺！

慧：（溫和而急切地）鳴鳳，你想明白了？

鳳：（低頭）嗯，想明白了。

慧：（希望地）那麼你——

鳳：（搖頭）

慧：（不懂）怎麼？

鳳：不，我還是不能，（一腔的深情）您知道我多，多愛，可是（微微嘆一聲

）——

慧：（寬解，憐愛地笑着）鳴鳳，你這個小小的人兒，你的小心裏哪裝得下

這麼多憂愁？別再想了，我們中間並沒有甚麼障礙的。

鳳：（沉鬱地）有的，在上面的人是看不見的。（忽然熱烈地）爲甚麼非要

想着將來呢？爲甚麼非要想着將來您娶不娶，我嫁不嫁這些事呢？（委婉地安慰）三少爺，能像現在這樣待一天，就這樣待一天多好呢？

慧：（焦灼地）不，鳴鳳，這樣待下去，太悶了，我不願意瞞着。我要叫出來，我要喊，我要告訴人。

鳳：（懇求）不，三少爺，千萬別！那您就把我毀了，（低聲，迷惘地）把我這場夢給毀了。

慧：（肯定地）這不是夢。

鳳：（誠切地）這是夢啊；三少爺！您喊不得呀！（情急的哀求）三少爺，我求您！求求您！您別喊，您一喊，夢醒了，人走了，就剩下鳴鳳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您再叫我怎麼過呀！

慧：（真摯地）鳴鳳，我不會走，我永遠不會走。陪着你，我會永遠陪着你的。

鳳：（淺笑）三少爺，這不是夢話嗎？（忽又天真地）可是三少爺，我真愛聽哪！（凝望慧）您想我會醒麼？我肯叫您喊醒麼？（欣悅地）我真願意月亮老這樣好，風老這樣吹，我就聽，聽，聽您這樣說下去。

慧：（不覺微嘆）鳴鳳，我明白你，在黑屋子裏住久了的，會忘記了天地有多大，多亮，多自由！

鳳：我怎麼不想？怎麼不想？我難道嘗不出苦是苦，甜是甜，我怎麼不想一個自由的地方？

慧：那你就該闢一下囉！

鳳：（苦笑）您要我這麼去闢呀！（婉惜地）要是您不是您，我不是我，我們就是一塊兒長大的朋友，兄妹，多好囉！

慧：（搖頭）那也許不相識呢，不認識呢。

鳳：（微微點頭）就是說呀，常在一起，反倒會不認識了。都是主人就不稀

奇了，都是奴婢就不稀奇了，就因為是您是您，我是我，我們——

鳳：（耐不住）嗚鳳，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你爲甚麼還是「您」哪「您」的稱呼我呢？你不覺得——

鳳：（溫婉地）我說慣了，您就讓我這樣稱呼吧。（不自覺地流露）我就是
一個人在屋裏，低低地叫您，喊您，跟您說話的時候，也還是這樣叫
呢。

鳳：（驚訝）你一個人在屋裏說話？

鳳：（寂寞愁苦地）沒有人跟我談您啊！

鳳：（感動地）你，你說些甚麼呢？

鳳：（又笑着）見着了，又說不出來了。（天真裏透着淒涼之感）我真是有
好些好話，我一個人在屋裏，真是說不完的話呀！說着說着，就覺得
您對我笑了，說着說着，我又對您哭了；（眼淚流下來）我就說，說！

一個人說到半夜——

慧：（哀憐地）鳴鳳，你就這樣地愛！

鳳：（點頭）嗯。（凝視着月光，眼裏閃着晶濛的淚。）

慧：（泫然地）這樣太苦啊，你！

鳳：（搖頭）不。

慧：（海痛）都是我，你才這樣苦，是我害了你！（驀然）不，鳴鳳，我還是去告訴人，我要去跟母親說。這樣隱隱瞞瞞的，就等於是欺負你。我要跟太太說，我要，要娶你的。

鳳：（欣喜，但又抑遏住更深的悲痛）不，不，您千萬別去說呀，（衷心地傾訴）您不要覺得您害了我，您叫我苦，您欺負我，一樣都不是。我是這樣的盟（請着「絳」）脾氣，只要是裏好的，真正好的，不能再好的，我都甘心！不管將來悲慘不悲慘，苦痛不苦痛，我都不在乎。我在公

館這幾年，慢慢我也學得能忍啦。

慧：一個人不該這樣認命的。

鳳：（誠懇地解釋）我不是認命呀！譬如說太太要我嫁人，那我就嫁了。

（彷彿自語）這也許就是命，命叫我這樣我幹，叫我那樣我就不幹了。

我知道我們的身份離得多遠，我情願永遠永遠地守着您，望着您，一生一世不再多想。（安慰而肯定地）您別難過，您放心吧，我願意就願意定了，不，就不定了。（孩子一般的請求）就這樣好不好？求您答應了吧，您不要告訴人，您誰也不要告訴。

慧：（沈思）也許，也許我想的太早了，不過早晚我要對太太講，我要——

鳳：（沒奈何地）您爲甚麼老想着那做不到的事情呢？現在不已經很快活麼，爲甚麼爲着想將來，先把眼前這一點快樂就毀了呢？（提起精神，像哄着一個任性的小弟弟似的，快活而溫和的口吻）慧不是說今天晚上要

教我一段講月亮的詞麼？（拉着慧）走吧，您給我講吧？我們進去找書

來講吧，好不好？

慧：（也快活起來）好，好。

鳳：（諦聽兩道外有足步聲，笑着）走，走，快進屋去，有人來了。

【鳴鳳和覺慧進了甬道右面的門。

【周氏，克明，和王氏由甬道緩緩踱進。周氏穿着灰官紗短衫。黑洋紗褲子，小小的髮髻上別着銀髮針。面容和兩年前差不多。手裏拿着一把細芭蕉扇。王氏穿着淺藍紡綢褂，藏青紡綢褲子。她較兩年前毫無差別，只是因衣服穿得少，更顯得單薄就是了，她拿了一把梳形扇子，不住的搨。

周：（沉吟）三弟，你說怎麼辦呢？

胡：（不愉快）我沒有甚麼意見。不過這是父親的意思，他說——

周：（急辯）三弟，我不是不送，不過——

明：（煩惱）不要多聽外面的閒言閒語，馮老太爺既然說明白了要她侍候太太，而且要叫她讀書唸佛，每天做些上等人的事，吃的好，穿的好，這，這——

周：（強笑）就是有人講，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啊？

明：所以就要多陪幾年了，哪怕，哪怕——

周：（緩緩地）到了老，也不許她嫁？

明：那也沒有甚麼呀，反正一進門，就睡了一級，從這以後，就叫

「鳳姑娘」了——

王：（一直冷眼緊着，忍不住插嘴）就是說呀，誰的姑娘啊？是太太太太的姑娘啊？還是馮老太爺的姑娘啊？

明：（含含糊糊）這就不管她。譬如當姨太太呢？這總比當讓太太又高一層了。

王：（尖銳地）三哥，這話不是這麼說，他太太也是姨太太，也有個名分哪。（對明）這樣我倒比他強過。這叫甚麼呢？這樣，明着是一瓜姑瓠，「爲着禮琴，隨着是——」（自勸自強道）

明：（着惱）人家稱以孝悌道。馮老太爺既然說要鳴鳳爲着侍奉老母，那自然就是。我們不要以爲人之見來揣測這樣一個博大的君子。（向甬道走了兩步，又停住，對明）大嫂，送在你，不送也在你，就有這三四天的期限。反正，四弟妹，你我方才都是老太爺叫去的，也聽見老太爺親口答應馮老伯的。

【明由甬道下。

【半响。

馮：四弟妹，你說怎麼辦好呢？

王：（氣得半天說不出話）說，我不說，我婦人之見！

周：按說呢，自己真想弄一個人侍候侍候，肯說出來倒也叫人放心。

王：可是他跟他的太太鬚髮齊眉呀，他祖上世世代代都是這學君子。君子不二色呀，你沒聽見他方才說——

周：（在石凳上坐下）怪不得馮老太太一提起他，就像敬神仙似的樣子。

王：（扇子一揮）是啊，所以說這老東西本事大呀。（尖刻地）世上丈夫是個甚麼猴兒相，太太哪有不知道底細的。可是這位馮老太爺就從早到晚，整年的都是天上文曲星降凡的樣兒，彷彿剛出了佛堂就進了孔廟，你想——（忽然看見周氏立起來要走）大嫂，你到哪兒去？

周：我找馮鳳去。

王：哦。

周：（不得已地）想想，也只好把她送去。

王：（有些氣憤）聽三哥，送給馮家？

周：噫。（老老實實地）不過我要對她說明白，馮老太爺是要她當姨太太的。

王：（賭氣地）哼……是二哥利害！

▲王氏隨周氏由走廊小門下。

▲慧由臥室門輕步走出，空階鳴風。

【天空漣漪如水，月亮靜靜地彷彿懸在古柳的頭上。風吹着竹葉與柔軟的柳條搖搖不定。時而有一片烏雲，遲緩地駛過，遮住了明月；烏雲過了又露出皎潔的月光。

慧：（喜悅地）她們走了。（想着方才讀的詞）你愛不愛？

鳳：（微笑）愛！

慧：（望着她）你真喜歡麼？

鳳：（睜了美麗的六眼睛）真喜歡。

慧：記得麼？

鳳：（點頭）記得。

慧：（快意地）「明月幾時有」，

鳳：（低聲，自然地）「把酒問青天」。

慧：（詫異地望望她）「不知天上宮闕」，

鳳：（望着月）「今夕是何年。」……（月光照着她蒼白的臉，湛靜而

清麗，夢一般迷惘的眼，露出內心的渴望。）

慧：（也異頭仰望）「起舞弄清影」，

鳳：（緩緩地）「何似在人間」。

慧：（回首驚望）天，你怎麼讀了一遍，你就——（忽然）你真喜歡哪一句？

鳳：（含着深沉的情意）「不」，「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慧：（感動得幾乎要拍着地，熱烈地）真對啊，我的聰明的女孩子！我爲甚

麼早沒有看見

鳳：（沉浸在快樂裏，天真地）三少爺，您怎麼不早教我呀？真好這詞，怎

麼世界上有這樣可愛的人哪！

慧：（感奮）有，有，所以人活着，人活着。

鳳：三少爺，我真想好好地活着啊！

慧：（肯定地笑着）我也是，所以——（不顧又使他難過）你快活麼？

鳳：快活。

慧：（望着她）真快活？

鳳：（活潑而喜悅地）真快活呀！

慧：（拉起她的手）那麼，走，我們釣魚去！

（鳳欣快地點頭，二人方轉身。黃媽從走廊小門上，後陸驚民。

黃：嗚鳳！

鳳：（回頭）啊！

黃：（低聲地）太太叫！

鳳：（低聲）太太叫！

慧：（詫異）太太現在叫她幹甚麼？

黃：不知道，請媽媽有話說。（匆忙的樣子，回身就走。）

慧：（對鳳，寬解地）你先去吧。

鳳：（悲哀地望望他）是，三少爺！

【嗚鳳隨黃媽步出走廊小門。

【慧慧地轉了過不見影，立於發楞。

慧：（沒有轉身，悵悵地）琴表姐走了？

民：走了。（微笑）你的話呢？

慧：（漠然）甚麼話？

民：（老實地）你不是說要告訴我一個人，她——？

慧：（搖搖頭）

民：（詫異）怎麼啦，你？——

慧：（莫明其妙地悵悵）沒有甚麼，——不說了。奇怪，我心裏忽然有點鬱
扭，說不出來的一種不舒服——

民：（同情地）有困難麼？

慧：（深沉而慢慢地）有。

民：我能幫忙麼？

慧：（彷彿失了靈藉）你不能。

民：（笑着）又痛苦啦？

慧：（忽然）哪個說？

民：（鼓勵地）那你還不快趕你的稿子？黎明過報後天又要發稿了。

慧：（自語）嗯，工作，工作。

【天邊上隱約閃着電。

民：（設筆述）只有工作，才能救出自己。你說過，人不是完全為愛情活着的。（手搭着覺慧的肩膀，一面說，一面向甬道走，親切地）進去吧，打閃了；一會兒就要涼快了。

【琴瑟泠泠地伴着覺民一同邁上了走廊。幽黑越越的走廊小門，悄悄現出陳姨太，像一個魅影，後面王氏佇立小門中不動。

陳：（鬼稜地）鳴鳳不在這兒？

慧：（驚頭）誰？

陳：我。

民：鳴鳳我母親叫去了。

【陳姨太向管和王氏二人互相詭密地竊笑。

（舞台全暗）

【再明亮時已過了一個鐘點，院中放着的小狗等都收斂起來。

「天空逐漸瀰滿了烏雲，月亮爲濃厚的烏雲所遮，透不出一點光。隨着一陣陣的閃，院裏也時明時暗。風吹着竹葉刷刷地急響，古柳的細枝與柔條也次弱向一邊斜傾。是大雨欲落以前的情景，左右正房兩窗都射出通亮的燈光。」

「婉兒提着一個小燈籠沿，黑暗的小道邊，送着鳴鳳由走處小門旁側走出。鳴鳳低頭，沉鬱陰暗的神色。」

婉：（喉嚨有些哽，說不出話來）不，別難過，鳴鳳。

鳳：（平靜，無表情地）不。

婉：（同病相憐）我們都是苦命，落下地就注定了要服侍人，挨打挨罵。纔侍夠了，就當做人情一送，不管以後是死是活——

鳳：（苦痛）不，不，你不要提了。

婉：（敬重地）鳴鳳，你是個有見識的人，就着遠點吧。不要害怕，也許到了馮家那邊，那老頭子真把當做親人看，疼你，寶貝你——

鳳：（聽不入耳）不，我不害怕，你放心，我一點不害怕。

婉：（安慰她）這就對了。好在還有兩三天，說不定太太會回心轉意，又

鳳：（苦笑）不會的。

婉：你求了太太麼？

鳳：聽。

婉：她——？

鳳：（絕望）沒有用。

婉：（又勸慰）那你就不要胡思亂想，學隨和點，你真叫人不放心哪！

鳳：（沉靜地）我不會走錯路的。

婉：那就好了，我走了。——（不知情）其實你現在何必再給三少爺打水呀

，過兩天——

鳳：（含忍地）也是時候了。你走吧！

婉：（難過，依戀地）是啊，我怕一會兒就要下雨了。燈給你留下吧？

鳳：不用了。

婉：路黑了，一個人走不好。

鳳：（慘笑）慣了，我總是一個人走黑路的。

婉：好，我走了。

鳳：噯。

〔婉兒由原路下。〕

〔一陣閃電，照亮了鳴鳳。她頭髮微亂，衣服被風吹得貼着身子，伶仃地站着。〕

。桌上的紅燈也被吹得輕輕搖擺，從甬道望過去，可以看見遠遠發光的湖水。湖濱的蒼蛙急噪地喧叫。

鳳：（回身向右跨走，抬頭望見慧已立在走廊中）三少爺！

慧：（親切地）嗚鳳！（到鳳前）我以為你不會來了呢。

鳳：（悲促地）我要來的，我要來的，我要來再看您一面的。

慧：（不安地）太太叫你有甚麼事？

鳳：（閃避）沒有甚麼。

慧：真地沒有甚麼？

鳳：（抑遏）嗯，沒有。

慧：我剛才不知爲甚麼這麼煩躁，等了一個鐘頭你沒有來，我以為——。

忽然）方才同你來的是誰兒麼？

鳳：（諸誦着）嗯。不早了，三少爺，您要醒了吧？

慧：不，不想睡。嗚鳳，你的聲音怎麼發抖，我看不見你的臉。

鳳：（掩飾）我好好的，您聽，青蛙在湖邊上叫呢。

慧：現在還是悶熱呀。

鳳：（輕輕）到底下一定薄薄得很呢。（忽然）三少爺，您以後會記得我麼？

慧：（輕輕）怎麼，爲甚麼不記得？你爲甚麼這樣問？

鳳：（淡淡地笑）我真怕您忘記了。

慧：（輕輕地）我不會忘記你，永遠不會！你相信麼？

鳳：（點頭）相信。

慧：（望着她）你呢？

鳳：（輕輕，迷惘地自語）我會想着，想着，一直到我死。（深聲地）就是

死後，我還是會想着您的。

慧：（輕輕）不，我要活着想念你，死了就不能想了。

鳳：（輕輕）愛一個人是要爲他平平坦坦鋪路的，不是要成他的累贅的。

慧：（輕輕）這句話你講的？

鳳：不，三少爺。（完全忘記了自己，深情地凝視）想着吧，三少爺！想着！

有一個人真，真從心裏愛。她不願意給您添一點麻煩，添一絲煩惱。她真是從心裏盼望着您一生一世地快活，一生一世像您說過的話，勇敢，奮鬥，成功啊。

慧：（傾聽着，欣喜而又奇怪地）你今天話真多呀。

鳳：（望着他，靈巧的目光）您不是說有一種鳥一唱就一夜晚，唱得血都嘔出來了麼？

慧：（點頭微笑）是呀，那是給人快樂的鳥。

〔風聲，四處的虫聲，遠遠有輕輕的雷聲還未滾近，又消逝了。湖邊上一個閃電，照亮了對岸的梅林。旗又暗下去，青蛙不住地叫。〕

鳳：三少爺（仰望他，哀慕地）我就想這樣說一夜晚給您聽呀！（啜泣）

慧：（拍拍她的肩，憐愛地望着她，安慰着）不，不哭，不哭。

鳳：（輕輕搖着頭，睜着苦痛絕望的眼睛）我真，真覺得沒活夠呀，（忽然

（您，您親親我吧！）

慧：（驚奇）鳴鳳，你——？

鳳：您不肯！（低頭）

慧：（忙解釋）不是，我就是覺得你今天——

鳳：（可憐地）三少爺，我不是壞孩子呀。

慧：（迷惑地）不，當然不——

鳳：（坦白地）這臉只有小時候母親親過，現在您挨過，再有——

慧：再有？

鳳：再有就是太陽曬過，月亮照過，風吹過了。

慧：（感動地）我的好鳴鳳！（抱着她）

鳳：（第一次叫出口）慧慧！

慧：咳！

戚：（激動地）我，我真愛你呀。

慧：（忽然聽見脚步声，輕輕推開她）有人來。

【鳳立在一旁，王氏和陳姨太由走廊小門側進。

王：（對鳳）陳姨太到處找你呢。（對慧，遞出一封信）這是你們學校來的一封信，送到我屋裏去了。

慧：謝謝您。（接下，忙忙一面拆一面喊著）二哥，黃存仁有信。

【張良由左面的正屋跑出。

良：哪兒？哪兒？（二人共同執着窗戶透出的燈光看信。）

【同時，鳳緩緩跪到陳姨太面前，陳立着若一具僵屍。

鳳：（假意）嗚鳳，我本來不愛管這些閒事的。不過——

王：是太太對你說過了麼？要麼——

鳳：（情急，懇求）您聽一點兒吧！

陳：（嗔嘴）那邊說去，垣牆後面！（嗚鳳隨她們二人走向小月門。）

王：（一邊走一邊低聲）馮家這個門檻不是隨便進得的，那個老頭子啊，你

小孩子不明白呀，那才是個——

（陳姨太，王氏，和嗚鳳走進小月門。）

（救下信，切齒）哼，我早就知道這種電閘要查封黎明週報的。

民：不管他，反正黃存仁已經找着另外的地方印刷出版。

慧：不過現在他突然提前改成明天一早發稿！

民：有甚麼法子，那只好趕了。

慧：（肯定地）對，大家趕，現在幾點？

民：十一點。

慧：（興奮地）好，我們今天不睡，鎖上門趕牠一夜，趕！

（二人立刻各自跑進屋內。）

「木村已經從市邊路過，風聲，黑暗的天空不時打着閃電。一個更夫提着燈籠，敲着木梆由南邊路踏踏進。」

老更夫：「（老者的嘆息）不早了，各位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們，不早了，請

睡吧，請睡了，請睡了，不早了，請睡了！

（志明和財民漸走臨小門關上。）

風：真是奇怪，這孩子跑到哪裏去了？

朋：真麻煩，真麻煩，（對更夫）你見過這成沒有？

老更夫：（茫然）啊。

周：這孩子更的，這麻煩的，你問他，他也不清楚。

（老更夫敲着更鐘由小門下。）

（更夫）大姨，團子又有人報告外面風聲很不好，說不定今天夜曉曉的。

（更夫）就合團子，你真善心，真快活，快活吧！多謝團子一見車就把她

送他進去，省得日後麻煩，這位事大約快點辦吧，我還待到後那兒去。

【克明由首道下。

周：（有些發慌）聽得……

【王氏由小門出。

王：大……

周：……

王：（波濤地說）……

……

周：……

王：……

周：（有點發慌）……

【周氏和王氏由走廊小門下。

【鳴鳳由小月門上，面色慘白，如同中了魔魘，恍恍惚惚地蹣跚進院中，後隨陳

姨太。

陳：（假懇懇，緩緩地）這也都是爲你好，才叫你知道個底細，現在你明白

了？

鳳：（冷冷地）明白了。

陳：明白就成了。不是我說的，聽見沒有？

【陳姨太由走廊小門下。

【鳳茫然若失，蹣跚到孺慧窗前。

鳳：（敲着窗櫺）三少爺！

慧：鳴鳳？

鳳：我。

慧：你怎麼還沒有睡？

鳳：（安靜地）我睡不着，您出來吧？

慧：（推開窗戶門笑着）不，現在不成了，我要趕着寫東西了。

鳳：（望着窗裏，期盼地）您不能出來一會兒？

慧：（堅決）不，不！

鳳：（哀懇）就一會兒！

慧：（溫和地）不，實在不成了。

鳳：（苦求）聽我說一兩句話吧，（掙扎着）讓我再——

慧：（急促地）明天吧，都留着明天吧。

鳳：明天？

慧：（安定）你看打更的都來了，走吧，明天，我的鳴鳳。（慢慢關上窗戶

。)

○「老更夫敲着更鑼由小月門上。嗚鳳昏昏迷迷走到院中。」

老更夫：「誰？」

鳳：「(硬而顫抖的聲音)我。」

老更夫：「(老蒼蒼地)你怎麼還不睡呀？」

鳳：「(冷冷地)我要尋死去。」

老更夫：「(楞子一下)真的？」

鳳：「(想)我去跳湖。」

老更夫：「(瘋瘋顛顛地)好，好，湖裏有蓮花，湖裏的水涼快，去吧，去吧。」

……，沒有人攔着你的。

鳳：「(聲傷地)您不拉我一把？」

老更夫：「(硬生生地)不拉，不拉，死了好，死了好，活着沒意思。」

鳳：「(哀哀地)我去了。」

老更夫：「去罷，洞裏可有人等着你。」

【房裏緩緩的走出。天空打着閃，遠遠隱約有輕微的雷，風聲颯颯。

老更夫：（自言自語）小媳婦！公館的丫頭沒有好的。打扮得像妖精！（雷

聲隱約）還要跳湖，跳神，跳鬼！（忽然）二位老爺太太，少爺小姐

們，睡吧，不早了，把窗戶關緊，要下雨啦！下雨啦！

【大雨點開始落下來。風聲逐漸峭厲。柳竹飄颻——舞台漸黑。

【黑暗中大雨聲，風聲，樹葉聲。

【舞台漸明，雨漸緩，滿院是淅淅的雨聲，從屋簷滴到石階上。黑暗的甬道中

慢慢走出鳴鳳，遍身濕淋淋的，頭髮散開披在後面，髮裏有草藥水藻，手裏握着一

落的蓮花。昏昏的紅簷燈照着她一副失神凹陷的眼。她路過甬道，推了推覺慧鎖上

的門。

鳳：（走到覺慧窗前，低低地）「少爺！

慧：（以後一直在窗內答應，詫異地）鳴鳳，你怎麼還沒有走？

鳳：（平淡裏埋着失望的聲音）我又來啦。

慧：（煩悶地）怎麼又來？你？

鳳：（沉痛）我捨不得你。

慧：（委婉地）鳴鳳，你不要再攪我吧！我有事！

鳳：（輕聲，哀哀地）我不是來攪你，我就想再看你一眼！

慧：（溫和而肯定）不！

鳳：（悽惻地）就一眼。

慧：（懇求地）不，我真是有事啊！鳴鳳，你好好地回去吧，走吧！

鳳：（含淚）那麼我走了。

慧：（安慰地）睡吧，不要再來了。

鳳：（冤痛）不來了，這次走了，真走了。

【鳴鳳絕望地向雨道走下。

【天空不斷打着閃，浙瀝不停的雨落在空空的庭院中。簾燈凄慘暗紅，在風雨中輕輕搖擺着。

【幕落】

第二一

雖第一景閉幕時約有兩個鐘點，半夜二時許，雨淫了一陣又停了，屋外黑漆漆的，景是在這新的臥室內。

照一般說來，這還可以算是新房，他們——新與瑞珏——住在裏面有兩年多了。這屋子的陳設雖然沒有大的改動，但較之兩年前的新房已然迥異。左牆的炕椅與屋中間的八仙桌子都已移去，現在靠左牆放着一張大書桌，桌上放着筆筒，硯台，紙，與一些洋裝線裝的書籍，一個半舊的書燈。桌前一把有靠背的楠木椅子，桌右端設做窗，放一把在那時比較新式的大榆椅。做窗前放一張小圓籐桌，桌上放着那根龍泉露的花瓶，瓶裏插着白夾竹桃。窗邊一個竹編的小小綉線針線籃，裏面有尋未做好的嬰兒的小鞋。正窗門左手花架邊，在那牆上掛的鏡框下面，放一把籐椅，右牆側門邊小條桌上，只放着茶壺與幾隻茶杯。那葫蘆形扁瓶移掛在這小條桌牆角處，裏面插了掃塵。床上外層那些多餘的虛花綉佈因天熱已經拆去，階板也

除去，兩端的小坐櫃只留下一隻，放在床前左邊，床上換了雪白珍珠羅帳，床右的櫃子還是那米色綢子的，牆上的喜屏喜聯等皆已取下，現在在書桌那面牆上掛着一小條幅山水畫。敞窗上掛着兩條上下搖的細竹簾，左邊一條捲了一大半，右邊的一條完全垂下來。

開幕時，覺新默默地坐在書桌前，眼前擺着一冊日記之類的抄本，他看了看，又推在一旁，有點不安地立起，彷彿向窗外諦聽，却聽不出甚麼動靜。於是索性圖上了那抄本，輕輕地向床邊走去，立在床前，靜靜地凝望着瑞珣和海兒。在雪白的羅帳中，母子二人安詳的酣睡着。他的臉露出慈霽欣慰的微笑。遠遠有一兩聲淒涼的犬吠，湖邊的蛙聲還不時傳入耳鼓。他似乎聽見正牆外有人走近，回轉身候望。

民：（在門外，輕聲）大哥睡了沒有？

新：沒有，覺民嗎？進來吧。

【門開了，覺民走進來。

新：（表面平靜地）你怎麼起來了？

民：嗯，大哥你也沒睡？（警惕地）你聽見剛才東面一聲槍響麼？

新：（點頭）聽見了。

民：（有一點耽心地）我怕今天夜晚不大對吧！

新：（沉重地）嗯，方才三爸來了，叫警醒點，說城裏張督軍的軍隊不大穩。

民：是聽說，（望着新）是不是要想個辦法？

新：等等看吧，（搖頭）半夜裏，也沒甚麼法子可想。

民：幾點鐘了？

新：有兩點多了，雨不下了吧？

民：雨住了好半天了。

新：（撫慰地）你還是睡去吧。

民：不，我還有事。嫂嫂呢？

新：（呆住了狀）床上，陪海鬼睡呢。

民：（「海鬼」）不用叫他們起來吧？

新：（急起）不用。海鬼醒了又要哭。瑞雲爲着侍候爺爺的病有三夜沒怎麼睡了。睡呢？

民：在屋裏，爲黎明迎報趕稿子呢。

新：（忽然想起一件事）哦，（立刻走到書桌前拉開抽屜，取出一束鈔票，遞出）覺民，這是五十元。

民：（跟隨覺新走近書桌，莫明其妙地）做甚麼？

新：（微笑）你需要的印刷費。（十分友愛地）以後別再糊糊塗塗弄得三卷又知道了。

民：（笑嘻嘻地接下）曉得。（詫異地）大哥你怎麼忽然又有錢了？

新：（靜靜地）方才我跟瑞雲談了談這情形，她說她的積蓄裏可以拿出來用。

民：（猶豫地）那好麼？嫂嫂的錢？

新：（坦率地）她喜歡爲你們花錢，你們就拿着用吧。

民：（感激地向床上望望，又轉過頭，無意中看見桌上那個抄本）這是甚麼？寫得這麼好。

新：（又翻了翻）大概是瑞狂的日記。（幽默地笑着）我方才看了一兩句，還寫的是白話文呢。

民：（也笑着）你不要笑，嫂嫂常跟我個借新書看。

新：看甚麼？

民：你看的地都看。

新：（驚異）真的？

民：今天她又從我那裏拿了一本安徒生童話。

新：（不信地）哦？（躡足走到床前，輕輕拿起她枕邊的一本書，懼怯地）

可不是？她真在看。

良：（感歎地）就因為你愛看。

新：（望着書，又望望汪。）

良：（低聲）大哥，你放回去吧，她叫我們不告訴你的。

新：（悄悄放歸原處。）

良：（讚美地）女人真怪，愛起來，自己甚麼都忘了。（低聲）她對我們說

是怕你知道笑話她，可是覺慧真聰明，他的解釋——（忽然遠遠有一聲

槍響，回顧）你聽，大哥，這是不是又一聲槍？

新：（驚聽）聽不大見。（走到窗前望望）外面漆黑！（踏實地）不要緊！

等等再着。

【迷惘斷續大吠聲。

良：（忽然）大哥，是明天一見早就把鳴鳳送到獨家去嗎？

新：（沉重地）我也聽說。我正想找母親談談呢。（希望地）不過也許不會

要是今天半夜真地出了大事，那明天早上還送甚麼人？

民：（深沉地）剛才黃媽可是到處找她呢。

新：（沉吟）這半夜了，（有點關心）她會跑到哪兒去？

民：（無端地）不會是——？（遠遠有一聲清晰的槍響）你聽，又一聲槍！

新：這回倒真是了。

【近處也有槍聲響起，槍彈由空氣穿過「嗚嗚」的金屬聲，一聲，兩聲，……】

民：（不該地）我有點航心。

新：怎麼？

民：（焦慮地）槍聲的來處大概正是琴表妹住的地方。

新：（沉重地）嗯，我也正想到這一點。

民：（無意中）真是，大姨媽跟梅表姐也住在她們那兒呢。

新：（徘徊長嘆）不幸彷彿永遠是跟着不幸的人走。

【周氏匆匆忙忙由右側門上，後隨黃媽，提着燈籠。

周：（低聲，緊張地）你們聽見槍聲沒有？

新：（同時）聽見了

周：傳說外面已經在搶東西了。老太爺都起來了。三爸把手槍也都拿出來了

。老二，你趕快告訴老李，叫他起來。

民：（點頭）我看看去。

【亮屏由正中門下。

周：兩軒，你還不快把瑞蓮叫醒，先把海兒抱好。

新：是。

周：（匆促地）我還是到寢室房裏看看。（轉身）

新：（忽然追上前）黃媽，鳴鳳找着沒有？（周氏回頭。）

還有。

新：（追問）母親，鴉鳳的事——

【遠處突然傳來一聲炮響，聲震屋宇。

周：（着了急）明軒，什麼時候了，還談這些丫頭們的事。

【周氏和黃媽忙由正中門了。立刻又有炮響，附近也陸續有了槍聲。

新：（跑到床前）瑞珏，瑞珏，起來，快起來。

【珏早爲炮聲震醒，却還在朦朦朧朧的睡意中。

珏：（起來，坐在床上）甚麼？怎麼？

新：（緩和地）先起來一下吧，怕兵變，炮聲很重，不知是不是蕪城。（一

面爲她拿過衣服，套接下，連忙穿上。）

珏：（笑着，一面穿，一面立起）真奇怪，我剛才還以爲是打雷呢。

新：（外面又一聲巨響）

新：（有些慌急）是像城外的大炮向城裏轟，你快把海兒抱起來，我要到爺爺屋裏去看去。

玳：（連忙從床上抱起睡着的海兒）不，不，你等我，我陪你一道去。

新：不。（向外走）

【又轟一聲響。

玳：明軒！

新：不，我還是得去，瑞玳。

【沈氏頭髮散亂，一手抱着一個紅漆首飾盒，一手拉着還未清醒明白的淑貞。

大叫大喊，十分狼狽地由側門跑進來。

玳：（不知道是真害怕，還是找着機會可以吵叫）啊呀，明軒，不得了啦，

要死啦，我屋子的玻璃都震破了。明軒，怎麼辦，怎麼辦哪！

新：（無可奈何地）五姨，不要緊，您先在我屋裏坐一下。我要看爺爺去。

沈：「啊呀，去不得呀，外面走不得呀！」（拉着他）「你不能去呀，你那死鬼五爸也不知死到哪兒去了，這半夜了還沒回來。」

【蘇福由正中門匆匆上。

蘇：「大少爺，老太爺叫您快去。」（沈氏不覺放下手。）

新：「到珏面前」瑞珏！

狂：「望着他，誠懇地」你去吧，明軒。

【外面又一聲巨炮響，槍聲繼續斷斷。

沈：「大叫」明軒，你別去，你別去，（新不顧，由正中門疾步走出。）

明軒：「孤立無助的神色」這屋沒有男人怎麼成？（對瑞珏，埋怨地）

你怎麼能放他走哇？

狂：「鎮定地」他去了好，去了總可以爲大家拿個主意。

沈：「急了」可我們叫誰拿主意呀？（望着珏抱孩子徘徊，立起拉着她）啊

呀！少奶奶，你還不快收拾收拾你的細軟首飾，金貨，銀貨。

靈：我要等明軒回來。

沈：好利害，明軒查你查得這麼兇啊。

靈：（無法拿她明白；只好笑笑）不，不是的，我就是要等他回來。我現在沒有心思收拾這些東西。（對淑貞，和靈地）四妹，別怕，坐下罷，不要緊的。

【靈又一聲巨響，淑貞大叫一聲「媽」撲在沈氏懷內。海兒也驚醒大哭，狂低低地拍着哄着，輕輕走來走去，時而在窗口望着。

靈：（厭人的數落着）哎呀，菩薩呀，救苦救難吧，不好啦，完了，今夜晚（拍着淑貞，哭哭啼啼地）我們娘兒倆都要死在這兒啦，你那鬼爹爹呀——（忽然望見瑞狂不做聲向正中門疾走）少奶奶，少奶奶，你要上哪兒去？

璽：（回頭）我要看看朋軒去。

【玳拖着海兒由正中門下。

玳：真是做死啊！做死啊！

【同時由右牆側門慌慌張張擁進來王氏等。她臂裏夾着一隻小皮箱，一手領一個孩子，覺翠和覺世——在第一幕第二場和三房的覺英一同闖新房的兩個小孩——腕兒臂裏抱着一個未斷奶的女孩，還提着燈籠。

王：快，快，快點進來吧。婉兒，快，小心抱好六小姐。

玳：四嫂，怎麼啦，怎麼啦？

王：完了，完了，我們的屋脊都中了炮彈了。

玳：哎呀，（嚇得一時都想不起稱呼）誰，誰呢？哦，四哥呢？

王：在上房老太爺屋裏，就要來。五弟呢？

玳：哦，我那死鬼呀！

【五老爺克定急急忙忙由正中門上。

憲：（指手頓足，似乎急於要找着沈氏母女的神色）唉，你們在這兒啊，在這兒啊！快，快，快，快把首飾盒子給我！快！

沈：（翻翻眼）你跑到哪兒去了？這半夜——

定：（頓足）哎，我早回來了，在爹屋裏！不得了，（伸手）快交給我吧。

（非常着急的樣子）萬一亂兵進來了，——

沈：（剛遞出首飾盒子，又縮回手，翻翻眼）給你？

王：得了，五弟妹，這倒也是。這時候你不信男人，也得信男人了。你就交

給他吧！

定：（欲擒故縱）這樣說，我還不願意要呢。

沈：（忽然雙手把首飾盒硬塞在他面前，彷彿不耐煩要的神色）哎，你拿去

吧，拿去吧！

王：（）【繪聲漸密，四老爺克安由正中門上。

婆：（對王氏）你怎麼躲在這兒？（連說）這屋子待不得，待不得，太危險

快回三嫂屋裏去，走，走！

王：（欲反對）不，不，四老爺——

安：（作揖）唉，我勸四太太，今天你聽我一次話好不好？

王：（毅然）好，走，走，走！

光：（附和着，乾脆地）走！走！

（大家又都向右牆側門擁出。

沈：（叫着定）你怎麼不走？

定：（連忙支吾）我渴，我要喝一口茶，我就來。（走向小條桌上倒茶，沈

氏還在猶豫。）

安：五弟妹，快走吧。

【都走出屋裏，就剩下克定。他立刻放下茶杯，忙忙打開首飾盒窺看，順手就抓了一把金飾珠鍊，放在袋內。克定又由右側側門走進。

安：（走到克定身後，並非故意嚇他）你到哪兒去了？

定：（驚顧）你呀！（黯笑，忙忙地）禮拜一，禮拜一那兒。煙燒多了，幸虧我沒有住下。翠玉還直問你呢！

安：（指着）這首飾——

【忽然又一聲巨響，方才走出的女人孩子們又驚慌失措地從側門擁擠着跑進來，後面又跑來三房的覺英。

王：（埋怨）我誰不去吧？不去吧。三老爺院子差一點落了一個炮彈，牆都快震倒了。（對嚇得大哭着的覺世）不哭了，不哭了。

沈：（連聲）菩薩保佑！菩薩保佑！好險！好險！

王：（嘆聲歎氣）哪裏都不安全，現在只有聽天由命了。

【周氏由正中門推着覺慧進來，後隨覺民。周一壁回首急呼。

周：（失了聲音）少奶奶，你還在外面幹甚麼？快進來呀，你還不抱着孩子進來，少奶奶。

【瑞珏滿臉焦慮期待的神色，不聲不響，抱着海兒慢慢地踱進。

慧：（緊張地，低聲向着婉兒）你，你看見鳴鳳沒有？

婉：（苦痛地）沒，沒有！

【覺慧忽然回頭又向外跑。

周：（着急）老三，你又上哪兒去？

慧：（頭也不回）我有事，我有事。

【覺慧衝向正面牆，奪門而出。

周：老三，老三！

沈：（立在窗前大喊，指着窗外）啊呀，糟了，糟了，東邊又起火了，燒起來了。

王：（驚問）甚麼？甚麼？

【大家都擠到窗前，遙遠的天空上，果然燎起一片嚇人的紅光，熊膽然吐着無數的火舌，中間夾雜着爆炸，房樑倒塌聲和遠近人們的呼喊聲。

我：菩薩菩薩！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女人們開始嗚咽。）

【克明由正中門緊張地走進，手裏拿着手槍。

明：（嚴重地）嫁，你們在這兒也好，前街的當舖已經叫亂兵搶了。現在沿街地關門進戶要來，（一壁說，一壁來回踱步，緊握着手槍，四面冀明奇妙地探望，同時還忘不了文縐縐地）好，大家守在一起，現在是男人們要盡忠，女人們要盡節的時候了。

【大家茫然相顧，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

周：三嫂呢？

明：（大公無私地）我叫她在上房陪着爹，我也不等妻子兒女的死活了。

沈氏哇一聲大哭起來，槍聲不斷。

沈：啊呀！這可怎麼好哇！哭哪！

明：（忽然聲色俱厲）哭甚麼！聽着！不要哭了！

【大家突然靜寂無聲，只見明明一個人緊握着手槍，在屋中踱來踱去。

【陣痛，又一聲炮響。

王：哎呀！（又不敢出聲）

【正中門外，覺新和陳姨太太扶着老太爺急忙走進。

老太爺：（立在門口，顛簸地）你們怎麼都在這兒？快散開！這樣子一炮

下來不都完了？

明：爹！

老太爺：快走，快散開，先跟我到湖邊上來。

明：（抗議）爹，這不成！

老太爺：（慍色，厲聲）甚麼不成！快來！你的妻子我已經叫她先去了。（

轉身欲行。）

新：爺爺，我一個人先守在這兒吧？

老太爺：怎麼？

新：萬一有亂兵進來，前院也有個主人可以支吾一下。

老太爺：（點頭）也好。（對大家）你們快來！（立即出門，陳姨太扶着。）

【大家原來還在猶豫，看見克明受了申斥，就隨着老太爺，在亂槍聲中慌慌地

走出。只有大房的人留在後面。

周：（十分不放心）克新，你還是走吧？

新：（安慰着）不要緊的。

【滑莊暗暗地凝視望清樓。

民：（勇敢地）大哥，你們都去，我在這兒守。

新：（友愛地）不，你去，讓我在這兒。

周：（苦勸）覺新，去吧，這裏太危險。

新：（催促）快去吧，母親，不要忘記着！（緊張地微笑）世上哪有這樣多的危險？

瑞：（沉靜地）母親，走吧，還是走吧！

新：對，快走。（忽然）三弟呢？

民：出去了。

新：那還不快找？走，你們走！

周：（毅然）好，走，走！（拉着瑞珣）少奶奶。

新：（搖頭）不，我不去，我陪着。

周：（沒有辦法）那我們就都不走。

新：（新求地）明軒！

（堅決）不，你去！

（幾乎是哀懇）明軒！

（沉重而委婉地）瑞珏，你要想着我們的海兒。

周：（少奶奶）

民：大嫂！

（黯然，鎮定地）好！

【瑞珏望了望明軒，隨着周氏和覺民走出正中門。外面黑暗中槍炮聲逐漸轟響，覺新緊張而哀痛地望着窗外。舞臺漸黑，表示經過一段相當短的時間，又明亮起來。屋外槍聲漸稀，時有流彈烏地一聲從空氣中穿過。窗外火光漸微，覺新把臉倚在窗前，靠牆默想，膝上攤開一本書，彷彿很安閑的神氣。

【由正中門匆匆走進瑞珏。

瑞：（一眼望見覺新，就立在門口，微喘着，感謝的目光，低聲）明軒！

新：（回頭，驚異地立起）你，你怎麼回來了？

班：（緩緩走到新面前，溫厚地凝視着）我，——我要陪着你。

新：海兒呢？

班：交給媽了。（忽然撲在覺新的肩上哭泣）明軒！

新：（撫慰）班，不哭，不哭，不哭！

班：（感動地）怎麼這一會兒好像有一生那樣長。

新：（緩緩推開她，微笑）你看，快沒事了，哪裏有危險？——爺爺他們呢？

班：都好，都在朱樓歇着呢。

新：（諦聽）你聽，彷彿槍聲稀多了。

班：（點頭）聽，（轉身向右側門走。）

新：你上哪兒去？

班：（自然而寧靜地）我去到廚房給你拿冰糖蓮子。

新：（忍不住笑着拉回她）你別發瘋，外面還放着槍呢。

班：（溫順地）那你就躺縮吧，好不好？我替你守着。

新：（恬靜地）不，我一點也不累。（微笑）這一會兒我才覺得真舒服，真

自在。

班：怎麼？

新：（愉快地）你知道麼？這是第一次，這個大家——

班：（忽然領悟，笑着）這麼清靜！

新：（點頭，悠悠地）嘿！都走了。

班：（一怔）……（對女同伴）（快慰而天真地）這才是我們的家呀，明軒！

新：（感覺到從來未有的輕鬆）嗯，沒有人，沒有任何別的人！

班：（其時是同儕的心情，欣喜地重覆着）彷彿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同我。

新：（笑着）這這裏的那老着，却又帶幾分悲哀的口氣）你說這個世界，真

像這本童話裏說的世界嗎？

莊：（感嘆地，手裏搶回）啊，明軒，你看了我的書！

新：（滑稽地，像質問一個小孩子）你爲甚麼要瞞我？

莊：（腫臉地，管下頭又抬起來，笑着說）因爲我，我就喜歡看這種小孩看書。

新：（愛憐地，望着她）莊，你會老麼？

莊：（天真地）怎麼不會？

新：（打趣地）老到七十八十的，頭髮白了，嘴爛了，變成個沒有牙的小老太太。

莊：（不響也，笑着合刺她）你也拄着棍兒，整天嘖嘖叨叨，變成個顛三倒四的老頭子。

新：（點頭笑）那個時候——

班：（想着憨笑起來）啊，那個時候海兒都長大了。

新：（故意地）不，我們的女兒長大了。

班：（懵懂）女兒？

新：（暗示地，笑望着班的身上）不就在這兒？

班：（羞澀地低下頭）明軒！

新：（做着夢）那時候我們也有姑少爺了。

班：（又明爽地微笑起來）噫，我們也有兒媳婦了。

新：老頭子老太婆坐當中。

班：（也愉快地和他同樣做着歡喜有趣的夢）兒子兒媳婦站在這邊。

新：（湊趣地）姑少爺跟女兒站在這邊！

班：（忽然滿心的期望，嘆了一聲）明軒，我們爲甚麼不能像二弟跟琴琴媳婦

似地再——

新：再——

班：（沉思）再從新認識，戀，戀愛一次呢？

新：爲甚麼？

班：（更懇切溫厚地望着新）不要以爲我沒見過人哪，明哲！（說不出來）
那時候的（頓）換了地位，我能像蔡義妹進學校，有機會看許多許多人，
（鼓着勇氣，但是非常快樂地說出來）我誰都不會要，我還，還是
挑選你呀！

新：（正欲說話）

【袁成由正中門上。

袁成：大少爺，姑太太跟錢大姑太太逃難來了。

班：（欣喜地）梅小姐呢？

袁成：也來了。（卽下）

【回顧新，喜極地】梅表妹來了。

【是新梅憐地立在那裏。

【窗外黃媽的聲音：這不是梅小姐嗎？快進來吧！

【正中門開，黃媽滿眼同情地讓進來一位穿齊潔衣的削瘦女子。她立在門口。

【她憐哀痛地望著屋內這一對少年夫妻。

【迎上前，親熱地】是梅表妹吧？

【那女子悽惻地微笑，點了點頭。晁新目不轉睛地呆望著她，穿著一件雨衣

，提著一隻小箱子，由正中門背朝觀眾退進來。

【對外】媽，錢大姨媽，快進來，先在大表哥屋裏坐坐吧。

【黃媽連忙爲她提拿衣箱，琴轉過身，嚮望著還未開始說話的三個人。

（舞台全黑）

（幕落）

第二景

又過了十幾天，城內的亂聲已經逐漸平定。外面落着陰雨，一連幾天不放晴。氣候忽然轉涼，有若早秋。依然在覺新和瑞珩的寢室裏，早晨八時左右。覺新的書桌上放着小皮箱和路茶盒子，桌旁立着一隻精細的網籃，一把老人用的黑綢雨傘斜在籃邊。

開幕時，錢太太立在桌前正從皮箱裏找着什麼，劉四姐在一傍擦着箱蓋。錢太太穿着寶藍綢上身，黑綢裙，除了額上多添幾條溝紋外，旁處都不見老。身骨依舊十分硬實，眼神仍然那樣飽滿而強傲。劉四姐——第一幕的喜娘——微笑着，小心翼翼地侍候這位老嫗，一手替她拿着那隻精細的舊拐杖。周氏正撩開窗簾，探望窗外的雨。沈氏離錢太太不遠，拿着金耳挖子剔牙，一面好奇地伺望着她。

半晌。

錢：（從箱子裏取出一條摺好的白手帕，由劉四姐手裏拿起拐杖，對劉）戲

了，關上！

劉：（關好箱蓋，慫慫地）還要什麼不，錢大姑太太？

錢：（望望她，理也不理，轉了頭。）

【劉四姐曉得她的脾氣，就笑着把箱蓋掩好，走到右面床前收拾堆起的被褥和床前小桌上的零碎。

沈：（客氣地）一會兒還是由大嫂跟我一塊兒送送吧。

錢：（爽快地）不，別送。我上路就不喜歡人送，哭哭涕涕的，不痛快。

沈：要不，叫明軒送送吧。

錢：（搖頭）誰都用不着，麻煩！（坐下來）

【周氏由窗前走過來。

錢：（望周）雨還在下麼？

周：（點頭）嗯。（惜別地）真是的，住了這幾天就要走了。

錢：瞎！（難得說句笑話）就是一輩子的夫妻，到了（做「終結」壽）還不
是各志各的路。

沈：（看她今天興致好，又湊趣地）我看再打八圈再走吧？

錢：（幽默地）不打了，再打我就該找鳴鳳去了。

沈：哎呀，好快呀！（望周）一恍嗚鳳死了十來天了。

周：（有些悽愴）噫。

錢：（衷心讚嘆）好，好，這孩子死的好！有志氣的孩子！說不去，就不去，
不像那個丫頭，（鄙夷地）那個叫什麼的丫頭，那個四房的——？

周：（憐惜地）婉兒。

沈：您看，您一來都趕上了，這倒死，那個嫁。

錢：（不滿意，翻着白眼）瞎，什麼嫁？那叫「嫁」？替死鬼！送到獨家去

替什麼大姑，那叫「嫁」？

說：（勉為解釋）也是叫人醫治去的，不叫「嫁」叫什麼呢？

錢：「這埋人！」這個老鬼真不知害了多少小姑娘囉！

沈：（順口說）大姨，四太太今天還在氣呢。

周：唉！有什麼法子？老太爺的吩咐，就叫婉兒去替，太太還不是只好聽着。

【瑞珪拿一件薄綉質呢的暴坎肩由右前側門走進來。她穿着一套淡藍色隱約機

了一點灰絲的羽紗衣褲，夾上身滾着灰邊。胸前插一根穿着線的針。中間藏一個銀

頂針，神色愜意，但盡力不使心裏的憂愁露在面上，像是很歡快地走進來。

趙：（微笑着）大姨媽，改好了。（持起夾坎肩）您穿上試試吧？

錢：（快慰地）好快呀。（一面穿一面喜愛地望着珪。珪低頭為她繫着鈕扣

。）好，好。

沈：我們少奶奶的針線怎麼樣？

錢：（滿意）好，好！你看，正合適！（望周，誇讚瑞珪）改得多巧啊。（

不覺拉起瑞珪的手，握在自己手內。）四妹，我可喜歡你這兒媳婦！

（撫摸着，笑着）你看，她的手多「肉頭」（「豐滿」的意思）啊！

周：（說笑話）那就給你做乾女兒好不好？

菱：（爽快）好，自然好。（對珪）你願意不？

珪：（羞澀地點點頭），願意。

菱：（不由摸摸她的豐滿的面頰）哎，這哪像生過孩子的母親哪！（和悅地

）你自己都是個孩子哩！（忽然眨眨眼）怪，那一天是你麼？

沈：哪一天？

菱：（嫌她記憶壞，不耐煩的口氣）就那天，他們結婚那天。我在新房裏碰

見的（望周）是她麼？

周：（笑着）不是少奶奶是哪個？

菱：（回頭又端視瑞珪；十分正經地）怎麼看着比那一天倒小了呢？（指菱

（竊笑）你呀，好，好，胖胖答答的，是個有福的相。（對周，忽然板起面孔說）我可不喜歡我那個女兒，脾氣古怪，這第一就不像我。

周：（想起來，對狂）你梅表妹呢？

狂：在走廊上抱着海兒跟琴表妹說話呢。

【劉四姐正抬頭諦聽，知曉了海兒的去處，就走出側門去找。

錢：（又拉起狂的手）你喜歡我那女兒麼？

狂：（誠摯地）嗯，喜歡。

錢：（指着狂，似乎是責備，其實是喜愛）你昧良心說話。

狂：（老實地）不，太姨媽。

周：（打趣地）沙奶奶，你得小心哪，你太姨媽的脾氣！你可得順着我這位

老姐姐講。

錢：（橫順是瑞狂有理）不，不，她對，她對，她有什麼說什麼（望着沈

）就這點這人愛，這人喜歡。

沈：（欣慰）大姐，快點把城外的房子修好，接她去住吧。

張：一定，一定，就是那個地方太僻靜，離城遠，（對珏）要過好幾道橋才到啊。

珏：（笑着）好。

錢：旁邊還有一大片墳地。

珏：（溫和地領首）好。

錢：（高興地）那就成了，等我下半年一從外縣回來就催我那些佃戶們幫着修，再蓋兩間新房子，蓋好了就來接你。

沈：快蓋吧，快為你這乾女兒蓋吧。

錢：（笑嘻嘻地）噫，蓋，蓋。

【黃媽由右側門上。

黃：（對錢）始太太在三大太房裏說您早點吃得太早了，再去吃碗麵吧。

錢：還吃麵，不是就走麼？

周：多少吃一點也好。你這路很遠呢！

錢：（對周洗）好，那麼我們去吧。

【黃媽搶前打開側門，錢，沈，周走出，屋內留下瑤珩。

瑤：（半晌，漸漸臉上浮現出深沉的哀怨，望着側門，低微地長嘆一聲）唉

！（緩緩向書桌走去，右手搭在網籃上，對着他怨慕地注視一下。）

【由正中門走進來靈新，穿着半舊淡灰夾袍，黑皮鞋，拿着雨傘，面色憔悴。

神氣有些沮喪，却強自打起若不在意的笑容。

瑤：（望着新）轎子預備好了？

新：（放下傘）就好了。

瑤：哦，（關心地）你不冷吧？

新：不。（不自覺地長嘆一聲，望着玨和網籃）大姨媽呢？

玉：剛出去，在三嬉屋裏。

【新緩緩由右側門下，玨抬頭望着他的背影，眼裏浮起哀怨的淚，趨歸右

手，取出手帕微微揩擦一下。

【覺民穿着黑制服由右側門進。

民：（低低地）嫂嫂。

玨：（轉身，立刻掀起手帕，微笑）二弟。

民：（親切地）你好一點了麼？

玨：（不明白）我？

民：（同情地）你不舒服了吧？

玨：（詫異地）沒有。誰說的？

民：（迷惑）陳姨太。

珏：（搖頭）沒有。（煩惱地）她老人家爲什麼總好對人說我不舒服呢？

民：（憐憫）嫂嫂，你嫁到我們家裏來，真是委屈了你。

珏：（慰解地）別這麼說，二弟，我很快活呀。

民：（關心地，指着側門）怎麼剛才大哥，——

珏：（哀傷地）他一向是這樣，痛苦的時候多，快樂的時候少。

【琴由右面側門上。

琴：大嫂，海兒哭着找你呢。

珏：（露出母親的慈愛）在哪兒？

琴：陳姨太房裏，劉四姐抱着呢。

【珏由側門下。

民：（訝異）梅表姐呢？

琴：一個人又到湖邊上去了。

民：怎麼讓她一個人，你？

琴：（憫惻）讓她一個人到梅樹林子再看一遍吧，這次她覓着大表哥跟大表嫂，她更要想着從前在這兒的好日子了。

民：我真不願意看她穿那麼素的衣服。

琴：（萬分同情）就是啊，怎麼嫁過去半年丈夫就死了呢？

民：（號啕）我怕她也活不長啊，身體這麼壞，尤其現在大哥彷彿完全把她忘記了的樣子。

琴：（爽朗）不會的，不會的。大表哥那個人，連鳴鳳死了都難過許久，一時放不下的，他怎麼會——（忽然）三表弟這兩天怎麼樣了？

民：（繃眉）還是那個樣，簡直不說話。

琴：（點頭）嗯，我都怕看他，冷冷的，彷彿誰都恨似的。

民：（傷心地）我問他，他不理我。屍首從湖邊上撈出來以後，我只聽見他

與過一次，至今他跟誰也不提鳴鳳。（不覺拉起琴的手）琴，我難過，他專前不告訴我，事後又不許我來安慰他。他忘記了我是他的哥哥。我愛他愛得跟，跟愛你一樣，可他不理我，簡直地不理我，把我看成路人，（嗚咽起來，兩手蒙着臉，傷痛地撲到床前）看成路人！

琴：（追過去，拿出手帕遞給民，同情地）不，不難過，不難過，讓我們一起來安慰他。

（淑貞拉着覺慧的手打開右面側門的一半，探出身來。）

貞：（回頭）三哥，我們從大哥屋裏穿過去吧？

慧：（還在門外）沒有人吧？

貞：（拉進來覺慧，活潑地）你看哪有人？

【覺慧穿着藏青的舊制服，褲管沾染了許多瀟瀟的黃泥點，皮鞋滿是土污，頭髮有些蓬亂，面容削瘦，眼內藏着強壓下去憤怒的火。淑貞穿一身花衣服，提燈

一個精細的小魚籠。

貞：(嬌嗔)三哥，你答應過我到湖邊上釣小鱒魚！

慧：(沉鬱)不。

貞：(希望的目光)那麼明天吧？

慧：(依然)不。

貞：(懇求)後天吧？

慧：(搖頭)不。

貞：(最後的請求，切切地)等着天晴吧？

慧：(愛憐而悵恨地苦笑，搖着頭)不。

門他們一邊說，一邊走，到了正中門前，覺長忍不住由床前跑出來。

長：(驚喜地)三弟！(琴隨在他身後。)

慧：(回頭望見，冷冷地)你們在這兒。

民：（拉着他的手，熱熱地握着，搖着，怨望地）覺慧，你不能這樣，你不能對我這樣，對我們這樣，你——

【由正中門躍進來錢梅芬。

琴：梅表姐！

民：（回頭，放下覺慧的手，轉對梅）回來了？

【那蒼白瘦弱的女子微微地點點頭，清秀的臉上掠過一絲悲酸的笑影。她低着首，整個浸沉在徘徊追念的淒惻的情懷中，沉澱地踱到書桌前面，放下手中一把深綠的油綢雨傘，用手帕揩擦額前的雨珠，把眼前一縷爲雨水淋漓的髮撩開，輕輕地在後面。她有二十三歲，感覺新只小幾個月；神色舉止看來比她的年齡應有的更爲成熟老幹。一種憂傷沉悶，悵悵，哀苦的情緒似乎永遠在她的心底滯留不去，使人見着她不由得抑制住自由的呼吸，感到她身邊帶來的那樣沉重的氣壓。比她的母親通曉人情，生性也較細聰明，因之整日處在母親那橫衝直撞，忽冷忽熱的母愛中，

確實有一種不爲人了解而又無法解釋明白的苦痛。她穿一件銀灰色的夾衫，纏着素白的滾邊，一條咬上身尤淡的灰白色薄薄的毛織品長裙，幾乎拖在脚面。微微有些發噁，不時撫着胸口，彷彿裏面是堵塞着的。

琴：（望望屋裏的人，怨咨地嘆了一聲）唉！（拉着淑貞走出。）

民：（跑去）三弟！

（民追着覺慧和淑貞，疾步走出正中門。）

琴：（近梅，低聲，同情地）看了麼？

梅：（錢梅芬簡稱——低首打開了書桌上的皮箱，拿起一件背心望望，凄楚地）看了。——要走了吧，我們？

琴：（悽惻地）大概還有一會兒呢。

外面覺民聲：琴，你來一下！

琴：哦。（回首對梅）你坐坐，我就來。

【琴由正中門下。

【梅獨自立在桌前，慢慢把背心放回箱裏，哀傷地四面望著，追憶著，留連著，目光漸漸停留在那張寂寞的空床上，不覺低下頭，觀上箱蓋，推開皮箱，再也無心收拾，緩緩同右側門走。

新：梅！

【她拾起頭，望見琴正立在側門門口槍然注視著。她楞在屋中，半天，二人臉
不出一句話。

新：（低聲）轎都快預備好了。

梅：（緩緩）那麼，就要走了。

新：（依依不捨）外面還落着小雨呢。

梅：（沉滯地）媽說要走就得走的。

新：（半晌，又——）天氣忽然變涼了，你，你們的衣服帶夠了麼？

梅：夠了，表嫂借給我衣服了。

新：（微嘆）唉！快的很，到底還是要走了。

梅：（望着新）嗯，住了也有十幾天了。

新：（悄切地凝望着）回到鄉下，每天幹些什麼呢？

梅：（搖搖頭，悵悵地）鄉下沒有什麼事情。夜晚睡不着呢，躺着等天亮；

天亮起來了，就坐着等天黑。

新：（愀然）你，你也許還要回到他們家裏去吧？

梅：（片刻，才——）也許不必去了，人既然是不在了。——他們家裏的人

并不喜歡我。（微微嘆起來，撫着胸口。）

新：（疚痛）身體要緊呀，梅，你不能老這樣地病，病下去。

梅：（淒笑）也許幸而有這一點病陪着我，不然，日子會覺得更長了。

【半晌。

新：（哭泣地）媽媽還是那模樣吧？

梅：（絕望）嗯，她是不會改的。

新：（長嘆一聲）你走了，還會想，想着我麼？

梅：（低首）我從來沒有忘記過。

新：（哀傷地）這次分開了，真不知什麼時候再見面了。

梅：（低聲）嗯。

新：（忽然激動地）我們就像隔在兩個墳墓裏的虫一樣，誰死誰生，誰也不

會知道，永遠見不着天日，永遠出不了頭。（隱泣起來。）

梅：（哀痛地撫慰）你真愛哭啊！不要哭了，讓我們再看一看這外頭的梅林

吧！（踱到窗前。）

新：（隨着）嗯。（凝望窗外一片淒迷的雨）雨又下起來了。

梅：（伸出蒼白的瘦手點指着）我們一小就在那塊地方玩大的呀。

新：（逐漸沉浸在回憶裏）嗯，我們在這間書房裏讀過書，談過話。

梅：點着一個小油燈，——

新：（漸近梅）做着同樣的夢，同樣的——

梅：（哀憐地望着他）你又喝多了，大表哥！

新：（低頭）

梅：（試探地）不要再喝酒吧，你該想着表嫂，她真是個可愛的妻子啊。

新：（領會，沉悶地）嗯，我知道她好。

梅：那你就不要顧慮得太多了，（沉靜地）我會過得很好的。

新：（衝動地）梅，讓我們再通通信吧！

梅：不——（心痛）何必再惹些煩惱呢？

新：（追急地）讓我再知道一點你的消息！我，我結婚那一天，我託琴表嫂

帶給你一封信，在那信裏，我喊，我叫，我要你聽，聽着我，我，——

住，慢慢轉入低緩失望的聲音）可你當天就走了，一聲不響就走

了。
（哀怨）走的好啊！佛說最痛苦的地獄的冤魂是沒有喊叫的。

（急切）可我們是人哪！我們是活着的人哪！梅，我想過，我想過，我們要互相知道一點消息。（把梅拉到書桌前）來，來，梅，你聽我的話，你必須聽我這一次話。你寫下你的通信地址。我去拿我上次發送到你手裏的信，你看，你不寫，也會寫的。

【重新把梅按在書身前椅子上，就匆忙由正中門跑出去。

【梅被這一陣激動弄得有些昏眩，有微諍了一下，抬起毛筆，在一張便條上寫了幾個字。忽然一陣刺心的抽痛，忍不住擲下筆撲在桌上哀泣起來，這時由右面側門慢慢踱進來瑞珏，抱着熟睡了的海兒悽惻地望了片刻，悄悄走到床前，把海兒放好，由床前小桌上倒了一杯水，端起來，輕輕走到梅的身旁。

玳：（溫和地）梅表妹。

梅：（一直在低聲嚶泣，突然聽見耳邊的聲音，倉促坐起）哦，大表嫂。

玳：（遞出）喝一點水吧。

梅：（立起接下）哦，謝謝你。（喝了兩口，玳又接在手裏。）

玳：（把杯子放在書桌上，同情地）不要回去了，再多住幾天吧。

梅：（涇涇地）我，我也想回去的，大表嫂。

玳：（懇切）梅表妹，我是真想留你多住幾天呢。

梅：（點頭）我知道，大表嫂。（淒笑）就是住在人家裏總有些不慣的。

玳：（微頷，哀憐地）你住了這幾天，連海兒都捨不得離開你了。

梅：（沉聲地）嗯，我真喜歡海兒。（忽然微笑）你還要給我他一張照片

的。

玳：真是的，我幾乎忘了。（走到床前，舉起梳妝台前一個小鏡框。）就拿

這一隻吧，你走得太倉促了。

梅：（隨到床邊，低頭疼愛地望着熟睡的海兒，微笑）睡着了。

藍：（慈愛地俯視着）嗯。（舉起相片）你要這張麼？

梅：（接下，一面看相片，一面望着床上的小孩，欣慰地）真乖，那一雙眼睛才像爸爸呢。

藍：（快樂地指點）你看那鼻子不像麼？

梅：（讚美）嘴也像。

藍：還有這一對大耳朵！

梅：（欣悅）都像，都像，有了這麼一個孩子才真快活呢。

藍：（忽然爲梅感到一種悲感）是啊，有了孩子就不寂寞多了。

梅：（聲音無語。）

藍：（握住梅的手）梅安睡，（天真地）真的，有時我真想把海兒送給你呢。

梅：（黯然）不，不，我有一張相片就成。

深：（慌亂地）我知道我說的是空話。不過，梅表妹，我看你要走了，（深深地）我真恨不得把什麼都給了你，只要你能快活一點，他——（更熱烈地）他也能快活一點。

梅：（驚愕）大表嫂！

深：（驚慌）你們哭了。

梅：我們！

深：（低頭）他跟你。

梅：（俯首，痛苦地）大表嫂！

深：（抬頭望着梅，坦摯而溫婉地）梅表妹，你千萬不要弄錯了我的意思，

我，我——

梅：（無可奈何地）表嫂，我知道你曉得。（低首）可我是要走的人了。（緩緩）並且我以後不會再來的。

汪：（焦灼）梅表妹，你，你——（絕望地）人的話真是不中用呀！我不是要你那麼想我。如果為，我要你那麼想，我何苦在你要走的時候，提起這件事呢？

梅：（驚愕，低聲）大表嫂，你聽，別是我母親來了吧？（欲行）

汪：沒有，她沒有來，轎子還沒有預備好呢。

梅：是吧？（又要走）

汪：（懇切地）不，梅表妹，你不要走。（拉着她）我真有話講，我也是——

（幾乎是乞憐地）有許多話沒有人可以講，我也苦的很呢。

梅：（緩緩地）我知道，我知道。

汪：不，梅表妹，你不要想遠了啊。我，我說不出。（哀切）我真不是專替

自己想的人。（鼓起勇氣）我替你，你們想過多少次啦，我真是——

梅：大表嫂！

狂：你讓我說完吧！（淚然流下淚來）我真是好幾次想回自己的娘家，——

梅：（驚愕）你——

狂：把他跟海兒交，交給你——

梅：（哀痛）大表嫂，你真不知道你自己說的什麼，我，我就要走了。

狂：（懇摯而沉痛）梅表嫂，他真苦啊。我看他苦，我的心都痛了啊！（哀

望）你不笑話我吧？這個家裏沒有人真懂得他，沒有人真愛他，我知道你是懂得他的，你也是真愛他的。所以我老覺得我前話你懂，你明白。

梅：（凄然）表嫂，你叫我懂什麼呀……

狂：我，我真愛他呀！

梅：（低首）我知道，表嫂。

蓮：不，你沒有明白。我真是愛他，真是說不出的那樣愛，那樣愛啊！他快活了，我才快活。可他這麼苦，這麼苦！他從來沒有暢快地大笑過一次啊。所以梅表妹，我才想——

梅：想什麼？

蓮：我才想着我方才說的話，——

梅：你——

蓮：（誠懇地）說來你不會信，我真是認真的，我不是說假話討巧，我不是造作呀。你會明白一個女人愛起自己的丈夫會愛得發了瘋，真是把自己整個都能忘了的。

梅：（坦白）大表嫂，你真福氣，一個人嫁出去，能這樣愛自己的丈夫，才真幸福啊。

蓮：（懇切）梅表妹，你想想吧，你就要走了。你應該好好爲着他想，也爲

着你自己——

梅：（悲哀地笑）不要說笑話罷。

珏：（誠摯地）我不是說笑話啊。

梅：（望着她，緩緩地搖着头）那麼，你離開他不痛苦麼？

珏：（壓制）嗯，——不。

梅：^多你家裏看你回來不痛苦？

珏：（低首蹙眉）嗯，——不。

梅：（聲音顫抖）海兒離開了你，不痛苦？

珏：（泫然）呃，聰——

梅：你離開了海兒，不痛苦？

珏：（哀哀哭起來）我是痛苦啊，我是痛苦啊！可我有什麼法子，我真是

忍再看他那樣苦啊！

梅：（惘惘地）大表嫂，若是嚙不盡的。你忘的太多了。（撫慰她如同自己的妹妹）大表嫂，你，你比我小吧？你有——

珏：（抬頭）二十。

梅：（驚訝）二十！（笑着）大表嫂，你還是我的小，小妹妹呢。不要再想了，不要這樣苦自己，爲什麼想起那麼怪，那麼怪的念頭呢？

珏：（純真地）怪麼？

梅：（愛憐地）你能說不怪麼？（感嘆）人世間的事情複雜起亦真複雜，簡單起來也是真簡單的。（誠懇地）大表嫂，你什麼都對我說吧，我告訴
你，我這次來了，看見了你們，我真是替他高興哪！

珏：真的？

梅：我現在知道了他真有一個人在他旁邊——

珏：（真摯地）我老覺得我配，配不上他呢。

梅：（微笑着）我倒覺得他有點配不上你呢。（又轉為憂愁地）不過，他身體不大好，他——

珏：（溫和懇切）我會照顧他的。我真，真恨不得拿出我的性命來，來——

梅：（安撫地）我知道你會。大表嫂，好好照顧他吧，我也儘量使你快活呢。

珏：（忽生氣地）你不是說過你要看他小時候的相片麼？

梅：嗯，是啊。

珏：（忙跑到書桌邊，由抽屜裏取出一束零散的相片，欣喜地）你看這都是

。（一眼一張地挑出幾張）這是他跟我死去的公公一塊兒照的。你看多好

玩，他的眼睛多像海兒，你看，（笑起來）還穿着開襠褲呢。

梅：嗯。

珏：（像一隻復甦的小鳥止不住地歡唱起來）這一張是跟大姨媽照的。哦，

這張還有你呢。（讚美地）那時你多小啊！多好看哪！就在這書房門口

照的吧？你看還有爺爺，有二弟，有琴表妹還有他。你看，你還整着兩條小辮子，一雙眼睛，多大，多美啊！多聰明，多快活啊！真是——

梅：（聽着聽着瑞珪的話，不由得低低哭泣。）

珪：（才覺出——）梅表妹，你——

【覺新由正中門走進，拿着一封密信。

新：（驚訝）你在這兒！快去告訴大姨媽說轎子已經預備好了。

珪：好。

【珪低頭由右面側門下。

新：（焦灼地）她說了些什麼！

梅：沒說什麼。

新：真的？

梅：嗯。

新：（舉起舊札）這就是那天你沒有收到的信，你看吧？

梅：（搖頭）不，不看了。

新：怎麼？

梅：（無望地）看了又怎麼樣呢？

新：（迫切）那麼以後寄給你吧。（伸手）你寫的地址呢？

梅：（緩緩地）我沒有寫。

新：沒有？

梅：（悲哀而肯定地）不想寫了。

新：（迷惘地）爲什麼？

梅：（哀切）我寫不下去。（瞥見方才放在書桌上的海兒的照片，滿腹酸水

盡的叮嚀，和哀痛）大表哥，忘了我，想着自己，想着海兒，還

想着她吧。我——

梅

【陳太太推開右側門進。

梅：（望了一下）喲！（回頭笑說）他們倆在這兒呢。

【梅和新遠遠分開，梅轉身低頭把海兒相片緩緩放進皮箱裏。

【由側門走入錢太太，周氏，沈氏，瑤珪，黃媽和劉四姐都提着錢太太和梅小

越的物事。周氏用手帕擦着眼角。

錢：（望了珪一眼，笑對新）明軒，你這個小饅子，你不知道你手裏有多大

一個寶貝呀。梅芬，你跟各房的長輩們都辭過筵了麼？

梅：都辭過了。

周：（十分矜恤地）梅姑娘，你這兩天病好一點了麼？

梅：好。

周：胸口還痛麼？

梅：（低聲）不。

周：（囁咐）以後——

錢：（不知體貼地）哦，我這個女兒啊，成年地病，成年地就是苦痛，苦痛，不知一年到頭，哪兒來的這些苦痛！（望珏）可不像我這個乾女兒，

成天地笑笑眯眯，——

陳：（似乎是打趣地）別誇了，您的乾女兒現在也是有病啊！

錢：病？

沈：（笑望珏）你吃梅子不？我屋裏還有呢。

錢：（莫明其妙）吃梅子幹什麼，夠酸的！

陳：（尖笑，望着新）酸了才能治病啊！

錢：（恍然）哦，哦，哦。（轉向周，欣喜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珏：（羞赧地）媽！（低下頭。）

周：（笑着附耳告錢。）

錢：（連連點頭）哦，哦，哦。（笑出聲）我來的，我來的，到時候我一定來的。

【梅痛苦地立在桌前凝望着。

甄：（悲痛地）該走了吧？

【琴由正中門氣忙走進，後隨宴成。

琴：走吧，大姨媽，我母親在外面等着。

錢：好，走吧，走吧。

【黃媽，宴成和劉四姐都忙着把東西拿出門。

沈：一路順風啊！

錢：順風，順風，準順風！

陳：（順嘴人情）我們到碼頭上送送吧。

錢：（一面拿傘，提包袱，一面翻眼）送？誰也不許送。

周：（笑着）是，不送，不敢送。

【大家說着講着向正申門口走。

周：（對錢）說定了，老太爺過生的時候，——

錢：（快活而肯定地）一定來，一定來，爲着我這乾女兒，我也要來的。（

回首）梅芬！

陳：梅姑娘。

珏：（揩拭淚水）就來了。

【大家都走出正申門。外面有驕夫的脚步聲和吆喝聲，屋內只有珏和梅。

珏：（譏諷地）梅表妹，下次你來，你一定要來呀！

梅：（泫然）我想來，——（悲痛的預感）我就怕，不能來了。

【新由正申門上。

新：（低聲）上驕吧。

梅：（望着新和狂，沉緩地）再會囉，大表哥，大表嫂。

狂：（充滿了對梅的憐憫，不覺哭泣起來。）

【李向正中門附進。

梅：（嗚呼）梅表姐！——（望出這三個人的神情，低聲，同情地）上驕吧！

（緩緩地）該走了。

【梅徐徐轉身。新沉默地凝望着，眼裏又浮起淚光。琴也低下頭，緊握攏狂的手。狂悲哀地望潛覺新淒惻的臉。

【門外有人高聲叫「梅小姐」。梅開始走出正門。

（幕徐徐落）

第三卷

第一景

是草木又將凋落的暮秋，離第二幕有三個多月了。高家太翁慶壽三日，現在是第三天的傍晚，主客們都已疲憊，到處都顯出一種曲終人散的空氣。尤其是在花園裏，此時夕陽欲下，右面那一片山影與暮色漸深時湖面升起一層漠漠的寒霧，蕭條空曠，令人感到淒寂而荒涼。近居室湖濱上的水閣也那樣靜靜地立在夕陽裏。沿着湖濱望過去，遠遠的在山脚下，是一片紅透了的楓林，在秋天日落時的金色的映照中，說不出的淒豔。右面近前有兩三株年代老而挺拔高聳的白果樹，立在由右方通着居住的房屋曲折引來的小徑旁，那扇形的小葉都變成金黃色，遠望斑斑點點。襯着後面的楓林，美麗而華貴。樹後繞着矮矮的竹籬，正中開着籬扉，由籬外湖邊引進一條寫卵石砌成的小路，直領到左面水閣的石階前。水閣是一所精緻的樓榭，初建成時曾經是金碧輝煌，如今罩上了一層時間的塵衣，在這滿眼蕭瑟的秋色中，黯然

獸立着，猶如深潭的佳人。開後山澗裏的水淙淙然由蔓生蕨葉藤，苔苔的岩石中流下來，成爲一道小溪，從山下竹籬間，被種湖裏。這水閣是兩層，下層離地有四尺許，樓梁樓梁橫繞着四週，樓上的雕雲應接着，樓下四面撐起竹簾，僅扇門扉那枚磁盤來，四面通風，軒窗明敞，可以穿過去望見嶺後的青山。閣內的炕床，桌椅，窗臺都非普通地露出。炕床後有一小屏。屏後是上樓的木梯。門楣上懸着一塊匾額，字寫木匾，篆書「水雲閣」，兩邊懸一對精緻的墨漆楹聯。門前是一片平坦的草坪，坪上放着一石桌，石凳和藤椅。桌上擺着紙墨筆具等等。

開幕時，夕陽淡淡射在草坪上，秋風吹過，白果樹瑟瑟作響，扇形的實葉樹隨風搖下一簾來。覺新和克安在竹籬後徐徐圍在湖築山後面，由正中偏門走進。馮驥齋穿着袍子馬褂，神色泰然，彷彿既望着四面的湖波山影，悠悠自得。將近兩三時的工夫，在他們面容上留不下一絲時間的痕迹。他依然清高脫俗地對着身邊兩個伴侶們應酬，微笑中依舊抑不住一種冷冷的倨傲。他手裏握着一張紅帖，進門時，隨

他把鼻上一架玳瑁邊的遠視鏡取下來，緩緩放在一個老舊的鏡盒中。克安和覺親舉箸招待賓客的衣服，克安又把秋天最講究的衣裳展披在身上，態度恭謹，在馮蕪山身旁急請他發端侍應着。覺新眉宇間露出深重的憂鬱，勞累和焦灼使他較三月時更覺憔悴瘦損，彷彿帶着病，在客人不留意時就縮起眉頭，客人轉過身，他又打個精神含笑應付。

馮：（在籬外）請這邊走吧，太老伯。

馮蕪山微微領首，新個身引着他們走進草坪。

馮：（四望）這一帶還算清雅。

覺：（慫恿）是，是，比方才在壽堂裏，跟那幫俗不可耐的客人們應酬，要費

厭多了。老伯累了吧？

馮：（肅然）還好。（找一個石凳坐下，克安在一旁分外小心地服侍着。）

馮：家父在前面唱戲的地方跟幾位拜壽的客人招呼一下，送完了客就到此地

來陪老伯的。(回頭對新)明軒，你快去叫下人們給太老伯倒茶。

馮：(賞玩着四面的風光，回顧)不用了。倒是這「水雲鄉」裏，紙筆都有麼？

新：(有些不大懂)您說這水閣裏面？(馮點了點頭。)有，有，文具都在樓上

預備好了。

馮：(十分考究地)你先看看有古墨？最好是你們府上藏的「古渝廉」。

新：是，我看看去。

馮：(這囑一句)樓上若有綠端硯就更妙。

〔新又應了一聲，邁上石階，步入閣內，踏着屏風後面的木梯，登上樓。〕

安：(同時，討人喜歡地)我去叫婉大姑來給您研墨吧？

馮：(仁愛地)不必了，第一次回到府上給她的老主人拜壽，讓她多玩玩也好

。(轉題)這兩天你們府上的喜事很多啊。

安：(諂笑)這都是仰仗老伯的恩德。以前明軒的婚事蒙您成全，現在老二的

婚事更要高攀了。

馮：(客氣而傲岸地)談不上這麼客氣的話，只要舍姪孫女日後嫁過來，應對進退，都融融和和，像明軒的夫人似的，我就放心了。

安：(格外慇懃)那是萬萬不會錯的。(臨時堆砌着許多奉承話)老伯目光如炬，洪福齊天，明軒若不是老伯當初爲他作月老說媒，現在早已死了太太，有鼓盆之戚了。

馮：(莫明其妙)怎麼？

安：(以爲馮當然知曉，不覺親暱地)您不知道，錢太太的梅小姐因爲病重，從外縣又搬回城裏治病來了。

馮：梅小姐？

安：嚶，病得都快要死了，這位錢太太的梅小姐。

馮：(傲慢地眨眨眼)錢太太？

安：（笑嘻嘻地）錢太太，就是那位有名的錢大姨媽呀！

媽：（睨目）錢大姨媽？

安：（非常希望得到熱烈的反應）耶——

媽：（冷冷地搖搖頭）不認識。

安：（半晌無語，才想起跛到石塔前，聽着那一對降在圍門兩側的鐘聲，慢

慢神氣活現地）好，好！真好！（待媽回過頭）伯伯這副對聯真作的好。

這三天來給家父拜壽的客人沒有一個不誇讚好的。

媽：（才化開了冷冰冰的面孔，似笑非笑地）還不結麼？

安：（覺得漸漸抓住了媽的心竅，更入神地朗誦出來）「翁之樂者山林也。」

媽：「客亦知夫水月乎？」好，真好！（回望媽，諛媚地）真是一望而知

就是伯伯這樣的大手筆！

媽：（逐漸釋然，得意而又不肯盡露地微笑一下）也沒有什麼，不過是巧思而

已。

【新由隱門走出。

新：（微咳，壓下了煩惡，勉強地笑着）墨是好的。已經研好了，請太老伯上樓動筆吧。

馮：好，好。（走上石階）哦——（回望克安，彷彿有話。）

安：（一聽覺新的話，立刻更全神灌注地賞鑒這兩句傑作，哼哼唧唧地搖頭擺尾，似乎到了完全忘却了牠我的境界。）「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

【馮望見他這樣的入神，彷彿又嘉賞却又輕藐地微笑一下，那光景新上了礎。

寫完從右面小徑蹣跚走進，穿着一身華麗的衣服：綢夾袍，緞坎肩，懸掛着翡翠

鑲子的金鍊。

克：（輕飄飄地走到克安背後，談諧地）先生！

安：(嚇了一跳，回首)怎麼？

定：(諷刺)先生可謂善養浩然之氣！

安：你又在開我的什麼心？

定：我笑，我笑你在他面前搖頭擺尾地欣賞得有趣！

安：(又氣又笑)不欣賞他這兩句鬼東西，我又得跟覺新一塊陪這個老傢伙進

去。你願意？願意，我就進寺。(立即走上石階。)

定：(慌張，連忙攔着他)別，別！我真等急了。爲着這場堂會戲忙了三天，

禮拜一偷偷打發人不知催了參少鐘了。

安：(故意)你去就是了，何必等我？

定：就是說呀，沒你不成，她要你也去！翠玉還等着你呢！(忽然文縷縷地)

「獨樂孰與衆樂？」大家湊個熱鬧吧，這三天真把我在家里醫得苦夠了。

安：(穩穩地)去是可以，就是我囊中慚愧，沒有錢！翠玉前兩天又跟我要金

鐺子，——

定：（豪爽地）走，走，走，我有！你放心！也許爲這個鬼戲，我還得照應一下，你，你，你現在先去，免得——

【沈氏由右面小徑上走入。她穿着吉服，頭上手上却沒有展覽着那些珠寶，怒氣沖沖地走進來。

沈：（對定）你要上哪兒去？

安：（狼狽，代定說）看，看戲去！到前頭看戲去。今天的戲都是克定調派的

。走，五弟妹，我們一同看看去罷！

沈：我不去！我不愛看那些騷獃子別臭男人的戲！

定：（爆發）你這叫什麼話？你這叫什麼話？我問你，你這叫什麼話！

安：（見風頭不對，望着克定）我，我走了。

定：（回頭）好，你先去罷。你先到進德社去罷！

【安由正中語門倉促走下。

定：（掙扎有詞，責難着沈氏）你怎麼能夠當着四哥對我這樣說話？你怎麼一

點沒有眼色，怎麼能夠當着人說這麼難聽的話！

沈：（橫顧說不過他）我不管，我不管？反正你把我的首飾還給我！

定：（急了）誰說不還？誰說不還？

沈：我現在沒有的戴，你看參過生，（逼近）我現在戴什麼？戴什麼？

定：（氣急）你戴個××！

沈：（不等他罵出來，尖聲高喊）你要罵什麼？

定：（縮住嘴，却依然倔強地）反正我是拿去抵押做了生意。無論如何，也得

等生意做完，錢賺出來，才拿得回來。

沈：我不管你做生意不做生意，反正我要我的首飾，我的首飾！

定：（頓足）活見鬼！首飾我現在沒有！

沈：我現在就要！

定：（硬橫）我現在沒有！

沈：（更橫）我現在就要！

【惡婆由左邊小徑攜淑貞上。他穿着一身藍布長袍，較前略爲沈靜，目光炯炯。淑貞穿着綠色的衣服，婉爾地跟隨着兒慧，似乎方才談完了一段話。

貞：（吃驚）爹！

定：（惡聲惡氣）作麼幹什麼？

貞：（怯怯地）三哥帶我去玩玩。

定：（對沈）走，回去說！

沈：（氣降半地）回去說，回去說！（對淑貞，也怒滔滔地）淑貞，你也來

！（拉着淑貞回頭就走。）

貞：（乞憐）三哥！

慧：（惘惘地）先去吧，不要緊的。

【克定，沈氏，淑貞由右面小徑下。

慧：（切齒，憤憤地望着他們）哼！

【覺新由閨門走出來。

新：三弟！

慧：（低沉）那個老頭在樓上幹什麼？

新：（囁嚅）給，給二弟寫喜帖呢。爺爺說的，爺爺已經答應那件事了。

慧：（開始詰難）馮樂山的孫女？

新：不，姪孫女。

慧：（沉緩地點點頭）那個又醜又矮，脾氣又大的那個！

新：（困難地解釋着）三爸說她詩文好，家——

慧：（搶說，譏諷地）家教高明，性情溫雅，女德完美，爲人——

新：（爲難）三弟，你究竟有什麼意見呢？

慧：（冷冷地）我沒有意見，我跟你沒意見。

新：（痛苦地）你——

慧：（望着新）大哥，我真是看不慣你。（憤憤地噓了一聲向右踱步。）

新：（懇求地）不要走！你！

慧：我不走，我還等二哥過來呢。（毅然）這一次，我決不許二哥學你，「不了了之」地把事情弄得一場糊塗，害人害己！

新：（欸心）你要怎麼樣？

慧：（輕藐）跟你說有什麼用？你只知道跟惡勢力妥協屈服，一天一天走上庸俗昏聩的路。（痛心地）大哥，你知道不知道你一天比一天老，暮氣，遲鈍？你難道看不出這件婚事會害了二哥一生，你自己也是受過害的

人！

新：（氣短）可，可是你瘦瘦並不壞呀。

慧：（鋒利地）不退你說，她快活麼？她不！你快活麼？你也不！你想着那個，又丟不下這個。你弄得兩個人都爲着你苦痛，而你自己也沒有得到快樂。你放不開，丟不下。這難道不怪你三年前躊躇躊躇，敷衍敷衍，糊里糊塗結了婚造成的錯誤。

新：（乞求他的同情）慧慧，你知道當時我也是爲着這個家庭，才勇敢地——
慧：（奚落地）勇敢？你不要再提勇敢！你以爲你在上次鬧變亂的時候，你敢一個人在前面應付，那，那就勇敢麼！先生，那不是！只是不怕死，並不夠叫做勇敢。勇敢的人是有冷靜的理智，正確地下了判斷，長久地支持他的行動的。（憤恨地）我告訴你梅表姐現在病勢沉重，進城找醫生，醫生都說希望很少，這條快死還未死的性命就是你害的，你三年前那點勇敢害的！而你現在還要隨他們逼二哥走上你的路，逼琴表姐走上

了梅表姐的——

新：（低聲啜泣，忍不住——）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苦的很哪，苦的很哪！

慧：（憤慨）你就會哭！哭有什麼用？流眼淚在你是個享受，哭完了你覺得舒服。

新：（有些氣惱）三弟，你不該這樣說我，你該了解，我從頭至尾，一直是爲着你們，爲着這個家。

慧：（更興奮）不要跟我談這個家！我愛這個家比任何人都深，比任何人都切。我知道我該服從父兄，但是他們的行爲也要做得值得我們尊敬！

新：（同情地）我知道鳴鳳死後，你整個人變了。你恨！你不相信。

慧：（凝望着前面）恰恰相反，我更信！我更愛！（忽然熱烈地）大哥，你不要完全拿鳴鳳的死解釋我將來的種種。我愛她，（着重）真愛！我丟

了地，我才知道我丟得多麼多！這損失是不可彌補的。剛一死，我只想
到她的死，現在我才慢慢看出她死後給我啓發的問題有多嚴重。（肅敬
地）我起過誓，我不再有我自己。我以後能活一天，也許我會
失敗，也許我會死；也許我受盡人們的笑罵污辱，（支病而勇敢地）但
是我只有實行我的決定，我的思想，我沒有什麼顧慮。

新：（擔憂地）魯慧，你要弄些什麼？你最近成天在外面鬧些什麼？你不要
以為鳴鳳的死都是這些人的責任，難道你自己——

慧：（悔恨地）我有！當然有！我的錯誤是糊塗，愚蠢；（悲憤）然而他們
的罪過是行兇，殺人！（目光裏突然閃出憤怒的火焰）看看你自己的手
吧，難道這雙手沒有沾上一點殺人的血？

新：（恐懼地，眼裏含着覺慧眼裏怖人的目光）你，你這樣太過份了，你真會有
一天，像三爸說的——

慧：（爆發）大哥，你偷偷躲在你的情感裏面整天去哭吧！你永遠感覺不到我所感到的壓迫。（冷冷地）過去我們是弟兄，現在我們是路人。

新：（驚懼地）你，你——

馬在樓上的聲音：（悠然自得地）明軒，明軒哪！

新：（抬頭諦聽）哦！

馬在樓上的聲音：（得意地）你來，你來看看我這首七絕。

慧：（譏刺）去吧，去看詩去吧！

新：（惱怒）你——！

馬在樓上的聲音：明軒！

【麗新答應一聲，嘆一口長氣上樓。慧慧同情而又友愛地望着他的背影，也沉重地嘆了一聲。由右面小徑上覺民和琴隱秘地走出來，覺民拿掉大衣和帽子，提一個小帆布包，琴隨在後面，似乎剛剛哭過，濕濕的手帕還纏繞在手指上。

琴：（對走近身旁的覺慧，低低地）方才是大表哥吧？

慧：（點點頭。）

民：（小聲）我們沒有進來，怕大哥在這兒，不，不大——

慧：（坦率）其實大哥倒沒有關係。

琴：（小心地）還是祕密一點好。

民：（氣憤）你知道麼？姑媽不許我再到她家裏教琴的英文了。

慧：爲什麼？

民：說怕人說閑話，說——（望琴，琴也低頭不語。）

慧：（急惱）唉，這時候，還吞吞吐吐，願忌些什麼。

琴：（鼓起勇氣）怕，怕——（又頓住。）

民：（連忙）怕人家笑話姑媽非要搶着把女兒嫁給我。

慧：這有什麼，讓這羣好管閑事的說去得了。（對民）你的東西都預備好了？

民：好了。

慧：書呢？

民：（指着）在帆布袋裏。

琴：換洗的衣服呢？

民：（感激地微笑）裹在行李裏。

慧：哦，你的行李我已經給你運到黃存仁家裏了。

民：（緩緩掏出一封信）那麼這信？

慧：（伸手接下）交給我。你怎麼寫的？

琴：（溫和地）你看呢？（慧抽出信看。）

民：（瞥琴一眼，望着慧）琴表妹看過。

慧：（一面看，一面搖頭）不，不，這口氣太軟了。

琴：（破涕而笑）難道要用信來殺人？

琴：（收起信）也好，就這樣吧。（對民，鼓勵地）放心吧，二哥，我相信你這一次一定成功！不過（笑着）我有一點意見，——

民：什麼？

琴：（激動地）我主張你一出去就不要回來，到外邊讀書，過了兩三個月，再偷偷把琴表姐接出去。

民：（懸念）不好。

琴：我看也不妥當。

民：（笑着）這是你這個危險份子做的，太不安全。

琴：（也笑起來）好，快走吧。在這一點，不聽我這個危險份子的話也好。

走吧，二哥，別再留戀了。

民：（依依不捨）嗯，我走罷，三弟。——琴，走罷！

琴：（茫然）聽民！

慧：（忙忙搖手）不要哭，不要哭，千萬不要哭！（鼓勵地微笑）琴表姐！

你該拉着他的手，笑着送他出門。

琴：（不好意思）三表弟。（但不知不覺地牽着民的手。）

慧：（低聲）笑，笑，笑着一塊兒走出去。

〔琴淚眼中浮出微笑，隨着慧民由正中後門向左走出。瑞珏焦灼地由右邊小徑

闖入。她穿着米色嗶嘰夾襖，遍身滾着藍、灰、白三色的繡花邊，胸前兩顆瑪瑙

扣子，黑綢裙，黑緞軟底鞋，神色驚慌不安。

珏：（低促）三弟！

慧：（忽然想起，在竹籬邊上追喊）走後門，小傻子！（轉身）大嫂。

珏：（憂愁地）大哥呢？

慧：在樓上陪着舞者呢。

珏：（膝上石拍）那好！那好！（跌了兩膝，忽然回頭）三弟，你看叫不叫他？

（武斷地）當然可以叫！（對上面）大哥！

【新從開門走出。

新：什麼事？（瞥見玳的哀痛的眼神）怎麼啦？出了什麼事？

玳：（憂痛地）明軒，你聽了，千萬不要太，太着急。

新：是怎麼，怎麼？

玳：大姨媽打發人請你就去，梅表妹已經快，快不成了。

新：（昏眩）她——

玳：（急切地）我已經叫他們把轎子預備好，你，你——

新：（似乎癱了一樣）他們爲什麼不早告訴我，爲什麼不早？——（感到一

種難忍的抽痛，幾乎要跌倒。）

新：（忙去扶持）大哥，大哥！

玳：（憂急）我跟你去吧？（新又立好，神志逐漸清醒。）

慧：（同情地）不好，大嫂，你想你去了，你跟大哥一同去了，梅表姐她心

安麼？

珏：（誠摯地）可我真想見她，真想再見她一面。

新：（忍住哀痛）不，你不要去。你現在的身體不宜於再悲傷了。

珏：（撫慰）不要太難過了，明軒，你，你快去吧！

新：我走了，（淡走兩步）不過樓上馮考太爺，——

慧：（頓足）我的天，大哥！你看我來侍候他！

珏：（匆匆地由正中側門向左走出）。

慧：（同時，憤極）梅表姐，你好冤枉啊！

慧：（揩拭眼淚，哀痛地）三弟，是我害的梅表妹。

慧：不，大嫂，你是最溫厚，最無辜的。殺了梅表姐的也是他，是大哥要我

來侍候的人。

「陳姨太由右窗小徑匆匆上，後隨王氏和婉兒，婉兒穿着嫩青的衣襟，式樣老舊，緊緊箍在身上像絲帶，頭髮梳成髻，系着暗色的頭繩，形容枯槁，人也瘦損得可驚，低首斂眉，和三月前的活潑生氣大不相同。她持一串細小的珍珠，纏繞在手腕上，肩着人，多少有些驚恐的神色，王氏和陳姨太都穿着喜慶時的衣服。」

陳：（匆促）孫少奶奶，快來吧，老太爺又叫你呢。（同情地）是藥新去看梅表姐去了吧？（對王氏）你看這多怪，到外縣三個月又病成這副樣子了。

王：（無言）聽。

陳：（對王）快走吧！（尖刻地）老太爺真是離不開你呀，走吧！（先走。）

「我隨着陳姨太由右窗小徑下。」

王：（一根短短的黃象牙煙嘴裏還燃着半隻紙煙，她輕輕吸了一口，慢聲慢氣地）婉兒，這兒也清淨，你坐下談吧。（覺慧驚愕地望着婉兒。）

慧：（低頭）不，太太。

王：現在你總是馮家的人了。

婉：（無限的復痛）太太！（嘆息。）

王：（坐下）唉，也不知誰做的孽，三個月的工夫硬把個人逼成這個慘相！

（邀人同情）老三，你看她變成什麼樣兒？

婉：（見禮，低聲）三少爺。

慧：（淒惻）坐，坐下談罷。（婉兒坐在右邊一個角上。）

王：（又吸一口煙）這件事叫三少爺聽聽也好。（對婉）你說吧，三個月見

不着你的面，我好幾次派人去看你。候門似海，總是東推西托地見不着

你的面，究竟是怎麼回事？

婉：太太！

王：你說吧，現在你總算是回到娘家了。

婉：（突然跪下來哭泣着）您再收留我吧，我實在不能再回去了。

王：（放下煙，扶他立起）你起來，你起來，你光哭也不濟事。我現在也是做不了你的主，你已經不是高家的人了。

婉：（嗚咽）太太，你救救我吧，再要我回去，我至多再活半年就會死的。

王：可你總得說是怎麼回事呀！（不耐煩地拿起煙嘴，把煙取下，放在煙盤內，任牠燃着，吹了兩下煙嘴，將牠放好。）

婉：（怯懼地搖搖頭。）

王：（回頭）老三，你是個公平人，你看她現在像不像地獄裏的冤鬼？

慧：（矜憐）說吧。

婉：我怕，我老覺着四下裏都是他的影子似的。

慧：他究竟是怎麼一個人？

婉：（恨極，低而狠地）他，他不是人！（突然伸出手腕）你看我的手！我的胳膊！（慧憤怒地叮望着那手臂上斑斑點點的傷痕，王氏氣得發顫。）

）他叫我在佛堂旁邊睡，白天陪着太老太唸經，下午研墨收拾屋子；晚上又陪太老太吃素唸經，可一到了夜晚，他，他就——（恐懼地低下頭。）

慧：怎麼？

婉：（痛苦地）您看，這是我的手，我的胳膊，我的身上，他每天夜——

主：（止住她）你不要提了，我明白。

慧：婉兒，是怎麼回事？

婉：太太，我從來沒睡過一夜的好覺。（哀求地）我的好太太，你叫我回來吧，回來吧，侍候您一輩子，磨成碎粉我都情願，可是我再也不回去。您不知道在那佛堂裏面照着油燈，陰風慘慘的，半夜裏，他來了！天！天！您救救我吧！積功德吧！嗚鳳真聰明，死的對，我這不死前才活着報應呢。（恐懼地）我害怕他又來了，又要把我，——（不覺曲膝，又

低聲乞憐地）救救我吧！救救我——。

【馮樂山由閩門緩緩現出。

馮：（和藹可親地）婉姑！（婉兒嚇得立刻站起，面無人色。）婉姑在這兒跟舊主人做家堂了麼？

王：（立起）馮老伯。

馮：（自然地轉到慧慧身上）這是慧慧吧？你怎麼多久沒到我家裏去玩哪？

慧：（不語）

馮：（微笑着）過些天，我也給你說一門親事。（舉起兩份紅喜帖）好，你先去把這份喜帖交給你母親看看。這一份呢，交給你三爸爲你祖父代存。

慧：（默默伸手接下來。）

王：（怕得慧在她面前惹事）老三，你先去吧。（慧才緩緩由正中籬門向左

馮出。)

王：(回首對馮，笑銳地)馮老伯，婉姑太笨，怕不大合太老伯母跟您老人家的意思吧。

馮：還好，還好，總算是還有些慧根的。她在我家裏沒有幾個月，全部金剛經已經能讀能誦了，太老太太很喜歡她的。

王：馮老伯呢？

馮：(若不經心)我也還喜歡。很好，很好，究竟是高家用過的。

王：(尖酸，表面上依然十分有禮)真是承您誇獎了。婉姑，你再到我屋裏去坐坐。

馮：(不便攔阻)也好，也好，去談談去吧。不過現在又是老太太要燒香的時候了吧？你是否該回去了呢？

王：(機警地)別，好容易才來一蹙。就多說一會兒話，老太太那麼個慈悲

人，也不會見罪的。走吧，婉姑！（拉着她就走。）

【婉姑一直恐懼地望着他。

王：（一面是酸腐可憎的目光惡狠狠地盯着她，示意叫她留下，一面又）

去罷，去玩去罷。平日也真是太苦了婉姑了，（非常溫和的聲音）去罷！

婉：（不由得止步）太太！

王：（回頭）怎麼？

婉：（顫抖地）我——

王：（和顏悅色）去罷，去罷。

婉：（怯怯地）那我去了？（與王氏一同轉身。）

王：（又是冷峻森森的目光）去罷，去談談去罷。

婉：（回首望着他，只得又）太太！

王：（笑着）怎麼啦，這孩子？

馮：（慈祥地）是啊，真是個孩子，去吧，快去吧！

婉：（曉得不能走，對王）我不去了。

王：來吧！

婉：您先去，我就來。

馮：（酒脫地）也好，你先給我到樓上研研墨，我索性把那副長條寫了吧？

婉：（點頭，哀懇地）太太，您去吧。

王：（叮嚀）好，你就來呀。

婉：應。

〔王氏由右面小徑下。〕

馮：（半晌，感到四面無人，沉靜地）哪個叫你出門的？

婉：（怯懼）太太太太說的。

馮：（低聲）你方才對他們說了些什麼？

婉：沒，沒有。

馮：你說了。

婉：實在沒有。

馮：（淡淡地）你忘記了一會兒回了家——

婉：（恐怖地）沒，沒有忘。

馮：（低聲）那你就說，說實話。

婉：（失了魂）我只說了一點，一點，——

馮：（額上冒着汗）一點什麼？

婉：（畏怯地搖頭）沒有什麼！

馮：你不說！（猝然拿起桌上還在燃燒着的煙蒂頭，吹了一下，抓着婉兒的

手腕，就接在上面，婉兒痛極欲呼，——）

婉：（強壓着自己）啊！我說，我說。

馮：（汗珠像黃豆一般大流下來，嘴唇痙攣地顫抖着，冷冷望着婉兒痛苦的一臉）不許喊，不許你喊！

（覺慧早已立在籬外，再也按捺不下，瘋狂了似地跑到馮的跟前，拉開馮的手。

慧：（粗野地）放下手，你在幹什麼？

馮：（驚愕得說不成話）你，你，——

慧：（憤怒）你為什麼欺負她？

馮：誰，誰欺負她？

慧：不要臉，你還敢什麼？你看她叫你看成什麼樣子？（痛恨地）你這個假善人，假君子，你在我們年青人的面前裝的什麼道學面孔？

婉：三少爺！

馮：（才氣出一句話，顛抖地）你，你簡直目無尊長！

慧：（直望着馮的一臉）我的眼睛沒有你，我的拳頭也不會有你！我不跟你說

廢話，我要你立刻把碗兒放出來。

馮：（逐漸恢復他的冷靜倜傲的態度）你這種毫無教養的子弟，你纔然不知

家法，你也應該知道國法呀！

羅：哼，國法不保護你這種東西！

馮：（傲慢）無家教，無修養，你不值得計較。回頭我就告訴你祖父來管你。

羅：（一眼望見）我的祖父已經來了，我希望你現在就對他說！

馮：哼！（陰沉無語。）

【由右面籬外望見高老太爺和高克明走來。高老太爺穿着古銅色夾袍，外面套

上絲絨黑馬褂，精神有些衰退，而與致還佳，他拿一本裝璜得異常精美的木版詩集

，笑微微地踱入籬門。旁邊克明扶掖着。克明一身袍子馬褂，戴一朵小小絹製紅壽

花，十分忙碌的樣子。

高：（見馮立在那裏出神，笑着）馮樂翁又在神思些什麼？又想出什麼佳句

？（舉着那詩集）大作真令人拜倒。真是字字珠璣！

馮：（快快）笑話！笑話！

蘇：馮大伯，您方才不是要跟馮祖談——

高：（十分有興味地）談什麼？又推敲什麼？

馮：（愠怒，猜笑着支吾過去）哦，沒什麼，沒什麼，一兩個，一兩個字句

間的斟酌。

高：馮樂翁，現在學生們又在鬧事了。（回首）克明，方才你說此地的學生

又開什麼會，又什麼愛國示威運動？——

明：（恭謹）是，是。

高：這真是昏聩胡塗，——

明：是，犯上作亂的行爲。

高：（慷慨）真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馮：（陰沉沉地）噫，人人得而誅之！

高：（對慧）你在這兒候着幹什麼？還不出去！
慧：是。

【慧由右面小徑下，馮漸復舊狀。

馮：（對婉兒，慈祥地）噢，婉姑，你對你的老主人叩頭拜賀了沒有？

高：叩過了，叩過了。馮樂翁，那喜帖——？

馮：（一時忘記）哦，那，那，——

婉：交給三少爺了。

高：哦，是，是。（客氣地）屢次承情，這次二小孫又來高攀，可以說是——

【沈氏突然由右面披頭散髮，哭哭涕涕地拖着膝蓋了的淑貞跑進來。後面跟着

陳姨太，彷彿出了次車，大驚小怪地勸阻着沈氏，連喊：「不要去！不要去！」後

面還隨着了頭僕婦們。

沈：（大駭大叫）我不活了，不活了，我就跳湖死去。

高：（厲聲）你在鬧什麼？

沈：（瞧見老太爺，就撲跪地上，大哭）爹，您給我做主吧！媳婦這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

高：（一壁望着立在一旁的客人，一壁焦急地看着這不懂事的沈氏）你，你

媽：（見機）小弟先要告辭一下。

沈：（拉着高的袍襟）爹呀，您做主呀！您做主呀！

高：（狠狠）好，克明先送媽老伯到南花廳坐一坐。

【克明隨媽出廳門。

高：（回首）婉姑！

【婉兒只得隨着走出去，三人同向廳外右面步出，同時沈氏不斷地哭喊，陸續

太太邊裝模做樣地耐着性，絮絮叨叨地勸。

高：（見客出去，屑聲，對沈氏）你怎麼這麼糊塗？在客人旁邊，也這麼橫
吵橫鬧！

沈：（嚇住，又委屈地哭起來）爹，嫌婦冤枉啊！好冤枉啊！

高：是怎麼會事情？

沈：（急得說不出，捶着胸口）我的首飾啊！爹呀！禮拜一呀！爹啊！我的
首飾啊！

高：（望着陳姨太，焦急地）這說的些什麼？

沈：（源源本本地）是這樣，老太爺，您聽了，千萬別生氣，生了氣，我就

高：（頹厭）唔，快說吧。

沈：是這樣——

沈：（哭泣着）是這樣，爹，他——

陳：（氣了）好，你說吧！

沈：（一楞，又大哭）我見着爹，我，我又說不出來了。

陳：（不耐煩地嘆了一聲）是這樣，老太爺，上次不是鬧兵變麼？克定就在
那時候把她的首飾都騙去了，說是爲她，爲淑貞做了生意，可是啊，他
就把首飾換了，在外面租開小房子啦。

高：（不信自己的耳朵）什麼，小房子？

陳：（得意地）啊，在外面拚了一個禮拜一！

高：（莫衷其妙）禮拜一？

沈：（切齒）就是那騷娘子的名字！

陳：是啊，禮拜一。那些換不去的珠寶，他也通通送給這個禮拜一了。剛才
她還從克定身上摸出來這個女人的相片。

高：拿來我看。

沈：（由懷中掏出一張幾乎揉碎了的相片，遞上去）爹，您看，這是兩個人一塊兒照的！

高：（看完相片，憤極）該死！真該死！（對右面站着的（個）僕婦）叫他來！
陳：（指着那僕婦，狐假虎威地）你叫五老爺快來！（那僕婦下。）

高：（厲聲，對着右面立着的僕婢們）你們這些人站這兒幹什麼？滾走！（對沈氏等）到屋裏來！

〔右面僕人們悄悄走開。沈氏拖着淑貞，陳姨太隨着老太爺向水閣走。袁成俎忽由右面窗外持一封信，兩封紅帖走進來。〕

袁：老太爺，兩封喜帖，還有一封信，三少爺叫拿上來的。

高：他怎麼自己不拿給我？

袁：（說不出道理）他，他，

高：（不聽他說完就走進閣內，氣咻咻地由陳姨太扶着坐在迎門的炕床上，沈氏和淑貞立在一旁。）

【克明慌慌地由右邊廳外走來。

明：（連問袁成）怎麼啦？怎麼啦？

袁：（搖頭，低聲）不知道。

【從右面小徑那婆媳領着克定走進。克定神色倉皇，頭髮散亂，一面整齊撕脫了的鈕釦，一面用手帕擦擦臉上抓破的傷痕。他望着克明嚴重的臉。

定：（逡巡）爹呢？

明：（指着，森嚴地）在上面。

【克定望見父親一副鐵青的臉，一聲不響地端坐，就硬着頭皮一步一步跨上石階，步入閣內。在他們父子的對話中間，僕婦們和家裏的晚輩們又四下偷偷地逐漸

聚來竊聽。

定……（低聲，幾不可聞）爹，爹叫。

高……（半响，擲出相片，冷冷地）這張相片是怎麼回事？

定……呃，嗯——

高……（厲聲）問你是怎麼回事？

定……（支吾）是，是——

高……（喘息）你還有什麼話講？

定……（潛伏）沒，沒有。（不覺跪下。）

高……（切齒）你怎麼會做出這種下流事情？居然想出來把妻子的首飾騙出來

換了，在外面，在外面，——（恨極）你，你，你哪一點像我的兒子？

你哪一點像高家的子孫？

定……（筆挺地跪在地上）兒子一時糊塗，交友不慎，才，才做出這樣不規

矩的事情。

沈：哼，你要懂得一點規矩呀，——

高：（對沈）不用你說他！（沈嘿然，高對克定）我問你，除了這以外，你在外面還做了些什麼？

定：沒，沒有。

高：（知子莫若父，目光森嚴可怖）你不用騙我，你說！

定：那，那就是——

高：什麼？

【克定偷偷拉着覺慧由右面小徑走來窺望，覺慧的面色露出極端的煩躁。王氏也抱着極大的興趣潛密地悄悄進來。漸漸圍攔欄杆處也懸着人向內窺望。

定：（不得已地）那就是借，借了一點錢。

高：你借了多少？

定：有，有差不多一萬元的樣子。

高：（驚愕）什麼？一萬元？

定：還，還不到。

高：你跟誰借的？誰肯借給你？

定：崔七借了四千，黃寶昌借了三千五，還有兩，兩千五的樣子是——

高：這麼多！你拿什麼來還？

定：（憤憤）他們都說等爹百年歸山之後，我分到田產就來還債。

高：（怒極，由炕牀上一躍跳下，對着克定身上一腳躐下去。外面的人看見

老太爺蹙蹙立起，迅速地各自躐下藏匿。）

沈：（拉過克定，大喊）爹！爹！

陳：（拉住高，勸慰着）老太爺！老太爺！

高：（磨磨）外面是克明麼？

明：是，爹！（壯着膽走進去。）

高：你管的什麼弟弟？你成天在家裏管了些什麼？（指定）你給我打他！（

陡然轉對定）不，你自己打！你自己打你自己的嘴吧！

定：（望着四圍國的人，哭聲地）爹！

高：打！

英：（躲在閣外角落裏，捶一捶覺癢的臂肘，低聲）要挨打了，這麼大的人！

高：自己打！

英：（奚落地）哼，他昨天還考我寫字呢！

定：（果然一隻手連續「劈拍」地打在自己的臉上。）

高：（憤恨）兩邊打！

定：（於是又左右開弓地繼續下去。）

陳：老太爺，歇歇吧，別生氣了，氣病了值不得！（扶高又坐在炕牀上。）

高：我問你，教你這些壞事體的還有誰？

定：（放下手）沒，沒有誰了。

高：（一怒躍下，跳到他面前）我問你，還有誰？

【竊賊偷聽的人又慌忙隱藏下去。

定：這，還有四哥，這些事情，他，他也有份的。

【王氏大吃一驚，立刻轉身欲行。

高：（驚愕）還有克安？（苦痛地）天哪，我怎麼生了這麼一羣寶貝呀！

對克明）叫克安來。

明：四弟出去了。

高：叫你四弟妹來！

【克明出閣門。

明：（對着正在偷走的王氏）四弟妹，爹叫你。

【王氏只得隨着克明進去。

高：克安呢？

王：出去了。

高：曉得他出去了！我問你他到哪裏去了？

王：我，我不知道。

高：你真糊塗？真糊塗！你丈夫的這種事情怎麼會不知道。你們跟我一道到

上房來！（拿起那兩份喜帖和一封信，一面走，一面對克明吩咐。後面

人們隨他下了石階，克定立起，王氏暗擦着眼淚，偷聽的人們見老太爺

要出閣門，也各自散開。）克明，這兩份喜帖，你一份交給大嫂收起！

一份爲我收起來，明天一見早你再到馮家——（忽然瞥見裏面夾着一個

白信封）這是什麼？

【克明突想阻止，不料袁成——

袁成：這是二少爺留下來的信，三少爺叫我送給老太爺看的。

高：（匆匆看信，顫抖）這……這說的是什麼？覺民；覺民跑了？（遞與克明，克明匆促看了一下。）

明：（驚愕得幾乎說不出話）怎麼老二不肯訂婚逃走了？（轉身）老三！（遞出信）這是怎麼回事？

慧：（上前接信，倔強地）我不知道，他房裏桌上就留了這一封信，鋪蓋也沒有了。

高：（送連不幸的打擊使他聲音都變成瘖啞）叫新兒來！

慧：（低聲）哼，大哥——

明：（喊叫）明軒！明軒！（正欲去找。）

【瑞珏由右面跑出】

狂：（哀痛地）爺爺！爺爺！出去了，他出去了。

高：（轉對克明）我限你今天就把覺民這個反叛給我找回來！你先跟我到上

房去。(向方走。)

陳：(使人探探門外)老爺爺，別生氣了！氣病了，多……(一面伸手去扶接。)

高：(看表地)走開！(對瑛)孫少奶奶！(瑛上前扶持着他向右走，後面跟隨克明，克定，陳姨太，沈氏，淑貞和袁成。)

陳：(站很而鬆弛地)這這隨着請，噫了一聲)噫！

沈：(對拖在後面的淑貞，恨惡地)別老跟着！

「除了淑貞，克明和克定，大家都由右面小徑下。

景色漸遠，遠處山嶺和湖上的霧逐漸溶成一片渺茫。

英：(嘲諷地)淑貞，你這「家」字怎麼寫？你父親說——

貞：(羞憤)你不要提我父親！

「覺新緩緩山竹籬後面，整個失了玲瓏似地跋來。

英：三哥，你說「家」字，——

慧：（憤極）「家」是寶蓋下面罩着一羣豬！！

【珏由右面小徑跑進。

珏：三弟，你二哥的信呢，爺爺還要看的！

新：（立在籬門中，悲痛地）珏！

珏：（回頭）新！（立刻跑到他面前）怎麼樣？

新：（低聲）沒有見着，已經——死了！（半晌，珏忍不住握着新的手哀哀地哭泣。）

【袁成由右面小徑跑來。

袁成：（氣咻咻地）快來吧，少奶奶，老太爺沒進院子就暈倒在地下了。

【覺慧，覺英和淑貞驚恐地隨着袁成由右面小徑跑下。珏和新還癡立在竹籬門

前眩惑地凝望着右面。

書號

會誌樂可

日期

第一景

冬天的薄暮，距第一景約有兩個多月，依然在那題名爲「水雲鄉」的水閣前面。湖邊的樹木禿落殆盡，山空水淺，四望都是一片蕭索的氣象。坪上的白果樹還掛着一些經過無數次風霜的黃葉，晚風吹過，枯透了的葉子隨風緩緩落下，鋪在籬邊的小徑與樹下的石桌石凳上。閣上的樓窗閉得嚴嚴的，下面的門窗掃扇也都裝上掩簾，只有斜朝觀衆的一面略略敞開，隱約可以瞥見侍病的女人們偶爾輕輕地踱着步。閣上高老太爺正在做臨終的掙扎，四週沉寂，祇有從樓上透出病人微弱呻吟。開幕後片刻逐漸靜歇。

籬外立着袁成和蘇軾，不時翹望着樓門，聽候應遣。石凳上坐着疲倦困倦的覺新，穿一件淡灰的長袍，扶着前額，斜倚着石桌出神，手裏拿着紙包草藥和西藥水壺，像是剛由外面回來不久。

克明輕輕推開閣門走出，用手帕擦擦眼角，微微咳一聲，又把手帕放好。

新：（立起，低聲）爺爺現在怎麼樣？

明：（搖頭，嘆息）沒有轉機，大概是希望——很少！

（半响）

新：（舉起買來的藥）這些藥？

明：過一會兒看看再吃吧。他今天已經吃了兩種藥了。

新：他老人家還肯說話麼？

明：就前兩個鐘點把老三叫了去，說了幾句話。現在一直昏昏沉沉的，似乎

新：（詫異地）跟老三說什麼？

明：（無興趣地）不知道，那時大家都在樓下。

（黃媽由右面小徑端來一碗食物。）

新：黃媽，你端着什麼？

黃：燕窩。

明：（低聲，煩燥地）端回去，端回去，別進去了，讓老太爺好好睡一會兒吧。

新：樓上有人守着麼？

明：（憐憫）有，還是少奶奶。真是！就要生產的人！她已經累了好幾夜了。

新：（低低嘆一聲，緩緩地）爺爺的壽衣我已經取來了。

明：（絕望地）也許今天用不着吧？（忽然）四爸呢？

新：不知道。

明：五爸呢？

新：這一天沒見着。

明：（憤恨而悲痛地）這個混賬東西，大概又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找他那個

禮拜幾去了。（哭泣頓足）我真不明白父主要養兒女幹什麼？要養兒女

幹什麼？

新：（勸慰）別難過，三爸，別太難過，會先回屋睡一會兒吧。

明：（比以前體貼多了）我倒睡了一會兒。你也熬了幾夜了。你自己也累

小心哪！

新：是，是。

【周氏面容愁慘，由閤門走出，手裏捧一個橡皮熱水袋。

雞：（低聲）袁成。

【袁成由正中籬門走進。

明：（遞給他熱水袋）快去再換點熱水來。

袁：是。

【袁由右面小徑下。

新：（走近周氏）您看爺爺現在——

明：還在發燒。（搖頭）年紀大了，一病就是兩個多月，老人家哪吃得住？

幸虧現在是冬天，不然——

「瑞珏在樓上悄悄打開窗戶。」

靈：（探出頭來，低聲對着下面）母親！

「周氏點點頭進了水桶的門，珏又掩閉了樓窗。」

靈：三爸，我怕爺爺從上房檢到這兒來搜壞了。

明：（噙出一口長氣）氣數！陳姨太說有鬼！陳姨太請來的端公道士們也說有鬼。到處都有鬼，就此地沒有鬼。鬧到後來，連爹這麼一個有主意的人自己也想搬，誰又敢去做這個主？

「以後……出竹園後右面匆匆上，虔誠異常地捧着一個黃布包，一路冷裏咕啞咕啞不知幹些什麼。」

靈：（瞥見克明，止住腳，愁容裏露出自得）好了，好了，大德的神藥也請下來了。

新：（忙上前攔住）陳姨太，這種香灰不能亂吃的呀。

陳：（被他打斷真頭，不高興地）你們什麼都不相信，爺爺的病就是這麼就誤的。

明：（奈不得她）好，好，好，只要不吃就戒了。

陳：（仍不免悻悻然）我也沒說一定要吃呀。我叩了三天三夜的頭，才把這點寶貝請下來，就放在病人身上攔一攔也是靈驗的。

【陳面現惱怒，賭氣扭身走進閣門。

明：唉，就讓地鬧去吧，只要別又跟老三吵起來就好了。（忽然）噫，老三呢，你叫他把他二哥找回來，你說了沒有？

新：說了。他還是不肯。

明：（失却了昔日的氣概，氣短地）真是家門不幸，都是些說不聽管不成的子弟！他在哪兒？這兩個月瑪家人找了我無數次了。

新：（忽然看見離外左面——）哦，那不是三弟？

【果然在離外湖濱上覺慧正獨自蹣跚，像是在等待着誰，克明對他啾了一聲就
走出去。

【周氏由閣門悄悄出。

周：（低聲）明軒。

新：（近前）怎麼？

周：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方才就想同你說了。

【袁成山右面拿進水袋來。

袁：太太。

周：你拿進去吧，走路放輕點。

【袁走入閣內。

新：什麼事？

周：（憂急）少奶奶的肚子怎麼辦？

新：（不懂）怎麼？

周：我怕沒有幾天了。

新：（還是不清楚）嗯？

周：（小心地）按着迷信說（爲難地）如果，如果，——其實這話我是不該現在說的，不過是——

新：強說吧，自己家裏的人還怕什麼呢？

周：（吞吞吐吐地）我怕萬一老太爺就在這一兩天歸了天，——按着老話說，家裏死了老的，產婦要在家里生小孩，那產婦的血光會衝在死人身上，屍首就會週身冒血的。

新：（繃眉）哦。

周：（稍痛快）這叫做血光之災，爲着孝順老的，產婦非避一下不可。

新：（擔憂）那麼是不是必須要瑞珏在外邊生，另，另找房子。

周：（點頭）嗯，我怕。唉，老人死了，連小輩子生小孩都——

新：（得過且過）唉，反正現在家裏都還平平安安的。

周：（叮嚀）不過你心裏總得預備着。（低聲）昨天大家談閒話，提起別人家的事，陳姨太嘴上可露出這麼一句。

新：（低頭）真要到那一天，——

周：（憂慮地）你怎麼辦呢？

新：（煩燥）我心裏亂的很，到時再說。我現在簡直怕聽死這個字。

周：（搖搖頭，也沒奈何）唉！

【瑞珏緩緩由關門踱出，形容憔悴，穿一件寬肥的深藍布襖，并看不出身體有

多顯明的異樣。她依然打起精神笑着走向覺新。

周：（望見珏，非常憐惜，低聲對新）先別跟她說呀。

新：知道。（悲感地凝望珏。）

周：（對珏）你怎麼出來了？

珏：我想回屋看看海兒。

周：（溫和地）好，你也該看看去了。

【周由閣門入。

珏：（笑着）是婉兒已經從馮家出來了麼？

新：嗯，聽說（沉鬱地）不過——

珏：又病了？

新：（搖搖頭）

珏：（恐懼地）死了？

新：（打了一個寒戰）不，不，我們不談這一類的事情。（撫慰地）你這副

天身體怎麼樣？

莊：我還好。門軒，你自己倒是要當心呀，這兩天我一點也沒有照護你了。

新：（新騰地）爺爺的病會好的，會好的，好了，我們倆個一定找一個山明

水秀的地方——

莊：（臉上掠過淡淡的笑影）嗯，山明水秀的地方，我們也做一場好夢，好夢！

【劉四姐自右面小徑上。

劉：快來吧，少奶奶，海兒又哭着找你呢。

莊：好，我來了。

【忽然樓上開了一扇窗，陳姨太伸出頭來。

陳：（煩厭地）交吧，少奶奶，老太爺叫你呢。（倏地把窗門關上。）

莊：（爲難）怎麼辦？

新：（溫和地）你去吧！我看海兒去。

【玳不得已地緩緩回關門走。

新：（邊上去）瑞玳，你要小心呀，陳姨太那個人——

玳：（痛苦地）我知道，除了對她儘量客氣還有什麼別的法子？老人家病得這樣沉重，難道爲着怕她生氣，就不顧着病人的意思麼？

【克明與慧慧由籬外踱來。玳和新望見他們進來，就各走各的路：玳進了關門，漸隨到四姐由右而下。

明：（最後的規誡）怎麼樣？老三，你說不說？

慧：（搖頭）

明：你爲什麼不說？

慧：（辯巧地）理由我已經跟三爸說過了。

明：（憤憤地）那不成其爲理由。

慧：（淡淡地）那就算了。

明：那麼你二哥究竟在什麼地方？

慧：不知道。

明：（執拗）你知道。

慧：（翻白眼）知道我不說不是等於不知道。

明：（駭異地）那麼你是成心地不願爺爺的死活。

慧：哪個說的？

明：你情願做一個不孝的子孫。

慧：（憤懣）三爸，您不用用這些話來壓我。您明明曉得爺爺這次病並不是

爲的二哥。哪幾位長輩同何禍，三爸也是親眼看見的。（熱烈地）我愛

爺爺，爲着爺爺的病，我不知挨了多少次罵。我求大家早一點找西醫看

，可是沒有人聽我，到處地找些醫生。

明：（氣悶地）你懂得什麼？爺爺病重，多請些名醫也是盡人子之道。

慧：那麼爲什麼找了些跳神跳鬼的端公，滿家滿院地趕鬼，硬把病人搬到這
麼一個小地方來？

明：（語塞）你曉得的，那，那是陳姨太的主意。

慧：（詰問）那麼爲什麼我們沒有主意？我們爲什麼倒要聽這個無知無識的
人，她的愚蠢糊塗的主意？難道您也相信這一套？您真信？

明：（留着自己的體面）我自然不信。然而這是你爺爺的命啊。不隨她，真
一出了什麼事？誰能負起這個責任？誰能擔當這個不孝的罪名？

慧：（憤激）對了，罪名！責任！三爸，倒底哪個是真孝心？一個人還是不
怕人罵，真爲着老的打算，是孝心？還是怕背上一個不孝的罪名，就隨
着人搬神弄鬼，把老人家害得吃驚受怕，病勢更重是孝心？

明：（氣得連連地）你小孩子，小孩子，你不配跟我說話，你快把老二找來
，了結馮家這段親事，叫爺爺放心，不然——

慧：（看他講不講理，也硬起來）我就是不找！

明：你非找來不可。

慧：（重重地）我不找

明：（走上前）老三，你這個！

【周氏突由開門疾步走出。

周：（向籬外喊）老二！老二！

【覺民由左面籬外和王氏匆匆走進。

周：快點，快點，爺爺正等着你呢！

民：（笑嘻嘻地）三爸！（快步和周氏走入開門內。）

明：（莫明其妙，對慧）這是怎麼回事？

慧：方才爺爺對我說，他很後悔，只要見二哥一面，馮家婚事不提了。

明：（不了然）不提了？

慧……（微笑）不提了。

（竟明掉頭就走進關門。）

王……（對慧）是你叫老二回來的吧？

慧……唔。

王……（緊張）外面好亂——

慧……怎麼？

王……又抓學生了。我在轎子裏看見的，捉了好些人，拉着在街上走。

慧……哦，哦。（驀然轉身就向外走。）

王……老三，你要上哪兒去？

慧……到學校，找朋友。

王……現在你不能去。

慧……現在我才該去！（立刻由右面小徑跑下。）

王：老三，（對右面，警惕地）你可要小心馮樂山，這個老東西你太得罪他
很了。

【慧由右面戴好帽子，披著圍巾匆忙走出。

慧：再見，三孃！（向離外走。）

王：老三，老三！（慧不理，仍走。）

【陳姨太突由閣門出。

陳：（尖聲）三少爺！

慧：（不覺停步）什麼？

陳：你爺爺叫你！

慧：叫我？

陳：（肯定）叫你！

【慧只得丟下帽子，依然戴著圍巾走入閣內。

○：（四面望望，對王氏狠惡地）你看老太太又叫大房的人圍住了。大房的人一直是欺負我不要緊，現在他們又要謀算老爺子了。（恨極）這樣沒有良心，不知孝順的人早晚沒有好結果的。

王：怎麼？

○：（惡毒地）你看着吧！

【瑞珪由閤門跑回。

○：（悲痛地）陳姨太，快來！爺爺不成了。

【突然聽見樓上一片嚎哭聲，陳姨太和王氏哭聲跑進去。瑞珪痛極，倦極，癡癡地倚在門框上，手撫前額，沒有一點聲音。

【舞台全黑，立即明亮。

【再明亮時，是當天午夜一時。四面漆黑。水閣下層的窗戶完全敞開，閣內光明如晝。老太爺的死屍，穿好了壽衣，停在屋當中。靈前燃着素燭，擺滿各種死人

應用的錢紙，金銀錠，魂幡種種。籬外和右面小徑上隱隱約約立着許多俛婦，像一堆一堆的鬼影。石階上和欄杆外分站着克安，克定，王氏，沈氏以及孩子們等等。周氏，克明，和瑞珏立在墻下。欄杆上擺着「孝子」們的綾羅衣冠和喪棒。覺新正跪在壁前叩首，陳姨太面對着死屍，陰沈不語。大家肅然無聲。覺新叩畢，由門內退出墻下。陳姨太緩緩由靈前走在門當中，欄杆上的燭光倒射在她慘青的臉上，望著有若煞神。

陳：（聲音冷澀瘡痍，陰鬱莊嚴地）現在老太爺已經歸了天，大家也都在這兒了。這件事關係老太爺死後的神靈。血光之災，這是千靈萬驗的。

胡：怎，怎麼樣呢？

陳：（望着瑞珏）若果孫少奶在家裏生產，那產婦的血光會衝犯死人，老太爺的屍體就會週身冒血，以後再唸多少經文也升不了天堂。

覺：（望望克定，回首向陳）那麼按說該怎麼辦呢？

陳：（冷澀地）那只得委屈孫少奶趕緊在外面找房子！

【至低頭，忽然緊緊握着手腕。】

明：（吃了一驚）出去生產？

陳：噫，可是要出城十五里，——

沈：（點頭，低聲）對的，對的。

陳：這得過了三道河水，才能破解。

定：（也應聲）噫，有這麼一說。

陳：不然，還是沒有用，屍首冒了血就再也不能升天。（四顧）都在這兒了

，大家看看怎麼辦吧？

【大家嘿然。

明：（想不出應付的辦法，對周氏，低聲焦灼地）老三呢？

周：（低促地）到處找，找不着。

明：老二呢？

周：也出去找他去了。

陳：（目光歇在京明身上，緩緩地）三老爺，您看，——

安：（忽然）三哥，我看這件事實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鬼：（從旁附和）嗯，是的，是的。

陳：（陰沉）大少爺？

新：（望一望低着頭的瑞珏，轉對克明，苦痛地）三爸，您看——（克明毫

無勇氣地低下頭來。新轉對周）母親，您——（周氏用手帕擦着眼睛。

新緩緩轉頭，哀視着瑞珏，——）

鬼：（哀痛中撫慰着覺新）不要着急，明軒。（對陳姨太，沉靜地）我就繼

，（轉對周氏）城外總可以找，找着房子的。

（舞台全黑）

【梁柱】

第 四 幕

高老太爺死後一星期，下午三時許，在城外錢太太的舊屋內。這屋子許久沒有人住過，一進來就有一種濃重的霉氣蓋息人的呼吸。屋頂很低，屋椽露在外面，泥土砌成的薄牆也沒有塗飾。潮濕的土地成年沒有人掃過，凡是角落裏都滿佈了蜘蛛網，幾樣破舊的木器也堆上了厚厚的灰塵。現在窗外層的木板窗是敞開的，空氣和陽光由那方方的破爛的紙窗欄間透進來，但是這屋子裏可怕的腐悶的氣味却一時不易驅盡。屋左右各一小門，通着更黑暗更潮濕的小屋，正中一木門，通外面一片平坦的磨場。門兩旁有窗，門窗完全敞開時，可以望見對面的青山，田野，和凋禿的柳樹。在左面露出一片荒涼枯寂的墳堆的一角，和兩三間佃戶住的更狹陋的土屋。屋裏擺着一張舊木床，光光的沒有上面的篷架，一張黑漆八仙桌，幾張舊凳，靠床添了一張帆布輪椅。地上擺着網籃，桌上放着籬子，行李和洗臉用具都堆在空空的木架上，一隻炭盆斜斜放在床邊。

開幕時，劉四姐在床邊收拾東西。黃媽立在正中門欄對外面咳嗽。這正是

進來的一隻顏頂的母猪。母猪在門外叫，黃媽拿一根竹竿在豬身上亂打。外面不曉得有牛在低低的鳴吼。窗前站着一個乾瘦，面無表情，老農人，默默地割着新寶紙。

黃：（舞動着竹竿）去！去！去！

劉：（回首）慫這是幹甚麼？

黃：（逼急地）趕豬！（指門外）這個死豬要進來。（又亂打，豬在外面亂

叫）去！去！

劉：（對着那老農人）喂，老人家！你的豬進屋了，要進屋了。（希望他來

驅趕）你還不——

老農人：（望望劉）進來不要緊的。（又忙忙地糊他的窗戶。）

黃：（重重打了一下，豬大叫一聲，於再也沒聽見叫，黃鬆了一口氣，自語

）走了，可走了，這個討厭的豬！

老農人：（回頭望望）你不趕也是會走的。

黃：（不滿意的瞥了他一眼）唉，這個地方我可不愛，說鄉下也不像個鄉下，離城遠不說，四面還不見甚麼人家，這叫少奶奶一個人怎麼住啊？

劉：（不願提起，岔開）您說這床放在甚麼地方呢？（指着）這邊窗外靠着荒墳，這邊窗外是田地。

黃：（指着靠田野的窗戶）自然還是這邊好。

劉：那就不用動牠得了。（從床上移下東西，一面想打開行李，用手抹抹床沿上）噫，床都洗乾淨了？

黃：噯，我進門就洗了。（十分關切地）少奶奶有動靜沒有？

劉：沒有，我看也就快了。（同情地）要不是爲着海兒病，今天也就來了呢。

黃：（料想）怎麼陳姨太他們今天又催着少奶奶搬出去啦？

劉：（氣憤）還不是？把一個有肚子的人像當成瘟神似的，恨不得立刻就趕

她走。(不平地)有兩個錢的人家忌諱就多，老的死了，下一輩子人生孩子都是罪孽。

賈：(也憤然)出去生，出去生，可一時也得找着房子啊。

劉：是啊，我早就說過，誰肯把房子租給人生孩子？有房子的人都有這個窮講究啊。(無意中沾着了牆上的水珠)哎呀，這屋子好潮啊，您看，大白天，牆上直滴澀水。

賈：我昨天一進來，就看這屋子不成。滿屋的霉味，就像埋在墳裏似的。(忽然察覺)哎，我這說的是甚麼呀。不過(低聲)也是，這屋子好久好久沒有人住了。

劉：(又去收拾東西)哼，要是我呀，我情願一輩子搬出來住這種破屋子，再也不在那個大公館裏住。我們小姐嫁過來沒過過一天舒服日子，可憐，她在娘家哪受過這種罪呀！

外面一個小孩的聲音：（清脆地）爺爺，稻草來了。

老農人：（放下漿糊）喂，我來看看。

○老農人由正中門走出。

賈：（嗟嘆）清水裏待過的，誰肯在渾水裏待？老太爺一死，就整天聽着上上下下爲着分家吵架，誰也不顧誰。到了（「了」做終結講），甚麼都是假的。（嘲諷地）我看只有錢，錢是真的。（喟嘆）哎，真是渾水了，渾水了！

【賈成由正中門上。

賈：（對黃）喂，不早了，冬天天短，說黑就黑。等他們看看梅小姐的墳冢來，你催太太跟錢大姑太太快進城吧。早一點，從大路上走，免得担驚受怕的。（客氣地）黃奶奶今天還不走吧。

賈：走，太太叫我回去幫着趕孝衣呢。

錢：（對袁）我在這兒看屋子。

袁：劉四姐，您知道魏兒也埋在這兒附近麼？

劉：（搖頭）哦，不曉得。

袁：您不曉得？還是我們四太太出錢修的墳呢。

〔周氏與錢太太由正中門上。周氏穿着重孝。錢太太也是灰暗色的衣服，她較

前蒼老，神態未變，頭髮却完全灰白了。

周：（對劉）你們都收拾好了沒有？

劉：您看，就這樣行了吧？

周：聽，可以了。（又想起）哦，待會兒別忘了把炭盆生起來，這屋子潮氣

大，要先烤兩天。

劉：聽，是得生上火，太濕，又冷，坐月子的人受不了。

錢：（立門側，面對門外）快點，快把稻草抱進來鋪上。真是死人！（回首

（望見袁成）袁成，你站着幹甚麼？還不快去搬稻草來。

袁：是，錢太太。

【老農人踉蹌地抱着一大堆稻草走進，袁成出去。

錢：（指着）放在床上。（一面走到窗前查看新糊的窗紙。）你這糊的是甚麼？是甚麼？（幾下把紙都撕下來，對老農）重糊！

老農人：（望着糊好了紙又被撕去的窗子）慫。

【袁成從正門也抱着稻草進來，放在床上。黃媽和劉四姐看見錢太太又發了脾

氣，連忙各自緊張地收拾起來。

錢：（從凳上拾起一把掃帚，指點地下）你看，你這是怎麼掃的，還儘是土

。儘是土，回頭叫你那個斜眼孫子重掃！

老農人：（又望望地下）噫，太太。

錢：沒灰呢？

老農人：在，在外邊。

錢：快拿進來先把床底下這塊濕地方墊好。

老農人：（從另外一張方凳旁拿起一隻簸箕）喲，我拿去。

錢：回來！叫你四下給我買的母雞呢？

老農人：買了，已經收了三十隻了。

（老農由正中門走出。）

錢：袁成，你替我叫木匠沒有？

袁：明天見早就來。

周：（詫異）叫木匠幹甚麼？

錢：趕緊修理房子。

周：（笑着）那來不及了。

錢：（倔強地）來不及也得修理，我不能叫瑞珏住這麼慘的房子。

周：可是——

錢：（搖手）你別管！哎，這也怪我那沒福的女兒，要不是因為她一直大病了這麼幾個月，我老早就派人把這幾間破房子修理好了。（回頭對黃）

劉：你們倆個誰留在這兒？

劉：我，錢大姑太太。

【老農搖了一大簸箕麥灰走進，緩緩地鋪在床下面。

錢：你要甚麼東西，就跟（指着）這個老佃戶要，他們有四代租我們家的田了。

劉：是，錢太太。

錢：要是他們不聽話，不遇到，你告訴我，我可以打他們。

劉：（笑着）不會的。

錢：（翻翻眼）客氣甚麼？聽着就是了。（對周）我這都是「老太爺佃戶」

，一年到頭都是懶聲懶氣的。（轉頭）哦，劉四姐，要是一兩天少奶餵
來了，你就叫那個斜眼的孩子進城到我家裏找我，聽見沒有？

劉：聽見了。

錢：（對那個戶）喂，我問你呢？

老農人：聽，聽見了。

錢：還有，紅糖，糯米，香燭，黃錢，同催生的些東西——

周：這都帶來了。

錢：哦，那接生婆！（對老農）張二，你叫你媳婦請了沒有？

老農人：請好了，隨叫隨到。（走出正門。）

周：不過，大姐，（囁嚅）明軒的意思說要我個西醫，西——

錢：（固執地）西什麼？我不相信西醫。我歡喜接生婆。我們錢家——

周：（勉強）可是明軒說——

雙：（有些憐憐）媳婦是你家請的；也不是我的，你們要西醫接就西醫接。

周：（只管敷衍）照我看，也，也是醫生要好。

雙：（才露出一些笑容）就是說啊，那就成了。（逐漸興奮）我看這次一定還是重兒子！昨天我去看媽，從後面這是看不出有肚子，不是那麽滿腹寬。還是男孩子好。我這塊地方專生男孩，你看張二這個佃戶家裏就沒有一個姑娘。（回頭）黃媽，你信呢？

黃：噫，一定，一定，準又是個少爺。

周：（走到右面小門前，向內探望）哦，這裏面還有一間屋子呢！

雙：裏面更小，比外面還潮濕。瞎，都是睡燒太山的鬼主意，甚麼要出城啦

——要過橋啦！她一天不害人她心裏不舒坦。

周：這兩天她倒又跟我們大房的人拉攏，來了。

雙：爲甚麼？

周：這不是要大房的人替她說話，好多爭點產業啊。可現在她病也闔下來了，大家都暗暗催着少奶奶搬，都覺得非搬出去不可，明軒這兩天到處找房子又找不着，——

錢：（越想越惱）瞎，你們爲甚麼早不對我說？不對我說？不對我說？

周：少奶奶到是想到了，就是明軒覺得梅表姐剛剛故去，你心裏——

錢：（嘆氣）瞎，梅芬這孩子也是真沒福啊！唉，怎麼明軒還沒有來，老在她墳上幹甚麼？

黃：（同情地）大少爺一定還在梅小姐墳上難過呢。

錢：（落淚）梅兒命苦，命真苦啊！跟着我這個媽，沒過過一天的痛快日子。○一生只有一件事對得起她，我把我的棺材讓她睡了。

周：（也陪着流淚）不要再傷心了，以後就把少奶奶當做你的女兒看吧。她生下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外孫了。

錢：（擦着淚）嗯，嗯。

袁：（對周）太太，不早了，回去吧。

周：（對錢）大姐，回去吧，我們一塊兒進城吧。

錢：不，你家裏有事情的人，你先回去吧。我還要在這兒再照料一下。

〔袁妻由正中門上。他穿一件灰布棉袍，白布鞋，手裏拿着孝袍和麻繩腰帶。

他進門，順手把這些放在一邊。滿眼沉重的悲痛，顏色較前些天更暗淡，臉上的鬍鬚也長深了。他依然還打着精神，壓制着眼前的瑣事，時時有些微咳。

袁：大少爺回來了，梅小姐的墳——（周示以眼色，黃住了口。）

新：母親，秦太陽還沒有落，您先快回去吧。我還想在路上繞到督軍署再打

聽一下二弟的消息。

錢：怎麼，老三還沒有消息？

周：唔，自從他們爺爺斷了氣那天晚上起，發慧這個傻孩子，連其他同學

爲着愛國遊行出了事，就不願死活，跟這羣同學們一塊去混鬧，從那天晚上起，七天了，四處托人找，到現在連個人影都沒有見着。

新：這些衙門裏的人說話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天天去打聽，他們總推說沒有這個人。

錢：（驚愕）怎麼，老三入了監了？

新：他的同學們都這麼說，并且說這跟馮樂山有關係，是這個老東西陷害的。

錢：倒好像這個人做的事。

周：可他到了我們家，給老太爺弔喪，哭得才痛呢。

錢：別聽他這個，他做得像。昨天你們家婉兒這墳上他還派一個人來燒紙，對了，還有祭文呢。

周：祭文？

儀：他那祭文還不是狗屁！從前我用過一個丫頭，也叫他寫過一篇祭文，這
個苦命的丫頭也是他弄去——瞎，不提他，不提他，乾乾淨淨地房子不
提他。明軒，你倒是趕快想法找老三吧！也叫你（對周）這個做繼母的
好放了心。

周：他父親臨死之前，就把這三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托給我，連指着靈柩說「
老三！老三！」就是不放心他，你看現在——」（哭泣）我怎麼對得起他
的父親！

新：（安慰）母親，不要難過了，快回去吧。我一定設法把三弟找着的。（
爲她拿着大衣預備送她出門。）

周：（痛苦中經過過來）更要回來，我真是要天天守着他，真跪着也再想
不要出門辦事，——真是叫這個孩子吓壞了。（走到門口，回首看）明軒
，你別忘了，就回來，爺爺的墳墳要等着你開工呢！時候都看好了。（

黃媽和劉四姐也一同出門。

新：「聽，記得，記得。」

鏡：「（對周）我也送送你。（對新）你就在屋裏歇歇等着我，回頭跟我一塊走。我先去看看叫他們買的母雞肥不肥。」

「周，鏡和三個傭人一同走出。覺新楞了一刻，望望這四週淒慘零落的景象，百感交集，一種說不出的酸痛像一隻鐵掌緊緊抓牢他的心，他忍不住撲在方桌上嗚咽起來。正中門推開，緩緩走進來覺慧，他換了衣裳，穿着一個短短的藍布舊棉襖，青夾褲，手裏拿着一頂破呢帽，頭髮散亂，臉上沾了塵垢，目光炯炯，十分小心地悄悄走近屋新。」

慧：「（低聲）大哥！」

新：「（抬頭，半晌，驚愕地）三弟，你——」（立起。）

慧：「（深望地）我特爲跑來看你。」

新：「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你怎麼來的？」

慧：（沉靜地）我同幾個同學想法跑出來了。

新：（驚詫與開切）這麼說你是給關起來了？

慧：（點點頭）嗯。

新：（緊緊拉着他的手）你吃了苦頭了吧？

慧：（憤恨激動的冷靜的微笑）還好，沒有什麼。

新：（急切）那麼你——

慧：（不想提起）不是這個。他們恐嚇我，說我擾亂治安，要槍斃我。前天

夜晚，他們已經把我推出去了，一排槍都對準了我的頭——

新：（急迫）你——

慧：（微笑）別着急，大哥，你看我現在不是在你眼前了？

新：（追問）那麼，什麼證據呢？

慧：（冷笑）這些軍閥們殺人還用得着什麼證據？

新：怎麼，主要放槍以前又把你赦免了？

慧：（忽然感動地）我在要死的前一刻，我第一想起的人就是你！大哥，我才知道我多麼愛你！

新：（熱熱握着他的手）三弟！

慧：（友愛地）大哥，我上次說錯了，我們是弟兄啊，好弟兄啊！

新：（眼淚流下）是啊，弟弟。

慧：（激情）大哥，好大哥，那一會兒我真想見你，我要對你說許多許多話。我要把我得到的認識完全告訴你。大哥，所以我臨走以前，我非要見你一面。

新：（略驚）你上哪兒去？

慧：（長噓一聲）我要離開家鄉了。我方才明明看見母親進來，我不能見她，我怕她拉着我不放我。這個家不需要我，我更不需要這個家，而且

這個地方對我是危險的。

翁：（疑心）他們是不是還在追着你？

慧：（冷靜地）逃出來的人自然還有進去的可能。

新：（憤恨）那麼馮樂山這個混帳東西——

慧：（不屑一理，微笑地）我現在倒不那麼恨他了。這幾天我才漸漸認出，

我的敵人不是一個馮樂山，而是馮樂山所代表的制度。他偽善，他幫人說他偽善；他誣陷了我，他得了意。可是，我絕不會讓馮樂山跟馮樂山類似的這一羣東西終生得意的。大哥，我好後悔呀！

新：你後悔什麼呢？

慧：（悔痛）我在臨死的那一刻，我才想起我過去浪費了多少時間，爲着夢想，爲着錯誤，爲着不曉得怎麼活着，爲着不知道時間的寶貴，耗費了我多少生命啊！（懇切地）大哥，生命真好啊，你真要積極地熱烈地活

下去呀！只有失過了自由的人才知道，只有嘗過快死的經驗的人才明白。我現在不懂爲什麼鴉風會死得下去。對於一個要死而真想活着的人，一分鐘的自由都像藏着無限的幸福似的。

新：那麼你來告訴我——

慧：（有力地）我來告訴你不只在這個，我要比這個具體。我要你答應我，你要勇敢，你真需要振起精神，重新爲人。（懇求地）這次嫂嫂生了小孩，你就把她接出來吧，讓她幫你一同去闖。嫂嫂真好啊，你現在還能說你所得到的不是你所不要的麼？

新：（搖頭）不，這句話我早忘記了。

慧：（誠懇地）你要給她幸福，你不能再叫她爲你犧牲下去。

新：嗯，我答應你。

慧：再五爺跟五爺打了架以後，第二天就答應我把四妹的腳又放了。

新：（同情地笑）我知道。

慧：這孩子又可愛，又可憐，你必需把她送出去讀書，最好將來送到我那裏

新：噯，好。

慧：最末一件你現在該把大嫂送到醫院生養，你不能再聽陳姨太他們的搗弄

，爲着死人，害了活人。

新：（囁嚅）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太，太晚了！

慧：那麼你至少不能把嫂嫂送到城外這個可怕的地方來。

新：（嘆了一口氣）太晚了！

慧：（逼起他的怒火）太晚了，太晚了，（大聲）我跟你說過，沒有太晚的時候！

新：（楚愛地）慧慧，如果你真地要走了，爲什麼我們分別以前還要吵架呢

慧：（愧赧地）不，大哥，我是捨不得跟你再吵了。不過我真是相信世上任何事，要做，都沒有太晚了的時候。你不要消沉哪！你一直是被這個「太晚了，太晚了」誤了的。

新：可是——

慧：（誠懇地）你真得聽哪！（看錶）啊，我真要走了。我明天一見早要同幾個朋友一同離開此地的。

新：（忽然拉住他）不，三弟，你別走，你還是回家吧。我，我可以把你藏起來。

慧：（決然）不，我不肯躲躲藏藏。我也不能丟開我的朋友們不管。

新：那麼你也應該見見二哥。

慧：我已經看見了。

新：（不捨）不回去幹什麼呢？

慧：我也許還會，也許沒別的。好，我走了。

新：不，你別走，三弟。

慧：（靜聽）讓我走吧！我彷彿聽見外面又有人來。

新：（向外走）那麼，你的通信處？

慧：我到一個地方就會寫信告訴你。

新：我好給你寄錢。

慧：也行吧。走了，大哥。

新：（又拉住他）三弟，你明天一早再要見我一面。

慧：好，看吧。（走近窗向外望。）

新：（望着慧）你一定要來，我好給你路費。

慧：（望着外面，急聲地）好，好，（接傳）噢，怎麼瘦瘦又來了？

新：（驚懼）怎麼她來了，別是已經——？

慧：我倒是想見見嫂嫂，可惜現在不成了。（攪着覺新的手，滿眼的淚光）再見了！大哥，記着我的話，沒有太晚的時候！

新：再見，三弟！

【門外人聲嘈雜。錢太太推門進來，覺慧低首從她身邊走過，出了房門。

錢：（匆促地）這是誰？

新：一個鄉下孩子。

錢：快點！快點！來了，把床鋪好！

【劉四姐扶着瑞珪進來，後隨陳姨太。瑞珪穿着大衣，裏面是孝服。陳姨太身

服重孝，撒出一種走了長路，風塵僕僕的樣子。

新：（悲痛地）明軒！

新：（低聲）瑞珪！

陳：好容易，可送到了，好長的路！快點，大少爺，快去找接生婆吧！快點
去叫——

錢：（冷冰冰地）早都預備了。陳姨太，你坐下歇歇吧，不用再張羅了。（

陳：（嘿然）真是，誰出的這個主意，到這外生孩子？（一壁埋怨，一壁和劉四姐收拾床和其他用具）現在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擠一坩啦。（陳找一個方凳坐下，氣得半晌無語。）

新：（對旺，低聲）肚子痛的很嗎？

旺：（點頭）嚙，有點。（四顧，恐懼地）明軒，這個地方怎麼這個樣子？

沿着小路都是一堆一堆的墳哪？

新：不要緊的。（撫慰）你看窗戶外面不是田麼？

旺：（怯懦）明軒，我們這屋子怎麼——

新：（望望錢，得意）旺，不要怕，叫她不要說，旺，不要怕，——

玳：（接話說）我剛才路過梅表姐的墳了。

翫：（不安）誰指給你看的？

玳：陳姨太。（新回顧陳。）

陳：（不好意思）也是轎夫說的。

玳：明軒，你別回去吧。

新：（爲難地）我，我——

玳：（溫和而肯定地）不，明軒，你還是回去好。（微笑）明軒，這兒倒是

有一點像在家裏呢。

新：（順着她，安慰地）是啊，多好啊！

玳：有杜鵑咩。

陳：（立起）不早了吧？（賣功地）覺新哪，剛才大家都忙着給老太爺蓋假

墳的事，孫少奶奶肚子痛，簡直沒有人送，幸虧我在旁邊才送來了。

新：謝謝您，陳姨太。

【蘇福由正中門進】

蘇：快回去吧，城門要關了。

陳：（望新）怎麼樣，走吧？

錢：（放下了「活路」，慢慢走來，像是客氣地）您不每坐一坐？

陳：（不知究竟）不坐了。

錢：（看見新在拿帽子，詫異地）你也走？

新：（低頭）嗯。

陳：（歉意的解釋）沒法子，本來老太爺的假墳今天就要動工，現在孫少奶奶

發生了，趕緊就得立刻開個頭了，所以呀，非得他去不可。

錢：爲什麼非得他去？

陳：（理由充足地）他是承重孫哪！

錢：（忿問忿有氣）爲什麼非要蓋假墳？

陳：這也是爲着死了的上人好，不然老太爺身上還是要留血的。

莊：（看情形不對）明軒，你走吧。

新：嗚，走。（却提不起腳，——）

錢：（偏強地）哦，我倒想起來了。瑞莊，你來了，路上你數過過了幾道橋？

莊：（不明白）啊？

錢：（氣憤）我數過，只有兩道半，靠我門口的這個是半道，橋塌了。兩道半，陳姨太，您說這成麼？還有，我這兒離城門口至多也不到六里，您說，這不會出事麼？

陳：（又氣又怕）走，走，走，走，大少爺。

錢：哦，我還有一句話要問你。

陳：（忽然醒起來）你說，什麼吧？

錢：（冷冷地）你這一輩子當姨太太，你下一輩子還當姨太太不？

陳：（氣極）你呀，你是個瘋子！走，大少爺！

陳姨太太一怒而下。

新：（愧慚）您，您不一同回去麼？

錢：（瞪眼）我跟你說過，不去！我要陪（望莊）我的乾女兒，走吧你們！

新：（溫和地）瑞莊，我知道大姨媽會在這兒守着你的。

莊：（安慰地）你放心，走吧。

新：嗯，走，（慢慢向門走）走了。

新由正中門出。

莊：（到窗前）明軒！

新：（在外面）莊！

（忽然翻身，縮着眉頭）乾媽，我又痛，痛起來了。

媽：怎麼了怎麼了，少奶奶？

（對外大呼）三三，快去叫接生婆來！

【舞台全黑】

【幕間亮時已共翌日白晝長。兩宮都用花布牀單嚴嚴遮上。只從那隙縫間透露出微光。瑣珣面容慘白，沉默無聲，躺在床上，旁邊多了一個借來的木製搖床。屋正中燃起熊熊的炭火，房中添了許多東西，如木盆，水壺等等，但現在都擺好。已經不十分零亂了。屋門很窄，桌上還點着昨夜的殘燭。鍾太太拿着一碗鷄湯呆呆立在床邊，望着瑣珣的臉。旁邊是劉四姐，正持着一件嬰兒的衣服，憐憫地垂視着。二人那一夜未睡，頭髮有些散亂，却都緊張地探望着。沒有一絲倦容，四週寂靜。數間遠處有鷄鳴聲。

【半晌】

雲：（低聲）我懇，不要緊吧？

雲：（不答）

劉：（啞聲低聲）二，二小姐。

雲：（低聲）不要糾纏。（對劉）那個接生婆呢？

劉：到張二屋裏等着了。

雲：（壓着聲音，氣憤地）她還敢着？（又欲出門。）

劉：你別去麼？鄉下人一再叫她來也是沒用。這整整一夜她已經把少奶奶

搗弄壞了。

雲：（揩擦着眼角）可憐，瑤瑤！（慢慢走開，哀痛）要真有個三長兩短！

我要陳姨太賠命。

劉：您方才叫九催大少爺來了吧？

雲：嗯，天剛亮，城門也就是才開，也許覺新已經在路上了。

劉：唉，錢太太，您一夜都沒有闔眼，您去睡一會兒吧？

錢：（搖頭）不，我不睡。（和劉四姐共過了一夜的苦難使她對劉體貼起來）你把這碗雞湯喝了吧，我看她現在也吃不下。

劉：我也吃不下。（把雞湯又倒在炭盆邊上的小鍋內，焦慮地）怎麼會產後的人不能吃東西？

【床前搖籃中小兒啼聲。劉走過來，搖了兩聲，啼聲漸止。

錢：（回頭望一下）唉，這才不值呢，一個丫頭！爲着生一個丫頭，這才不值呢！（沉思）劉四姐，（劉悄悄過來）我看這樣子不成，還是趕緊請一個洋大夫來看看吧。

劉：洋大夫？

【正中有人叩門聲。

錢：（在門外）劉四姐，開水來啦。

劉：（走到門前）呀。（由門縫取進水壺，和顏悅色地）勞駕您張二爺，您進來把這窗戶再弄嚴點吧，這回還是進風。

張：（在外）不要緊，沒有風，外面下着大雪呢。

劉：（懇求地）您這來弄弄吧，我夠不着。

張：我們不進月母子房。（彷彿說完就走了。）

張：張二！張二！

【賊賊着走出正中門。劉四姐拿起一張方凳放在窗前，預備上去，重敲嚴緊這

臨時的窗幕。

班：（似由昏昏沉沉中醒來，微弱地）不用弄了。

劉：（連忙下來）二小姐，您，您好些麼？

班：（失望地）不要弄了，弄不弄都一樣。

劉：（摸摸班的前額）二小姐，您覺得怎麼樣？彷彿燒得比剛才還利害些。

劉：（沒有答應劉的話，滿心期望着覺新來）他還沒有來麼？

劉：（安慰地）就來了，妥不，再叫人催催吧？

王：（低促）不，不要催。（體貼地）外面下了雪，路上不好走呢。

劉：奇怪，大少爺怎麼還沒有來？

王：（哀痛地希望着）他，他會來的。他總早來就早來了。我能等，能等，

就怕這個身體由，由不得我，——

劉：二小姐，別別這麼想，別這麼想。

王：（低弱地）孩子呢？

劉：（把孩子抱起）這兒。

王：（望了一下）可憐哪，這個小孩兒！（抓着劉四姐的手）劉四姐，你真

要好好替我看着她呀。

劉：（啞然）二小姐。

廷：（微笑）一會兒大少爺會把海兒帶來吧？

劉：一定，一定會帶來看媽的。

廷：（搖頭）不，不會，海兒還病着呢，我都忘了。（忽然眼淚流出來）哦

媽！媽！女兒想你呀，想你呀！

劉：（也忍不住流下淚）是啊，要是老太太在身邊，看見二小姐生兒育女，

吃了這麼多的苦，她，她老人家——

廷：（含淚自語，聲音低弱得幾乎聽不見）生兒育女，吃苦受難，都是應該

的，就是——

【錢太太由正中門上。

錢：（揮着身上的雪）好了！來了，來了！

劉：（期望地）大少爺嗎？

錢：（高興地，連連）大少爺，大少爺。

【覺到慌忙由正中門上，滿身都是雪。一進門就立在門前，望着汪，滿腔的情
意後他說不出一句話。

劉：（低聲，對劉）走，我們先出去。

劉：（點頭）

【錢與劉出了門。

汪：（悲喜交集）明軒！

新：（感動地）汪，我的可憐的汪！（走到床前）我來，汪！

汪：（凄婉）我等着你呢，我的明軒，你好麼？

新：（點頭，溫和而感激地）好。（一面憂凄而愛憐地凝視着她，不覺緩緩

搖頭。）

汪：（痛苦地微笑）我一直在禱告，千萬等我見着了 you，我，我才能走。

新：（忍住要流下來的淚）不，別這樣說！端汪，你不走的，你不離開我！

不！（跌跪在她的床前）

珏：（沉痛地凝望着）我是不肯離開你，我的好人！可表，（微弱地嘆了）
聲）我不成了！

新：（悔恨）他們爲什麼不昨天就告訴我這情形。

珏：（撫慰）是我沒有告訴他們，我怕他們找你，逼你回家。

新：（痛切）不，珏，你會好，你就會好的。可你真該告訴人叫我昨天晚上
就來的。

珏：（哀淒地）你不能得罪家裏的那些人哪。

新：（說不出的苦痛）瑞珏，我的瑞珏——

珏：（攥着新的手）不，不要說了，明軒，我的人，我懂，你不要難過。你
待我好，這不是你的錯。是我，是我怕那些人又爲難你，我才不願意叫
人找，你去的。

新：（緊緊握着她手）玳！

玳：（微笑）你看我能等，我能等，你來得再晚，我還是能等，能等。「死」再利害，再懂得緊，「死」也不能夠把我——

新：（急切）玳，你不要提到死，你不要——

玳：（斷斷續續地）現在你到底來了，我看見了你，我的好人。我知道，不成了，我，我要走了。（苦笑）別太難過，我的好人，我真是不願意提，我怕看你傷心，我怕看你那傷心的樣子，新！可我捨不得糊糊塗塗地跟你分開，分開，——（新哭出聲）明軒，你不要哭啊，我一想到以後沒有人照顧你，我的心好痛啊，好——

新：（泣不可仰）玳，不分開，不分別，你不會走的，你不能走。

玳：（如同撫慰孩子似地）是，我不走，我要爲你，爲你還留一會。（看覺

新忽然立起，急切地拉着他）明軒，你要上哪兒去？

新：我要去找醫生去。

汪：（急切地）不，你不要再走，我沒有多少工夫了。（苦悶地）好黑呀！

明軒，你把兩個窗戶的幔子都拉下來吧。

新：（猶疑，哄着她）不，汪，那冷啊！

汪：（哀懇）我要亮，我要亮光。明軒，你聽我一次話吧。

新：（低聲，哀痛）好。

【新走到兩個窗戶把幔子都拉起。一片銀光反射進來，屋內突然明亮。窗外浩浩無際的大雪灑落下來，蓋滿了遠處的坑谷和高陵。雪壓低了樹梢，左面的墳堆也漸漸平坦，大地是一片皓白。

汪：（望着那孩子睡的搖床，慈愛地）明軒，你還沒有看看這個小孩呢？

新：（愧慚地）嗯，汪！（跑來俯視小搖床）她真像你呀，汪！

汪：（悽惻地微笑）你猜對了，她是個女孩。

新：（忽然）玳，你記得我們說的笑話麼？等我們到了七十，八十了——

玳：嗯，我也正想着這個呢。（臉上浮出悲哀的笑）到了七十，八十了，兒

子兒媳婦站在這邊——

新：（不覺隨着她）女兒跟姑爺——

玳：（似乎是高興地接下來）——站這邊。（突然意識到，哀痛地）可現在我

——（低低哀泣起來。）

新：（撫慰她而又像急切的懇求她）玳，不，不，你一定得活下去的。

玳：海兒好了點麼？

新：好多了，他說明天就要來看媽媽了。

玳：（彷彿自問）明天？（茫然絕望）可憐，都這麼小，這兩個孩子。

新：（大慟）玳，你好苦呵，你真不值得呀，嫁了我。

玳：（凄婉而哀切地）不，不苦，我愛，我真愛，我值得。明軒，你一生太

委屈了，以後，我真希望你平安。

【琴：攜着琴由正中門走進，二人面上都凍得通紅，帶着緊張而悲感的神色進來。

民：（望着她，同情地）嫂嫂。

珏：你們來了。

琴：（近床前）你好吧。

珏：（藏起她絕望的悲哀）好。

琴：（鼓勵）你，現在精神並不壞呀。

珏：（迴光返照，微笑）我現在是覺得精神忽然好起來了。琴表妹，姑媽已

經答應你們了吧？

琴：嗯，答應我跟你表哥一同出去讀書了。

珏：（一雙苦痛凹陷的大眼望着他們，像望着天上的飛鳥一般羨慕）真好！

你們真幸福。

新：（對民）三弟呢？

民：他走了，他給我一個紙條帶給你。（把一張紙條交給新，新默默看着）

莊：三弟回來了。

民：聽，又走了。

莊：（溫和地）什麼話，唸給我聽聽吧。

民：（向新手中取回紙條讀）「大哥，我走了，生活是要自己征服的。你應

該樂觀，你必須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任何事情都沒有太晚的時候！

你要大胆，大胆，大胆哪！」

莊：（望新，懇求的目光）明軒，這就是我要對你說的話呀。

【正中門推開，劉四如攜帶淑貞走進。淑貞漸漸又恢復從前的活潑，腳又放得

能自由跳動了。

劉：少奶奶，袁成把四小姐送來看你了。

貞：（跑到床前）嫂嫂！

珏：你怎麼來了？

貞：（歡笑）我，我要來看你。

琴：（驚訝）你怎麼一個人就敢——（望着她的腳）

貞：（欣然）你看，我現在可以自由走路了。

珏：（拉着貞的手）你快活麼？

貞：快活。嫂嫂，（天真地）你呢？

珏：我，我也快活。

貞：好大的霧呀，嫂嫂，外面才好看呢！

（外面杜鵑啼聲。）

琴：（低聲，對民）這不是杜鵑？怎麼下着大雪杜鵑還——

劉：（笑着）這是那個佃戶的斜眼孫子學的。

【不斷的杜鵑啼聲傳來。

珏：（忽然）明軒，你記得我第一次來的夜晚，杜鵑在湖邊上叫麼？

新：（泫然）記得，那時候是春天剛剛起首。

珏：（夢一般地迷惘）噫，春天剛剛起首。

新：（絕望地進他的心，凝視着她，沉痛地）現在是冬天了。

珏：（聲音低弱而沉重）不過冬天也有盡了的時候。（逐漸閉上眼）

真：（忽然）大哥，你看，嫂嫂閉上眼了。

新：珏

【大家匆忙却是靜靜地圍上去，錢太太也推門走進。

【外面杜鵑一聲聲淒婉而痛澈地鳴唱着。

【窗外正落着漫天的大雪。

（幕落）

現日
...
...
...
...



1. 89
/ 8
1/4 E



曹 禺 戲 劇 集
第 七 冊
家

有 版 權 禁 翻 印

白報紙本實價國幣伍拾圓
土紙本實價國幣貳拾伍圓

著 者 曹 禺

編 者 文 季 社

發 行 者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重慶民國路 成都陝西街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 林 中 北 路

印 刷 者 南 方 印 書 館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渝 一 版

